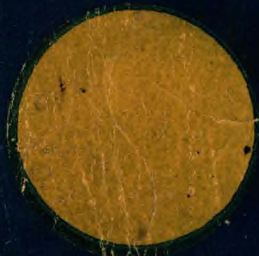


情海歸帆



劉雲若著

社會長篇
言情小說

情海歸帆

第六下冊

天津
京
津
出
版
社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發行

第六下冊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情

版權所有

海歸



帆

不許翻印

著者 劉雲若

出版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
天津出版社

路天德里十二號

發行人 馬鳴銓

總代發行 天津法租界

三十號路效
康里廿二號 勵力出版社
交通旅館旁天津書局

社會言情
長篇小說

情海歸帆

劉雲若著

第二十五回

逝水幾曾留落花隨去
春風且莫定舊燕歸來

話說碧璉投入何三的懷中，聳肩扭腰，極盡醜態，把白衍芝氣得好像小兒玩的氣球，吹得過大，快要漲裂一樣，心想着這對男女當此時候，居然還好整以暇的大耍骨頭，簡直誠心氣我，我今兒也是遭了劫數，莫說你們耍骨頭，就是真刀真槍來酬全武行的大戲，我也沒法奈何，只有盼望他那熱火爐把你這冰核蒸化，成是你那冰核兒把熱火爐澆滅了吧，這是何三和碧璉已把被子披裹嚴緊，上面只露着兩個廝並的頭兒，下面也只露着那把菜刀，白衍芝瞧着覺得那被子以內，春光彌滿，煖氣蒸騰，不知如何舒服，因而感覺自己徹骨生寒，冷得戰抖。他雖穿着衣服，只因方才受驚，嚇出一身大汗，把內衣沾濕，漸漸變冷，好似披冰一樣。又加心中懷着鬼胎，一陣潮從脊梁發出寒氣，直達尾閭，這樣內外夾攻，身心交凍，怎會不牙齒跳踢踏舞，兩腿彈琵琶呢，這時何三和碧璉挨够

了，才面面相觀，用眼光商量主意，碧璉唧咕了兩句，何三使向白衍芝高喊道，混賬東西，站遠些兒，白衍芝急忙後退，碧璉却和聲笑道，你別儘站着，在那邊椅上坐會吧，等我慢慢給你說情，說着又嘆氣道，你真是耍命鬼，好好的事情又給弄糟了，也不想想你犯的什麼罪，我為你費心捨臉，用了不少心機，說了多少好話，才得有些指望，你又冒出來無事生非，玩你媽的花油，要你媽的高菜刀，這一下子倒把刀要到你王八脖子上去了，你有這手兒，早點兒就挺身出去跟人家投案，才是人物，也當不了我丟人現眼，媽的背地裏拿刀動槍的，充你媽的英雄好漢，如今鬧出來，你可真殺實砍呀，怎麼把脖子又縮回軟蓋裏，裝你娘的鬆種，這不是誠心給我惹禍，給我添煩惱，我要不看你怪可憐的，簡直不管，隨他收拾去，你等着吧，我說好了算你運氣，說不好也是你自找其禍，怨不上誰，快坐到那邊去吧，白衍芝聞言，也不作聲，自退到屋隅椅上坐下，便聽碧璉與何三低聲小語起來，心想你那是給我說情，只是要與何三商量對付我的辦法，因為怕我聽見，所以赶到屋隅遠遠坐着，請你們隨便商議，我只有靜候處置，好在我已知道你

是冒充警探，不怕你把我真個帶去治罪，想着就枯坐等候發落，那何三與碧蓮唧咕了半天，何三忽然向後一退，倚在窗台上，碧蓮却向前挪了挪，自己另尋幅被子披上，移到床邊，叫道：喂，你過來，我跟你說話，自衍芝立起走近一步，敬謹聽訓。碧蓮紮着臉兒道，你這倒霧鬼，真教人生氣，方才我已給你央告好了，人家答應許不再把你帶走，那知你又惹出這場是非，說着向後一指道，依他的脾氣，當時就把你剝碎了，虧得我橫闖豎遮，才算把這條小命兒保住了，自衍芝聽着，心想你不用來這一套，我這小命兒雖然不值錢，只要他敢殺死，就有人教他抵償，你說得這麼輕鬆，當是世人沒有王法，當我是個三歲孩子呀，想着又聽碧蓮接着道，人家看着我的情面，算把你饒了，到底外場人寬洪大量，作事够格，人家說既然說過不再把你帶走，這時還是不能失信。本來君子不跟牛執氣，你放心吧，這回事算完了，真便宜了你。自衍芝心想別你媽的刷色了，他想不到便宜我，也得成呀，殺了我得償命，帶我走又沒地方交代，除了便宜我，還有甚麼法兒，我才不知這份兒情呢，自衍芝本來只怕何三仗着力大，把自己毆打，要大吃眼前

虧，這時聽碧蓮一說，知道他們已是無法奈何，故而急於下台階兒，何三也絕不會動武了，他那淺薄的心理，不由一陣得意，好似得了勝利，立刻一撇肩膀，一撇嘴唇，露出我早知你們沒法擺制的意思。碧蓮看着微微冷笑，隨又正色道，我還有兩句正經話跟你說，咱們倆在一處，一幌兒也快一年了，雖然沒甚麼好兒，也算不錯，……白衍芝聽她忽而語氣一變，竟好似唱大鼓詞兒的唱三國事跡，却從盤古分天地說起，來個遙溯遠追的大引子，把前事重提起來，不知是何意思，只聽碧蓮又接着道，不過現在你沒有正經事由兒，混不出準進項，我在這裏也只有連累，你這樣混下去，越混越要背脊搥甲，我真不忍再累苦你，很想給你脫個清淨身兒。咱們各人都新鮮新鮮，有好兒先擱着。等以後再往一塊湊合，那時你混好了，我來找妳，我混好了，你去找我，你看好不好，何必在一處餓死兒呢。你是個通透人，自然明白，我是要走了，論起咱們這些日子的交情，你一定不放心。那倒不必，我總受不了罪，有這位何三爺照顧我，還怕甚麼，白衍芝聽她的話，好似頭上轟了一雷，心想怪不得不打不鬧，原來何三已打算把碧蓮架走，碧蓮

也真的狠心拋下我，這可怎麼好，又想他們的主意變得很快，方才聽他們私語，還未有此主張，只於要借我的長久幽會，如今怎忽然變計，莫非因為我曾拿刀動杖，使他們感覺以後不易長治久安，故而改計出去賃小房子，這樣一想，不禁深悔自己輕舉妄動，白衍芝這人雖無美德，但在好色之中，攪雜着一點真的愛情，所以素日為供養碧璉，肯去赴湯蹈火，勞怨不辭，也就是真情的表現，今日自何三冒充探入門，他雖醋氣騰涌，真要來一齣雙頭案，但這時碧璉一發表離異的話，他不特眷戀難捨，而且立即退一步想，覺得碧璉招引何三，雖是奇恥大辱，但自己尚可拾何三的餘瀝，分一杯羹，倘若碧璉竟自去了，就算一隔音容，茫茫萬古，再無會見之期，親近之望，自己也就永遠變成光棍，從此長宵永夜獨對孤燈，莫說想有個人厮守陪伴，就是想有個人打罵欺凌，也不能夠了，想着心中難過，但同着何三不好說話，只可現出痛苦表情，用眼光向碧璉央告，表示自己萬難割捨，懇求她不要狠心，碧璉看了看他又道，論理呢，我們當初就是那麼胡亂湊合的，既沒受你的花紅彩禮，也沒有大賓小媒，連喜酒也沒請誰一盅，喜麵也

沒請誰一碗，就只你對我一說，我一點頭，就上你家來了，當初來得爽利，現在走也爽利，我本可以拿腳就走。用不着跟你請示，可是誰教咱們不錯呢，所以我就先跟你說一聲，俗語說，光棍眼，賽夾剪，你還有什麼看不透；事到如今，你自然漂漂亮亮的說句痛快話，來個好離好散，你說是不是，現在話說完了，我們這就走，客去主人安，省得儘打攪你，好在我的衣服差不多都在當舖裏，我只帶隨身幾件，別的東西都留下給你，說着又向何三道，你穿衣服吧，咱們這就走，何三應了一聲，却沒動彈，白衍芝見碧璉去志已決，好像個失父孤兒，母親又將別嫁，把他拋下不管似的，不由心肝痛斷，眼淚直湧，悲聲說道，你這是爲什麼，我並沒敢怎樣，方才實在沒別的意思，你不要……，碧璉微笑道，你才不要錯會意吧，當是我們因爲你拿刀動杖，把我們嚇跑了，哼，就憑你啊，別往臉上貼金了，就讓有十個你這樣的，都拿着槍來，也嚇不動我們，白衍芝道，那你爲什麼走呢，碧璉眉頭一皺道，你問得這麼清楚幹什麼，我已經決定走了，你又何必多問，我也懶得費話，好，我先問你一句，你是教我走不教，白衍芝不敢從教字

上回答，只得作出可憐樣兒，委委曲曲的道，本來都好好兒的，又沒鬧過驚擗，怎捨得你走呢，碧璉面色一變道，什麼是捨不得，你簡直安着混賬心，使出軟土匪的招兒，想攔住我不放，誠心擠難我說話，你是不吃沒味不上鏢啊，我本打算和和氣氣，好離好散，大家留個想念，你既不識敬奉，我也沒法兒，就告訴你爲什麼走吧，頭一樣，我是個審姐兒，我們審姐嫁人，有兩條路，一條是男人內秀外壯，漂亮結實，能對我的心思，能教我舒服，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就是吃糠咽菜，我也願意，一條是不管男人七老八十，癩聾禿瞎，只要有錢，能供我住洋樓，坐汽車，穿綢緞，吃喝玩樂，還能拿他的錢上外面雇人解悶，這樣我也願意，現在請問這兩條，你够得上那一條，從我跟你，就沒穿過一件真絲的衣服，除了你媽的麻葛就是線緞，過冬要件大衣，就差點逼你上吊，好容易買來了，還不及高麗紙糊的厚實，出門遇見大風天就放了風箏，簡直把我改透了，吃的更不用提，老是沒有準兒，窮了連三並四的吃羊肉包，吃的我都作下醋心的病根兒，有錢了你也只認得二董館兒，吃頓扒你媽的肉丸子，就算欺了祖了，濶地方你

也不敢進去呀，還有你一天比一天沒出息，沒一點硬朗勁兒，近來更三天打魚，兩天晒網了，我嫁人爲的什麼呀，這些我就是都能忍了，可還得問問你，作的什麼事，大青白日，從人家裏往外偷東西，還有臉兒托我找人鎖贓，告訴你，我的心從那天就寒了，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我雖是個窩兒，也懂得名氣要緊，怎能永世作個賊妻，跟你去打盜案官司，還不走等什麼。現在你逼得我把話都說完了，可別怨我蒼的臉，是你自己找的，白衍芝聽着，只覺冤苦難名。眼淚往肚子裏倒流，燙得心肝欲裂，自思這女人真是滿口翻花，把罪過都推到我身上，當初我初識你的時候，你正在二等妓館，混得三九天還穿着破紡綢單褂硬對人遮說是發散內熱，鍛鍊身體，每天連一撥客也不上，給掌班的叩頭禮拜，都借不出賣白薯的錢，人家還嫌白佔着屋子，三天兩頭的往外趕，我那時不知怎麼看上了你。挑識沒有三天，就買衣服打首飾，放着不是相來的倆糟錢兒，又把你捧上去了，你那時熱上了我，定要從良，常常哭哭啼啼的，說什麼看透這碗飯不是人吃的，幾年來把苦都受够了，知道再不出這火坑，早晚埋在裏頭，不得翻身，只求嫁個男

人，得着終身倚靠，將來享福受罪，只看自己的命，就是受凍挨餓，也覺心裏舒服，我禁不住你央告，才花錢把你債主手裏弄出來，那知你一得自由，立刻就變了樣兒，整天打吃爭穿，挑肥揀瘦，把我折騰成三孫子。我向來沒有一句怨言，總把你奉承得像祖宗一樣，如今又全是我的不好，我千方百計弄錢，都給你使用，你自己胡花，抽籤賭個小滿鷄，就許輸十塊八塊，聽回大戲，看見案目殷勤漂亮，就許裝闊太太，一賞幾張鈔票，諸如此類的事多了，你不說自己胡作非爲，反倒怨我不能供給吃穿，真把人氣死，還有你說我現在沒出息，請問當初是這樣麼，還不是教你朝朝暮暮天天日日給毀的呀，還有你現在說不願跟我再作賊妻，明說罵我作賊，請問我作賊是爲着誰，是被誰逼的呢，白衍芝滿腹的冤，滿心的埋，逆成滿嘴的話，無奈被滿喉嚨的氣給堵塞住，說不出來，半晌才吃七的說道，你……這不能全怨我啊，你自己也……也得拍良心想想，碧璉聽了大怒，挺胸瞋目喉嚨裏啊的一聲，張口便射出一支香唾箭，中在白衍芝兩目之間，向下掛着，給他的鼻子添了無限光彩，碧璉指着他罵道，什麼良心，你小子所作所爲，還敢

說良心，留神管良心的聽見，用雷把你劈了，白衍芝一聽，就知道自己不必再說理了，她的心已歸別人，自己便有恩情，也都變成罪狀，何況還有許多劣跡在她把握之中，就只可默訖不言，碧璉又道，再告訴你，我這次走，不但爲着脫開禍事，還爲着給你解罪，替你作德，現在小西屋的李嫂兒，人家寡婦失倚的，你騙了人家的錢，踏踐了人家的身體，就扔在旁邊不理，有我在這兒，你只迷戀着我，總藉詞兒不管人家，我實在看不下去，如今我一走，教你死了心，自然會好好兒跟她過日子，把你缺完了的德，多少也補上些兒，白衍芝聽着，更自咬牙暗叫好好，你說得真個大賢大德，混賬事都是我一人所作，西屋裏的莫非不是從你身上受氣受罪，好像你還是個公道人，一直護庇着她呢，真你媽的兩扇肉皮，由你橫生豎生，反說正說，我算倒霉到家，絕沒法跟你分爭了，白衍芝這時看透碧璉心已化石，不可復轉，她說這不講理的話，還算是先禮後兵的第一步，自己若再不知進退，儘自糾纏，那何三就許要施展身手，打完了他們携手一走，我還得自己養傷，這時白衍芝真絕了望，也沉住氣，竟不再作一聲，只看着碧璉，靜候發遣

，碧璉又向他道，你現在還有什麼說的，白衍芝胸中本有千萬句要說的話，但都咽了去，只搖七頭，碧璉道，我早知道你是臨死只放個屁，沒有什麼可說，咱們從現在就一刀兩斷，各走各路，你出去歇着吧，我們收拾收拾就走，來個客去主人安，說着揮手教他退出，白衍芝出到院中，眼淚不由如泉湧出，他雖因恨了碧璉，稍減悲戀之意，但是

一種像沒娘孩子被人欺侮，呼籲無門，哭訴無人的痛苦委屈，都已填膺溢咽，不由都變成痛淚，迸發出來，哭着心中茫然如痴，直忘却置身何地，只在滿院來回踱走，碧璉在房中却不住和何三笑語，只見窗上人影幢匕，不知他們是作什麼，過了約半點鐘，房中皮靴聲窸匕的響了出來，只見何三穿了那套制服，左手提着隻大包裹，右手挽着碧璉，一直走向街門，碧璉頭也不回，只發出好像主人出門呵叱童僕的聲音，叫道，跟着關門，白衍芝見她真個走了，只有暗地酸心，暗地咬牙，知道這時再說話，更是自討沒趣，就悄不聲的隨在後面，心中思量，何三害苦了我，難道我就看着他帶了碧璉，揚長而去，好在已知道他這警探是冒充的，現在他又穿着制服，更有了證據，我何不跟在後面，

到人烟稠密處，就向真的警察把他告發，白衍芝心中只這麼一想，至於是否有勇氣實行，還是問題。那如何三似已早看透他的肺腑，走到門口，猛一回身，指着白衍芝道，不勞遠送，請關上門回去安歇吧，可是你得小心，少要伸頭探腦，若是想跟我玩花招，可留神這個，說時手向衣袋裏一伸，拉出了一二節黑面光亮的小圓筒，雖只露出一寸不到，白衍芝也並沒看清楚，但已意識到那是什麼東西，立覺髮根森豎，渾身發冷，嚇得諾叱連聲，何三說完，開門而出，碧璉還很溫柔的叫了一聲，你回去吧，外面冷，看凍着，白衍芝在近數月還沒聽見過她這樣悅耳的話，想不到在臨別時會給留下和婉印象，也算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但白衍芝聽着却覺胸膛發熱，脊骨發冷，寒熱交攻，心裏直如害了瘧疾，瞧着何三挽着碧璉，像一對情人出遊似的，直出巷口而去，直到走得不見蹤影，他還怔怔的望了半晌，才悚然清醒，知道自己是被丟下了，沒人管了，以後儘是冷清日月，再也沒個伴侶了，惘惘然關上了門，回到房中，見床上地下，翻得稀爛，碧璉雖說只帶幾件衣服，把一切東西都留給他，然而這房裏本沒什麼東西，屬於白衍芝的

衣服，都在他身上穿着。碧璉把她自己的衣飾和零星用具帶走，這房中所餘，只是空箱破篋，和滿地亂紙，看着十分淒涼，只這一轉瞬間，連燈光也似暗了一半，方才在碧璉和何三擁衾同坐時，白衍芝覺得這房中暖氣蒸騰，春光四溢，頗似洞房光景，這時竟一變爲冷寂荒涼，有如廢寺了，他心裏好似顧不得怨恨碧璉，只是自己悲痛，坐在床上，怔了半天，覺得眼前光景太刺激了，簡直活不下去，恨不得一頭撞死，但他苦有因失戀而自殺的勇氣，早就可以因妬奸而殺人了，思量半晌，決定先打破目前的淒慘環境，碧璉已去，無法挽回，既不能跟她而去，爲她而死，自己仍要活着，就得另行尋求安慰，這尋求安慰四字，範圍本很廣大，立意也非不好，只是被人們解釋壞了，成爲放縱的藉口，吃喝嫖賭，都是尋求安慰，偷盜拐騙，都爲着尋求安慰，兒子姘上父親的美妾，老弟姦通了阿哥的太太，那可說是尋求安慰，漸至洋車夫上六等娼寮打泡，也美其名曰尋求安慰，這名詞太普及了，所以白衍芝在這倒霉時候，也自覺需要安慰起來，安慰在他腦中，就是女人的代名詞，一半爲對碧璉負氣，一半爲解自己解愁，覺得非有個女人不可

但是女人既不在百貨店廉價部發售，可以任意購用，也不像老鼠似的，用塊乾餅便可引到室中，固然人家常會成羣的養着，什麼金陵十二，肉屏一圍，本不足奇，但是必須有錢，白衍芝袋中原只有那筆贖物換來的錢，但已花去多半，方才又給那何三買夜點心，所餘更是無幾，連去尋回臨時短期安慰，也不够了，他知道自己更無法打開這淒涼局面，只有獨對孤燈，挨受冷清了，怪兀的思量半晌，只一舉目看見房中景象，就不免想起碧璉，生出室邇人遐之感，再想到她臨行所說的話，不由切齒發恨，却忽然憶起她可憐李嫂兒那句言語，立刻心中一動，自思這院裏本有女人，足供安慰之用，又何必捨近求遠，那李嫂兒生得也很不錯，我昔日曾跟她有過恩情，只爲傾騙了她，養命資財，在外揮霍，才轉恩爲怨，可是她也沒對我怎樣爭吵，以後碧璉進門，更把她打入冷宮，棄置不顧，移到小西屋裏，待如婢僕，每天跟着吃兩頓殘羹冷飯，一直低頭忍受，毫無怨言，想來自己真覺抱愧，後悔以前作事太狠，如今碧璉已走，我正需要另尋女人的安慰，何不跟她來個破鏡重圓，教她也隨着我過這舒服日子，這是碧璉給造成的機會，也是

她的好運來了，想着看看桌上，見碧璉所遺下的殘脂剩粉，就打算明天出去，想法弄幾個錢給她買一身乾淨衣服，再教她梳頭擦粉，好生倒扯一下，雖然近日太踏踐得不像樣兒，但是一經收拾，總可恢復舊日容光，固不及碧璉那樣風騷，但是溫柔靚艷，也頗有可愛之處。足可作解悶消煩之用，供接短道急之需，白衍芝主意打定，立刻憤鬱消去一半，覺得碧璉把我像破鞋似的丟開，以為除了她便沒有人要我，永遠孤單下去了，豈知我還還有女性存貨，照舊有人陪伴，有人伺候，你走又奈我何，只是這步棋已被碧璉說破，瞧着像沒有硃砂，紅土為貴的，并不能對她驕傲，倘然這李嫂兒能變成個陌生婦人，我就要想法領她到碧璉住的地方，賣派賣派，教碧璉瞧見，我自衍芝這點道行，去了舊的，立刻就有新的來了，白衍芝這樣胡思亂想。睡在炕上，展轉反倒，一直不能成眠，只覺心裏沒着落，口裏沒滋沒味，身體無倚無靠，同時那炕上變得無邊無沿，房子變得又空又闊，精神更是虛慌慌的，好似住在生疏的地方，犯人擇蓆毛病，他忍不住坐了起來，猛依念頭一轉，就跳下床，開門走出，到了小西屋門口，才要舉手推門，忽又停住，

似乎走近李嫂兒一步，良心便湧起一些，覺得這房中的人，被自己欺侮凌踐到了極點。平日不以為意，現在竟要重新接近她，心裏實有些不是滋味，而且一進這門，就要和她對面，應該怎樣說呢，白衍芝這一內愧，這一遲疑，正是他良心發現的頂點，但是小人若能保持發現的良心到較長時間，那就不成其為小人，可以漸近為君子了，他隨即思致一變，想到這房中的人，當日喪夫寡居，挨受淒涼，我雖誘她失身，然而她從我身上也得知期人生樂趣。我花她兩錢，並不算傾軋，只算她給我報酬，況且她既失身於我，就成為我的妻妾，妻妾有錢，正該供丈夫花用，再說既為妻妾，就難免有的承恩，有的失寵，以前我不理她，只是很平常的事，我現在又來俯就她，就好比當年的帝王，從冷宮裏提出失寵妃子，重加恩幸，這妃子應該一面感激天恩，一面自慶佳運，皇帝對她又何用慚愧，無論說書唱戲，誰聽見過皇帝對妃子道歉，所以現在我對這房中人無所用其不安，只跟她表明意思，她還不知怎樣慶幸歡躍，加勁兒巴結我，想着就推了門，那門只虛掩並未上門，白衍芝走進去，伸手向那很窄的土炕上一摸，恰觸一隻手背，同時那

手背就縮了回去，便聽那李嫂兒朦朦朧朧的驚呼了一聲，白衍芝應了一聲我，就坐在床邊道，我來了，那李嫂兒非常驚訝的叫道，你來幹什麼，三更半夜的還騷叨我，你快走，別給我找麻煩，白衍芝把手亂摸索着道，有什麼麼煩難道我來了你不喜歡，李嫂兒一面退縮，一面叫道，你可快走呀，要不我可喊了，白衍芝笑道，喊也沒人聽見，李嫂兒道，別胡說，她就是睡覺，也醒着半隻眼半邊耳朵，你別無故的害我挨罵，白衍芝明白她所謂的她，是指着碧蓮，就道，你不用怕，她已經走了，李嫂兒似乎一怔道，沒有的話，半夜裏她往那兒去，白衍芝道，要告訴你，她跟我已經反臉散夥，我把她赶走，從此誰也不是誰了，你不信起來跟我去看看，李嫂兒聽了，半晌無語，白衍芝又道，你起啊。同我到上房去，就不用再回來，咱們好好兒一塊過日子，這也是你的運氣來了，城牆擋不住，你先別樂過了勁兒，跟我到那屋裏，還有高興的告訴你呢，說着仍不聞李嫂兒的動靜，不由心中詫異，叫道你倒是怎麼着，還不趕快，一半晌才聽李嫂兒低聲說道，火柴怎麼找不着了，我也得點上燈，好穿衣服啊，白衍芝知道這房裏點的是小煤油燈

，就向小几上摸索，碰翻了幾件零碎東西，並沒尋着火柴，摸摸自己衣袋，也是沒有，他作夢也想不到李嫂兒手裏正握着一匣火柴，就道，等等兒，我替你拿去，說完便轉身而出，不料走出三五步，猛聽背後有開門和上門之聲，心登時異，連忙翻身走回，再一推門，竟已關得結結實實，白衍芝才悟到自己是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但不解是何道理，就捶門問道，你這是怎麼，李嫂兒在內說道，我不怎樣，只是要你出去，你何苦還囉唆我，瞧我下地獄還不够層數麼，我不管她走了沒走，反正不敢再招惹你，快去吧。白衍芝想不到她會有此一舉，就道，你怎麼這麼糊塗，我不是告訴你已經把她趕走了，現在想跟你重修舊好，你別錯會意，快出來。李嫂兒道，我不是錯會意，只求你饒了我，別再囉唆，我現在只算給你們當老媽子，混一碗殘羹剩飯，我已經認了命，不敢往上巴結，白衍芝不禁笑怒道，你簡直是不識抬舉，什麼骨頭一抬舉你，你倒端起來了，告訴你，過了這個村，沒有這個店，你以後便是叩頭禮拜，也別打算我看你一眼，李嫂兒在內更不答言，白衍芝氣得痛罵了一陣，但李嫂兒在房內沉默無聲。白衍芝一欄巴掌拍不出響

聲越罵越沒有勁兒，最後只有住口，嗒然回到上房，心想這婦人原是我扔下不要的貨，如今用着她，竟長起行市，真乃可恨，想將咬牙切齒，直想闖開門進去打她一頓，但是恨了一會，稍爲轉念，便不由發生了人們常有的矛盾心理，便是一切價值，都依得來難易爲比例，無論何等珍貴東西，只要得來容易，便要把價值低了，反之若是平常的東西，却得之甚難，也可把價值抬高，自從當初把李嫂兒看作可以任意呼叱來去的人，所以起初去叫門，還覺有些俯就，但意外的遭了拒絕之後，固然難免怨恨，但却無形把她看重幾倍，覺得她竟爾不易得到，因爲不易得到，又增加了必得之心，把原來的輕視，也完全消失，轉覺她這番拒絕，是應有之舉，自己以前實在對她不佳，她當然因傷心而致負氣，若是滿不在乎的隨我拾起拋下，那豈不成了賤骨頭，還有什麼可愛，自衍璉這時因李嫂的負氣，而反感覺可愛了，却不想他自己無形中已變成賤骨頭，起初自登以高臨下，遭了拒絕，倒對李嫂兒仰之彌高，把自己地位降下八級，他躊躇一會，有心再去敲門，恐怕仍吃閉門羹，只得和衣假寐。等到天亮以後，把小西廂房門開了，知道李

嫂家草草梳洗之後，必要到這上房來洒掃，這本是碧蓮派下的女僕差使，日以爲常，就暗自等待，過一會，只聽那李嫂兒進了外間，掃完了地，却拿掃帚，立在內室門口，猶疑不進，大約是看見室內某只白衍芝一人，想着夜裏的窩兒，不願走進，但又怕悞了差使，將受斥責，怔了一會，終因習慣關係，不由舉步而入，彎身掃除，白衍芝猛然跳起，闔上房門，把她拉過強按在床上坐下道，這回你可沒地方躲了，李嫂兒大驚失色的叫道，你這又是作什麼，快開門放我出去，白衍芝笑道，你不能出去，這就是你的住房，還在那兒去，李嫂兒掙扎着道，你別胡纏，我夜裏已經把話說過了，你又何必爲我這樣醜女人費這種心，外面好娘兒們多着呢，現在我已傷透了心，不管你是真是假，反正我既上了這回當，不能再上二回，你趁早放開我，要不我可喊了，白衍芝笑道，你喊也白喊，這一塊兒的街坊鄰居，誰不知道你早已跟了我，兩口兒打架，又算什麼稀罕，得了，你別再記恨我，我以前行事混賬，簡直迷着七竅，現在算給你賠罪，咱們前勾後抹，你往後想吧，說着又軟央半晌，李嫂兒只是不應，但無奈落在他挾持之中，終鬧不出手

兒去，結果只有屈服，但面容終是慘淡，白衍芝想從她身上取得的安慰，總是不能如願，却也沒敢發脾氣，反而哄着她，討她歡喜，先婉勸修飾一下，李嫂兒不肯，說我就是這樣嘴臉，誰不喜歡看就別看，我也沒指教誰喜歡，白衍芝再勸，把脂粉給她送到面前，李嫂兒都給推到地下，說這是誰的剩貨，我就是不值錢，也犯不上拾人的拉拉兒，白衍芝聽出了些口風，就出門去費盡千方百計，平地挖餅似的，弄到一點錢，先到估衣舖買了兩身乾淨女衣，又買了些化粧品回家，向李嫂兒供獻，李嫂兒還是不要，禁不住白衍芝語軟聲柔，連央帶哄，李嫂兒才把衣服換上，又草草的上了裝，白衍芝看着居然容兒煥發，盡改舊觀，更覺得自己善於廢物利用，得意非常，但李嫂兒好似仍懷舊憾，神情終是冷冷的，還得白衍芝大費一番調整工夫，於是一面盟山誓海，一面小意殷勤，李嫂兒終是個女人，怎能逃開他的手腕，不由漸漸回心轉意，覺得碧璽既去，白衍芝確改常補過，來愛自己了，於是第一天還不大說話，第二天就偶爾開口，也自動說話，第三天臉上就有了笑容，第四天就和平常一樣了，白衍芝倒享了幸福，除了每日仍須設

法變錢度日外，一切反比碧璉時舒服，因為這李嫂兒是個舊式婦女，心裏總有良人仰望終身，必須要宛轉從夫之想，所以白衍芝不特受不到碧璉那樣責罵而反得到殷勤侍奉。白衍芝承受之下，自然感到甜蜜，但是過了五七日後，因為李嫂兒不會無事生非，只一貫的溫柔馴善，白衍芝漸漸感到生活平凡。今天是這樣，明天還是這樣，既沒有變換，也沒有刺激，便覺這李嫂太沒有彈性了，其實什麼是彈性，換句話說，就是他犯了賤骨頭的脾氣，因為李嫂兒不似碧璉那樣忽而一頓拳頭巴掌，一頓祖宗爺娘，打罵完了再給一頓狂情渾勁，然而恩愛未終，也許又起了吵罵，簡直雷霆雨露，變化無時，弄得他迷離莫測，便覺她邱察深遠探尋不盡，而且雷霆多於雨露，更覺雨露的可貴，如今李嫂既不打罵，也不過於熱烈，使白衍芝這慣走極端的人，只在中間徘徊，就好像個害瘧病的人，發冷便冷個死，作燒便熱個死，一旦好了病，享受不冷不熱的適常生活，倒覺無以自遣似的，因此白衍芝漸生倦意，但表面並不敢顯露，只偶然犯回脾氣，李嫂兒以為是家庭瑣屑之事，自己既已相從，何必再為小節失和，就忍耐着不反惡聲，那知這一來

倒更把白衍芝寵起來了，動不動就拍桌跳脚，大聲辱罵，李嫂兒只有暗地流淚，當面還不敢形於詞色，但白衍芝爲着需要他陪伴伺候，恐怕惹她傷心太過，又要退避不理，所以還沒什過甚的虐待，這就得歸功於李嫂兒起初那番拒絕，使她暗存戒心，若沒有那一回恐怕就不堪設想了，這樣過了只有二十多天，還不到一月，一天早晨起床之後，李嫂兒正作熟了粥飯，和白衍芝對坐共用早點，白衍芝因爲鹹菜條沒在前夜泡好，吃着發硬，就喃喃說着閒話，忽聽外面有人叩門，李嫂兒知道這是自己兩責任，就放下筷子，走了出去，開門一看，只見門外赫然立着的，正是自己冤家對頭的碧璉，不由大吃一驚，失聲叫道，你……碧璉秀髮蓬亂，面色蒼白，脂粉也都剝蝕，而且衣服上滿是縐摺，由那發青的眼圈上看，似乎夜裏失眠，和衣睡到早晨，也未梳洗，就出來了，她並不理睬李嫂兒，但只對李嫂兒光潔的頭面，新整的衣服，用詫異的眼光看了一下，就一直向裏走入，李嫂兒知道大事不好，立刻心裏似壓上一塊巨石，惘惘然隨着走入，碧璉逕直進到上房，白衍芝看見，也大爲驚異，望着碧璉大瞪兩眼，不知說什麼是好，碧璉也不理

他，自坐到對面炕上，從衣袋取出紙烟，燃火吸着，一口一口的嚼着雲霧，大有旁若無人之概，這時李嫂兒已隨入房中，立在門口，兩眼鵝雞似的，望望碧璉，又望望白衍芝，似乎猜不出碧璉回來是什麼意思，又想着白衍芝既被他赶走，如今她回來將如何對付，莫非又要吵回架麼，那知白衍芝却只瞪着碧璉，過了一會，忽然大出她意料之外，並不疾聲厲色，反而很柔和的說道，你……你怎麼又回來了，碧璉揚着臉兒，似乎對屋頂說話道，我回來，我可回不得兒來了，我的家麼，想回來就回來，誰還攔得住我，我不回來，讓臭娘們兒樂呀，白衍芝一聽她話裏有因，不由立起道，你回來好極了，誰敢攔你，本來是你的家麼，說着向前湊進一步道，這大清早兒，你不冷麼，可是坐車來的，先來碗熱茶喝，隨即回頭向李嫂兒道，快去沏熱茶，快着，李嫂兒看着白衍芝對待碧璉情形，始而氣憤填膺，恨不尋過去跟他拚命，但是往回下一想，白衍芝是什麼人性，碧璉又是什麼出身，以及先前一椿椿身受的苦楚，立刻爽然自失，嗒然若喪，知道他二人仍要和好，自己必然又上了當，但是上當怨誰，於是只有悔恨自己意志不堅，一陣神經

衝動，竟而瞪目如痴，這時白衍芝說話，竟未聽見，仍自呆立，白衍芝大怒叫道，你耳朵裏塞着毛哪，聾實着了，教你泡茶去，李嫂兒被罵，方在悚然驚覺，碧璉已格格冷笑着叫道，我明白，必是這幾天她篡了位了，好大樂子啊，銅鍋飯鐵鍋菜吃着，熱被窩軟枕頭睡着，好容易得着男人了，這屋子也成了她的屋子，還捨得離開呀，媽的不要臉東西，你也不照照鏡子，尿壺上花梨條案，你往那兒擺呀，李嫂兒聽到這裏，猛然眼睛直突，腰兒挺起，似乎要向碧璉身上撲來，碧璉看見，以為她憤恨已極，要跟自己拚命，嚇得呀的一聲，扎撒着兩手，不知向那裏躲躲，那和李嫂兒忽的吸了口氣，把頭低下，竟轉身走出去了，走着似乎全身弛散，只用身體曳着兩腿，搖搖欲倒的走出院中，回原住的小西屋去了，碧璉看着她的後影，直至不見，才轉臉向白衍芝罵道，你這倒靛蛋，這幾天不定怎樣把她當奶奶供養着呢，瞧給寵的這樣兒，敢跟我瞪眼，回頭看我怎樣跟你們算賬，白衍芝心想，你那夜臨行時，不是說給李嫂躲空讓位，教我補付她麼，如今怎又說出這話，但心中儘管這樣想，口裏却不敢這樣說，倒陪笑道，沒有的話，我不

過教她伺候，何嘗要她到這屋裏，碧璉連吐了幾聲道，你別當我眼睛，她穿的什麼，帶的什麼，又擦胭脂抹粉兒，簡直像位太太，這不是你孝順她，那個孫子孝順她，白衍芝無言可答，只得陪笑道，得了，你別介意，現在你既回來，咱們還是咱們，她往那兒擺碧璉瞪着眼道，你不用來這套，你跟她這不是已經又連上尾巴，我回來又算老幾，得，我還是該幹麼兒就幹麼兒去，少在這裏生氣，得了氣賊兒誰給治呀，白衍芝急忙指天誓日，說自己再不理李嫂兒，一切恢復原狀，仍請碧璉當家主事，施行賞罰，央告半天，碧璉才吐口兒道，若是這樣，你先作個樣兒我看，她這樣穿着帶着，搖着擺着，我瞧不下去，你去把她剝了，白衍芝噉應一聲，就向外走，到了院中，看看那小西屋的門，關得緊緊的，知道李嫂兒正在裏面悲痛，心中也自內愧，不由略一遲疑，那知背後忽然咳嗽一聲，隨即說道，你不用爲難，請回吧，讓我去，白衍芝知道碧璉在後面監視，不敢再遲，就直跑過去，把門一推，却未關着，進屋見李嫂兒正伏在小炕之上，低聲啜泣，白衍芝望着她，嘴兒動了幾動，却未說話來，但向外一看，碧璉正立在上房門外，向這

邊瞧着呢，只得鼓起勇氣，叫道，喂，喂，你起來，把衣服脫下給我，手上的白銀戒指，也脫下來，李嫂兒尙未答聲，白衍芝又去拉她，連叫快快，李嫂兒隨手而起，滿面淚痕，厲聲叫道，去，去，我早知道你有這一舉，快出去等着，我就給你，白衍芝道，我就等要，你快脫下給我吧，李嫂兒也是氣極了，立刻連撕帶扯，把衣服全都脫下，一絲不掛的向炕裏尋找她原穿的舊衣服，白衍芝瞧着想倒昨宵橫陳之態，燕婉之情，今朝竟把她又驅逐出來，並且極施侮辱，剝去衣服，未免太已不惜，不由心中有些說不出的滋味，就低頭拾起那身衣服，匆匆向外就走，到了上房門首，碧璉隨着察看一下道，還有她手上帶的東西呢，話未說完，只見由那小西屋內飛出一件小小東西，當的聲音落在院內，碧璉看見是件白銀戒指，就罵道，你瞧，怎樣，這臭娘們不是給寵瘋了，這麼猝忙打打的，這是跟誰，是跟我，你滾出來，我不撕爛你的……，說着又罵了一陣，看那情形似乎真要趕去撕打，但結果沒移動一步，那李嫂兒在屋裏始終不則一聲，碧璉罵够了，才合白衍芝拾了戒指，一同進房，又說了許多閒話，白衍芝只是哄着她，半晌碧璉

顏色才稍爲開霽，就教白衍芝去給買了些可口食物吃了，就躺下睡覺，在她起坐躺倒之時，常常咬牙繃眉，似乎身上有什麼痛苦，白衍芝看見，也不敢問，等她睡着，白衍芝只在房中屏息靜坐，以待其醒，不敢離開一步，恐怕她醒來見自己不在近前，疑心是和李嫂兒暗作接洽，又要發起口舌，那知碧璉這一覺兒，直到下午五點多，日色沉西時方才醒來，但這一醒，却好似害了什麼病不能起炕，每一轉側，就呻吟不絕，白衍芝問她怎麼了，碧璉只說想是清早受了風，所以渾身酸疼，白衍芝想給她買藥服用，因碧璉不要只得盡心伺候，直到晚上，方才好些，又草草買了些現成現物吃了，剩下丟在院中窗沿上任李嫂兒自行取用，可憐那李嫂兒那還有胃口吃東西，一天也未出屋早已悄無聲息的睡了，白衍芝與碧璉也收拾睡下，在這久別勝新婚的重逢之夜，本來應該有無限旖旎風光，但是碧璉不容巴結，屢次拒絕他的報效，只說困乏極了，要想早睡，然而她並不能睡着，一直展轉反側，白衍芝心中疑懼不安，暗想她爲什麼，既然回來，却又如此冷靜，不似平日的熱烈，兩人這樣同床各夢，却又不能入夢，都假裝睡着，直到天將黎明，碧

璉才真個入了睡鄉，白衍芝也正要朦朧睡着，却不料碧蓮夢中猛一翻身，把大腿砸在身上，白衍芝驚醒，睜眼一看，見天色亮了，滿屋是灰白顏色，瞧碧蓮時，見她因為翻身，被子脫落，露出下身，股際青紫斑駁，似乎抹了五彩，不由大吃一驚，悄悄坐起細看，只見她像是受了箠擊之傷，由股部直連雙腿，腫尚未消，上面看得出的，有木板的傷，是一片片的青痕，有藤杆的傷，是一條條的紫崗，還有手擦甲指，血漬成痂的地方，尤有另一部用布包裹，把帶子兜起，繫在腰間，嚴密遮掩，不知受了什麼傷，瞧着不由咋舌，但也微覺快心，暗想你離開我與何三走了，應該享福，怎麼吃了這樣不能聲說的大虧，真有些給我解恨，但她究爲什麼受此巨創，我真是想明白明白，只是一來不敢詢問，二來沒法打聽，恐怕終要成爲疑案，白衍芝果然想得不錯，他實是不易明白了，然而作者却能明白，原來碧蓮自從與何三重逢，本想正式姘爲夫婦，何三却因已姘上了女掌班，不肯願從，碧蓮才勾結他來家，震嚇住白衍芝，以後明來明往，想不到白衍芝無意中練習刀法，被他們看見，碧蓮就借着題目，對何三說，此處家賊難防，終恐有險，

現在殺死白衍芝，還得打人命官司，留着他又恐怕受害，不如咱們走開，那何三却是爲恐怕新妍的女掌班，不敢和碧璉發生直接關係，只希望維持這不落實的局而，使碧璉仍受白衍芝供養，自己不費一文，便可常來尋樂，何等便宜，所以不肯依碧璉的主意，但架不住碧璉纏磨，結果只得應允，就和她一同出去，先借個小旅館住下，碧璉却不肯長此漂浮，要作長治久安之計，定要尋房組織新家，何三倉卒間無法尋覓，就向個熟識處暫借了一間房子，給她居住，每日抽空來看碧璉一兩次，稍坐卽行，璉碧大不滿意，認爲他戀着女掌班，不把自己置心，其實何三却是恐怕被女掌班看出形跡，惹糾起紛，於是竭力遮掩，小心謹慎，但碧璉却不諒解他的苦衷，常常攪嘴，又不甘長宵寂寞，有一夜竟強留何三，不肯放走，何三只得住下，如此只有兩次，却知已被女掌班看出破綻，暗地訪察，因她勢力深厚，手段高強，當即就查明底裏，她也不動聲色，等到這天何三晚上出去，半夜仍未回班，知道他已在碧璉處歇下，就帶領着三位乾姐妹，兩位乾娘，四位乾哥哥，還有本班的五個老媽，七口毛夥，包括廚子打雜兒的在內，另外又約了在班

子賣鮮花的賣水果的，一行二十多人，浩浩蕩蕩，殺奔碧璉居所而來，碧璉寓所的同院房東 本是何三熟友，但已變成了女掌班的內應，悄悄開了門，把大隊人馬接了進去，女掌班自己向碧璉住室窗外，從破孔裏窺視。 瞧見一對野鴛鴦正在交頸，不由憤火中燒，立即發個暗號，令大家準備，便有一位素以自負爲業的魚哥哥，走到房門前，用一柄小刀，施展撥門挖戶之技，不大工夫，門已開放，由女掌班爲首，率領大隊人馬，闖了進去，先過去給何三和碧璉每人兩個嘴巴，把他們打醒，他們才由夢中驚起，立刻乾哥哥們過來，把何三揪起，按在一旁，然後乾娘乾姐妹們一擁擠上，把碧璉亦條條的從床上拖下來，按在地，先由一個人塞住她口，然後七手八腳，暴打起來，那班乾姐妹們，都是成了精的妓女，陰毒損壞，在毆打時也不老實，專向不該打的地方下手，碧璉可吃了大虧，打完了一頓，那女掌班吩咐把她口中塞物除去，碧璉已是神魂散失，被一位乾娘揪着頭髮，直挺挺的跑在女掌班面前，女掌班臭罵了一頓，越罵越氣，又親自動打她，可憐碧璉被人按住四股，紋絲難動，只剩了宛轉呻號，爺娘亂叫，那女掌班也

是只揀下體着手，這本是預定計劃，這樣一來解恨，二來使她不易聲說，就是打了官司，檢驗也大費周折，至於臉面却保持不令受傷，第二頓打完，碧璽氣息懨懨，仍被揪跪着，女掌班問她可還敢引誘何三，碧璽也有點光棍幼兒，既捨不了何三，又不肯屈服，呻吟着道，少說廢話，你們把我弄死吧，女掌班哈哈一笑道，你放心，離死還遠哩，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說着就叫道，把褲子拿來，給她穿上，別這麼赤身露體的，碧璽聽着，以爲她們將給自己穿上衣服，帶到別處蹂躪那知這時一位乾娘從外面進來，手裏拿着一條麻袋剪縫而成的褲子，又肥又大，褲腿極短，另一個乾姐妹手裏抱着一隻大黑貓，立刻衆人又把碧璽按倒，將那麻袋褲穿上，原來褲腿褲腰，却用麻繩抽着口兒，一一繫緊，口留一條褲腿未繫，那位抱貓的立在旁邊，只等女掌班號令，那女掌班笑了一聲道，我倒要瞧瞧這不含糊的，你把着何三，爲的什麼，今兒教你美够了吧，說着作個手式，那乾娘乾姐妹們，立刻動手，把那黑貓擲入麻袋褲子，和碧璽的肉體接觸，跟着把另一隻褲腿兒也給拴緊，使那貓更無出路，這時碧璽身上觸着貓的柔毛，頗有溫軟

的感覺。但她知道少時就不溫軟了。他們用木棍痛打那貓，那貓疼極，走頭無路，自然向自己身上亂抓亂咬，爪牙鋒刮，又豈是嬌嫩皮膚所能承受，恐怕不死也要半截糜爛，這本娼門老鴿懲治養女的惡手段，不由想起自己在玉香班搭伴時，有個櫃上姑娘，名叫小玉，有一次留了個年青的客，第二日那客人沒開錢就走了，老鴿一追問起來，又發現她手上短了個金戒指，據小玉說，是在她睡覺時，那客人偷着撈下戒指，便自跑了，這應該是打更的責任，但老鴿却認定是她把戒指送了客人，又放他走的，當下不由分說，就用了這麻袋褲的刑法，那小玉喊叫連天，死過好幾回去，等到麻袋解下，只見下身已經爛成一片，血肉狼籍，簡直教人不敢看了，以後直養了半年，方才平復，碧璉想起那宗慘景，不由怕將起來，就舉目四顧，希望得個救星，向外一看，只見何三立在門外，那些乾哥哥們已不揪着他，只作包圍之式，何三立在中間，似已投降到對方，只默默的向這邊瞧着，不作一言。碧璉心中悽慘，知道自己白掙扎了，爲他受了這樣大罪，他那裏瞧着並不動心，自己就是叫他，也是枉然，他若有心，早已替我說話了，這一難過

，不由勇氣盡洩，當時就軟下來了，這時女掌班手中已持了一隻木棍，向着麻袋褲襠中蠕動的貓，高高掄起打下，那貓負疼猛一掙扎。碧璽覺得股下一個地方，好似被幾隻小刀同時割下，整片的肉已脫離身體。疼得抖戰，忍不住央告道，得得，別打別打，說什麼……我都依你，那女掌班現出詫異神色道，怎麼只一下就含糊了，你不是拚出死了麼？碧璽到這時還不肯當面栽跟頭，就用色氣遮掩畏懼。哼了聲答道，我死倒好死，可是爲誰死呀，說着轉首向何三罵道，姓何的，我才知道你是個沒骨頭，沒情義的鬆小子，可惜我一腔熱血，白倒給你了，往常說的話，如今這麼快就變了心，看着我爲你受罪，連口氣也不敢哼。難爲你還是個男子漢，我什麼也不怕，刀山也敢上，油鍋也敢跳。可是爲死爲活，爲的什麼，你既這樣，我又裝什麼英雄好漢。咱們從今兒算完了，說着又向那女掌班道，你不是就怕我再跟他來往麼，現在我已經傷透心了，你就把他送給我，我也不要，你若不信我的話，咱們這場事就算完了，若是不信，或者還沒解恨，我這個人不是還在這兒，殺刮存留，隨你的便，那女掌班聽了，看看何三，又看碧璽，才點頭道

，你這話可是真的，其實我又何必問，這不是到了黃河了麼，你也只好脫離了，大概我若好好的托個人見你，你也未必這麼痛快答應，現在不管你這話是真是假，反正任你一個跟頭十萬八千里，也出不了我的手心，我們鐵拳不打軟漢，你既說了好話，這就算完，不過往後你可得記着今兒，這種樂兒是現成的，你那時要那時有，說着就叫衆人把她解了放開，碧璉又赤條條的跌在地下，女掌班指着說道：我也不知道你叫什麼東西，我也不用問，你這臭娘們，別當我是跟你搶男人，我只是來教訓你，現在你既伏了軟兒，我還把何三留在這兒，由他自己願意跟誰，我若是把他帶了走，你還許說我搶了你的男人呢，說着就向衆人道：咱們走吧，何三留下，由他的便，何三在外間叫道：幹麼把我留下，我也跟着走，女掌班冷笑道：你真走也得等會兒，既來了就這麼好走了，就教那乾哥哥們把何三留住，隨後指揮衆人，全行走回，又把何三推入裏間，將門倒帶了，大家都揚長而去，須臾滿院寂寞，房中只剩了他們兩人，你看我，我看你的，碧璉咬牙罵道：你個不得好死的，害我知道這樣，眼瞧着不敢哼氣兒，我真得吃你的肉，何三怔怔的

道，你怨的着我麼，當初在白衍芝家裏，我不教你出來，你非得出來，到了這兒，我告訴你不能住下，你非得教我住下，現在鬧出來了，那可怨誰，碧璉聽了這話，更是氣沖肺腑，若不是身上疼痛難於動彈，直將過去跟他拚命，口中痛罵不已，但是碧璉心中仍未離開何三，倘然何三能够曲意慰藉，也就可以和好如初，那知何三聽了，反倒冷冷的道，你不用罵我，咱們也就快完了。既然已經鬧明了，我再不能跟你來往，這可是你自己惹的，碧璉聽着，更是氣得要死，把任何難聽的話都罵到了，何三只是不理，自去落那倒關的房門，想要逃走，碧璉知道他不敢停留，急於要追了那女掌班去，既然憤恨，又捨不得他走，碧璉把牙咬得吱七亂響，拚命向門際爬過去，想要拉住何三，跟他拚命，不敵他走，無奈身上傷痕太重，一移動便疼如刀割，她仗着一股怒氣，仍向前爬，然而氣力不接，移動甚遲，何三那裏已經漸漸把門軸弄鬆，用力向上一托，房門便脫下軸孔，他把門往旁一推，已露出一人多寬的縫隙，正要向外走，不料碧璉恰已滾到近前，拉住他的腿叫道，你想走呀，你往那裏走，咱們一塊兒併骨吧，何三吃了一驚叫道，你

快鬆手，告訴你，我現在自願不暇，再顧不了你，咱們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將來有緣再遇，你再纏磨，我可急了，碧璉這時的情緒，好似探母戲裏的四夫人，眼看四郎要回番邦，心裏萬分氣短，何況碧璉比不了四夫人那樣賢淑，何三又比四郎更加千百倍的無情，一心只惦着回令，碧璉可真紅了眼，就張口向他腿上咬去，何三覺得疼痛，死命抬腿一踢，碧璉可憐氣力不佳，抱持不住，立刻被他踢了一溜滾兒，直滾到房內一隅，何三視着腿上已然鮮血直流，氣得想過來打她，但只走了兩步，就又站住，把床上的衣服抓到手裏，跳到外間，草草穿好，一言不發，就向外跑走了，這時碧璉再想向外滾，已經力盡筋疲，連罵都罵不出聲了，情知無可挽回，只可眼巴巴看着何三揚長走去，在他走後，只剩下滿屋破爛荒涼景象，不由傷心痛哭起來，哭了半天，猛覺身上寒冷，勉強爬起，睡入衾中，又哭了很大工夫，方才睡去，這一覺睡到次日午後，方才醒來，這一天一直沒人進來，碧璉又因傷痛不能起身，喊叫也沒人理睬，只得忍飢而臥，幸而床頭還有半壺冷茶，將就解渴，到晚間仍自睡去，又過一日，才覺傷痕稍愈，掙扎下床

，自己生火，弄了些東西吃了，想想自己既遭凌辱，又受拋棄，這口怨氣無法發洩，無可申訴，而且後顧茫茫，將向何處歸着，不由又傷心痛哭，直哭到晚晌，忽然有人來了，來者是這院中鄰居楊九，也就是碧璉的二房東，也就是何三的好朋友，當月初來借住，這位楊九很是心羅，表示十分好感，然而何三本身是何等人物，他的朋友又有什麼好東西，那位女掌班所以得知何三暗藏春色，就是楊九告密，碧璉那裏知道內中隱情，還以為他是何三朋友，或者還能顧着情面，照顧自己，一見他來，就殷勤讓坐，這位楊九生的橫豎尺寸相同，按相書上說，是正格的由字體而不是申字，因為他兩腿短得似有如無，若是穿了長袍，站在地下，瞧着直似跪着，那極小而帶尖的頭兒，真似由字上面稍稍伸出的一點筆鋒，尤其容貌奇醜，鼻孔上掀，黃牙外露，臉上皮肉凹凸斑駁，誰見了也覺惡心，恨不得用鐵錘給他打磨一下，因為他太胖，走路時也發着睡覺時的鼾聲，響似雷鳴，他進屋使滿不客氣的坐在床上，碧璉一肚子怨氣，想要跟他訴說，就問道，楊九爺，這兩天沒在家吧，那楊九道，我那一天都在家，你們的事，我全知道了，不過這

是家務，我不能管，碧璉覺得被他呵了口冷氣，還要再說，楊九已接着道，何老三方才教人給送來信兒。說他已受了監禁，再也不能出門，跟你從此完了，教你自己打主意，碧璉聽着，覺得這是意中之事，並不惱怒，只縮頭道，我早知道那沒良心的鬆小子，有這一番兒，本來就完了，何必他說，我自己的主意，我自己自然會打，也用不着他操心，楊九道，那麼你以後打算怎樣呢，碧璉道，走着瞧吧，反正不致於離開何三就把我餓死，楊九笑道，那是自然，憑你這模樣兒談吐兒，走到那裏不吃香，我給你出個道兒，現在你閒着也是閒着，樂得出去玩兒。咱們開着個玩意兒，你幫着我好不好，碧璉明白在他們這種社會中，所謂玩兒即指娼密而言，才知道楊九與何三也是同行，就問道，玩意兒，你開的班子在那裏，楊九道，我開的不是班子，是堂名兒，在三不管坑邊，一提寶鳳堂，誰都知道，別看是堂名兒，可比班子不少下錢，你去了我給收拾一間大屋子，現貨一堂洋式傢俱，隨你愛見客不見。只替我照應照應就成，不論搭住和本櫃上的姑娘，都歸你管，櫃上的錢也由着你花，你願意不願意，碧璉一聽，便知道他沒安好心。

，想要繼承何三的地位，把自己誘到手裏，加以霸佔，這種事當日對於何三惟恐求之不得，但這時對於奇醜的楊九，却是萬分不願，既恨他唐突，又覺他討厭，這原故只在容貌的差異，倘然楊九是個健康美的少年，碧璉或者還惟恐其不唐突呢，當時使寒着臉說道，對不起，我已經混够了，去的地方多了，萬萬不願再進密子，你的好心，咱們先擱着，幾時我想再混，還去找你，楊九道，你聽明白，可別錯了主意，我是特別優待呀，碧璉捏頭道，謝謝你，我打定主意不再混了，咱們改日再遇，楊九一沉臉兒道，你真不答應我，碧璉道，怎麼還有個假不答應，我說的話，就是板上釘釘，楊九道，好個板上釘釘，那我也不能勉強，咱們拋開這個，就算算賬吧，碧璉愕然道，算賬，算什麼賬，楊九道，你可知道從你們搬到這裏，何三可沒給我一個大錢，現在得你還呀，碧璉道，什麼錢，楊九道，房錢哪，碧璉心想，他圖謀我不能成功，就索要房錢，藉以報復，當初何三曾說這房是借住的，不用租金，如今他反臉要起來，也訛不住我，這樣小房，最多兩元一月，我只住了十來天，就算整月，也還有限，就笑道，好，房錢我給，楊九道

，你給好極了。當初我跟何三定妥，這兩間房子得論年租賃，按季付錢，每月租價十元，進門先交一季，是三十元，還要先交三月押租，等住滿一年，才能退還，另外有十元茶水錢，一共是七十元，你先給了吧。碧璉一聽，知道他居心敲詐，氣得要死，就和他爭辯，這樣破房那有偌大租價，而且也沒聽說有這許多苛例，自己萬不承認，再說不久就要搬走，更談不到什麼押租茶水，現在至多按着公平價目，每間按一兩元計算，給上一月租價，楊九聽了大怒說，自己房子，向來這樣價錢，這樣規矩，當初又不是我把你們請來，你們來了就得依着我章程，差一個小錢也不成說着就攘臂掠袖，似乎將要動武，碧璉劍傷未愈，胆氣尚怯，又知道這種痞棍，什麼惡事都能作得出來，就不敢和他翻臉，只得捺着氣兒，婉述貧苦，無力繳納，求他厚道一些，楊九心肝好像都是礦產機物質，說了半天，仍自咬定牙關，不肯稍為退讓，碧璉知道他是借此強迫自己就範，就打開鼻子說亮話道，我知這你是誠心擠羅我，不過現時我既沒有錢，就是答應上你們的堂名兒去混，也不能立時就去，我身上傷還沒好呢，你容我一個禮拜，到那時我也許能

想法張羅錢還你，張羅不出，我就跟你去混，現在儘擠羅死我也沒用呀，楊九聽了，以爲她有點兒回心轉意，就道：讓你幾天也成，可是一個禮拜太遠，至多三天，碧璉想了想道：你既肯讓我，你不多讓些日子，我的傷很重，從昨兒一直沒有下床，那能三天就好，楊九道：不管你好不好，我只要在三天上定規，你答應了我，還可以接着將養，我並不是逼你立刻出去，碧璉也就不再和他多辯，裝作無可奈何的答應了，但說自己不能下床，要他供給飲食，楊九似乎得了勝利。欣然允諾，又說了些自誇自美的話，來引誘碧璉，碧璉聽着更覺惡心，過半晌他才走了，到晚上果然派人送了晚飯，和一壺茶水，碧璉又趁勢敲個小竹槓，要級烟和零食，楊九也居然全給買來，到了次日，碧璉已然胸有成竹，雖然體力已經恢復，能够行動，她還裝作不能動彈。偶然呻吟一陣，自己解悶，兼以給外面聽，到了下午，楊九又來閒話一會，就告訴她說明天就到約定日期，趁早打好主意，不要到時又作托辭，碧璉道：昨天才定規的，說好三天，怎麼明兒就到日子，楊九屈指數着道：不錯，昨兒說好的，昨兒第一天，今兒第二天，明兒不正是第三天

麼，碧璉點頭道，原來這樣算法，可是我不能出門，怎能弄錢還你，明兒就到了期，說着嘆口氣道，那也只可……說出這四個字，就咽住了，楊九問只可怎樣，碧璉道，你問得早了些兒，還沒到時候呢，明兒我自然告訴你，楊九使不再問，但聽她的口氣，必是有意依從自己的要求，就欣然走了，到晚上送來飯菜，加倍豐盛，飯後楊九又來長坐不去，大有預支好處之意，碧璉只是裝作痛楚呻吟，一面敷衍他，楊九見無希望才又走了，碧璉自己睡着。到半夜醒來，就自準備一切，穿好衣服，又把較為值錢的細軟，藏在身上，才又蓋上被子，躺下歇息，天明之後，她就坐起，由窗孔向外窺視，過了許久，才聽見楊九和他老婆起床，楊九在院中漱口，噴了滿地的水，隨即把街門的大門取下，碧璉所以不敢乘夜逃跑，就因知道門上有這大門，自己無力落下，即使勉強取下，也必發出大聲，這時見他把門落了，又回室取了隻大磁壺裝似要出去泡茶買點心，但楊九並沒逕直出去，反向碧璉這房間走過來，碧璉急忙倒下裝睡，又過一會，再坐起向外看，楊九已無蹤影，知道他還有些不甘心，自己故而先來看看，見自己尚在酣睡，才放心出

去，這回你可上了當，這時估量工夫，楊九已然出去很遠，恐怕再耽擱他又回來，就一躍下床，溜出房門，蹣足潛蹤，順着牆根向外走，才走到大門口，忽聽背後有人大叫你上那裏去。碧璉聞聲，覺得相隔尚遠，必是楊九老婆在房內隔窗瞧見，就叫起來，嚇得也不顧身體疼痛，直向外跑，出了胡同，不走大街，仍穿人胡同，便緩步徐行，知道自己離險地，便再遇楊九，他也沒法奈何了，就慢慢走着，雇着車子，直回白衍芝家而來，算把一切衣服什物，全丟給楊九了，但這還認便宜，她深知下等社會的秘幕，若不是應付得好，楊九就許硬寫張賣身契，偷着印上她的手模，就霸住當作養女，弄到暗無天日的地方，自己使末必能逃出來，要不然就一味動蠻，硬架到娼寮裏迫令賺錢，自己也不易逃出他的手掌，至不濟他還可以弄出個年輕體健的光棍，來和自己同居，只一把持不住，發生了關係，這身體便算有了專屬，不能自由了，如今能够逃了出來，已是萬幸，些微東西，更不足惜，至於她回就白衍芝，並非悔過念舊，只是暫時無有可投之人，可奔之地，只好仍返舊巢，到了家中，看見白衍芝和李嫂兒又到一處，不由眼紅，在她和

那寶貝何三同走之際，把白衍芝看作糞土，故而慚的聲言把包讓給李嫂兒，其實不管李嫂土嫂，白衍芝就去與鬼爲鄰，她也滿不理會，但這時她已失去寶貝，又想把糞土重拾起來，就再不許他人染指，把李嫂辱罵驅逐，正式將白衍芝收回掌握，她既不提前事，白衍芝也不敢究及前非，兩人就重新度起那亂七八糟忽天忽地的日子來，只可惜那李嫂兒，才得了幾日歡娛，反招出無窮氣惱，心中幽怨，自不必言，直如那唐朝李三郎寵幸楊妃，把梅妃冷落多時，就任其寂寞長門，永無梳洗，也就罷了，又何必以珍珠相慰，白造出絮閣一段傳奇，供後世唱崑曲的演唱賺錢，却害梅妃被楊太真逼迫侮辱，狼狽奔逃，弄得一夜承恩，千年長恨，反不如沒有這段波瀾，較爲自在，這裏把碧璉李嫂兒，比作楊玉環江來蘋，實在據於不倫，足以令人嘔出隔夜飯來，其實這局面是一樣的，李嫂兒比梅妃的痛苦還深，古往今來的事本來同樣的很多，只不過有幸有不幸，李三郎貴爲帝王，楊梅貴爲妃嬪，發生臭鼻的地點，又在宮禁之中，經後世文人，一加點綴，便成爲千古風流韻事，但是蓬門委巷，像這一男二女的爭競，正不知有幾千萬件，只於

人人們鄙棄不道，因而湮沒不彰，至於個中情形，或者比古人還要奇幻。個中人物，或者比古人還爲可傳，莫說人類，即使街上一羣野狗，作愛情競賽，數雄爭雌，打成一片，人們看着不感興趣，然而在通狗語的看來，也許這場狗戰，竟是一篇美人英雄悲歡離合的動人故事呢，因此這李嫂兒雖然比不上梅妃，然而她的遭遇以及心情，却完全和梅妃一樣，但她是個庸碌婦人，除了哭泣以外，別無能力。雖然萬分悲憤，却沒法抵抗碧璉的壓力，既然被打入冷宮，應該可以深閉房中，自圖心淨。碧璉却不許她那樣，仍須執婢僕之役，稍爲拂意，便是遭受打罵，白衍芝、碧璉面前，爲妻妾白對李嫂兒無情，以博她的喜歡，更是暴戾不堪，李嫂兒只可低頭忍受，但是人急懸樑。狗急跳牆，天下事就怕逼迫太甚，本來沒危險性的，也可逼成危險。西洋俗語說：老虎吃人，並不可怕，綿羊咬人，才是可怕，因爲老虎凶惡，人所共知，自然盡心防避。綿羊却以柔順著名，人人都可以狎侮鞭笞，但若打擊太酷，綿羊也許拚命觸人，因爲人不防備，更易受害，這李嫂固然老實，容易欺侮，但經不住異次三番的受重大刺激。這泥人也發出土

性，在她初次被棄之後，雖然很是憤慨，却是無可奈何，已漸漸的委心任運，甘執僕婢之役，若一直那樣下去，她也就永遠認命，不作他想。只爲碧璉忽然走了幾天，白衍芝竟和她重拾隆歡，使她重登衽席，她好似由九淵又升到九天。正有些心意暢滿，不想碧璉回來，又把她踢落九淵之下，這一跌實是太重，這刺激實是太深，而且她只在上房享了幾天不算幸福的幸福，再降回小屋裏，可就不能再義命自安了。只覺碧璉把自己欺侮太甚，白衍芝把自己撥弄太苦，心中怒恨難釋，而且每日還被強迫執行勞役，每日早晨白衍芝碧璉尚未起床，她就得入室洒掃，看着床上衾中，想到這是自己的舊地盤，不由傷心慘目，更增怨毒，再加日常接觸，都是刺激。自覺活下去也沒趣兒。於是把個庸懦的人，竟磨勵出凶心惡念，時常盤算報仇計劃。怎樣要害死他們，即使自己與之偕亡，也覺快意。在夜永宵長之際，腐心飲泣之時，時時打算主意。把世界上一切謀殺方法，都想到了，除了科學機械藥劑的新式罪惡技術，爲她智力所不及外。凡是舊式方法，如動刀放火下毒等等，都會加以深思，但是想着容易，實行很難，有了方法，還需用具，

有了用具，還需預備，有了預備，還需機會，有了機會，還需勇氣，所以謀殺是很繁難的事，譬如一個人在盛怒氣時，只要手中有刀，便能一刀砍去，殺死仇家，但若過了那個時候，就不易再提起勇氣，越思索籌維，越要徘徊審顧，畏首畏尾了，李嫂就因這個原故，雖然報復念頭，時時在心中轉動，但終於只敢空想，不能實行。一恍兒又過了多日子，白衍芝的生計，日漸艱難，碧璉每值手頭窘澀，就和他吵鬧。李嫂兒藉此稍得解恨，白衍芝被碧璉逼得沒法，只好出去東奔西撞，向空中收錢，平地摳餅，每日生活，好像變大魔術一樣，但是任他怎樣能幹，也不過冒充偵探，向三不管小撈訛幾個錢，或是向街頭巷尾捉風捕影，一聞某家出了爭訟或是風流故事，就跑去隨機應變的訛索幾文，有時也到烟館賭局，半軟半硬借上幾個，但這樣終苦所得無幾，而且常常被人毆打，弄不着錢，回家又有家法相候，逼得他走頭無路，什麼奇想天開的法兒，都想到了，無奈都不成功，有一日他在外弄不着錢，到半夜還在街頭躑躅，不敢回家，無意中走進平康曲巷，他虔心禱天，低首視地，只盼有個荒唐闊少，在妓館中被姑娘濃米湯灌得暈

頭轉向，人事不知，出門把皮夾落在地下，被自己拾起，打開一看，裏面有現款幾千元，珠寶若干粒，一下子就變成富家翁，他認得雖好，可惜唐突鬼兒雖多，失落錢包的却沒一個，走到一家門首，恰見一個衣着華麗的妓女，由門內送客出來，客人走遠，那妓女還在門首閉望，白衍芝走近一看，原來是個熟人，在昔日他未識碧璉時，曾以朋友資格，由幫嫖而認識了他，那妓女也認得白衍芝，向他招呼了一聲，白衍芝向來是有縫即鑽的，一見那妓女招呼，他就湊過去搭訕說說。那妓女想要進去，白衍芝越說越不完，那妓女當初曾見他與小報館的人同遊，也不敢得罪，就讓了聲裏面坐坐，滿以為他絕不會進去，得這暗示，就告辭走了，那知白衍芝被她一讓，心裏稍加盤算，就認為有利無害，一則自己只是朋友，不用花錢，二則進去起碼可以喝她兩碗茶，以解乾渴，或者更進一步能吃到一頓夜點，運氣再好就許得使偷她件衣服首飾，解決當前的困難，於是不待再讓，就跟了進去，那妓女口得延入室中，倒茶敬烟，說些閒話，白衍芝只揀好聽的說，問起她事由兒怎樣，那妓女答說平常，白衍芝一昨個動靈機，因為她還認自己是

與報館有關，就信口開河的道，明兒我捧乜你，管保一捧就紅，那妓女聞言自然殷勤托付，白衍芝道，你這樣漂亮人兒，可惜人們不能知道，真好比一顆明珠土內埋，頂好給我張像片，登在報上，教大家看看你的美貌，我們的報一天出五萬份，就算三個人看一份，就有十五萬人都看到你，我再給你寫幾句好聽的話，勾動他們的心，只打每一百人裏有一個人來挑你，一百的一，一千的十，一萬的百，十萬的千，十五萬人裏就有一千五百人來花錢，只打每十個人裏，才能掛住一個常客，你就有一百五十客了，只算這一百五十人，每人半年才打一回牌，住一回局，你就天天有牌有局了，這一下還不紅上天去，那妓女聽了，不由受了誘惑，就尋出張得意的照片，交給白衍芝，拜托代為揀揚，白衍芝接過，瞧着照片誇了一陣，忽然沉吟不語，從鼻孔哼了半天氣，才道：「可是還有個問題，這照片不能貼在報上，就貼也只能貼一張，必須製成銅版，才能往報上印，這作銅版……哼乜，論理捧姑娘的照片和稿兒，都得收廣告費，因為這和商家登廣告招徠生意，是一樣意思呀，不過誰教咱們是老朋友呢，我跟他們說去，不要收廣告費，就

是非收不可，我就替你墊上，三五十塊錢，小意思，不算什麼。可是這筆製版費，得歸你出，那妓女聽說需要花錢，心中已然不悅，但關着面子，不好駁回，就問要多少錢，白衍芝道，大概總得十來塊錢，你就給十塊吧，一面說一面看着那妓女的神色，見她皺眉不語，意似嫌多，就接着道，咱們再教他們打個八扣，你給八塊好了，說完見她仍是沉着臉不語，却伸手取那照片，似乎要收回去，白衍芝只怕跑了主顧，急忙按住那照片，又道，這麼着吧，你就給五塊錢，不夠歸我來添，這好不好，往後你若從這上面賺五千五萬，可別忘了我，那妓女起初本是疼錢，因為這十元雖爲數不多，但在她們身上，却要有三十個茶園，或是三四個住局，或是一場牌局，才能得到這個數目，當這花事凋零之際，一月也未必有一場牌，一星期也未必有兩個住局，一天也未必有三撥茶客，她得之維艱，花着自然心疼，但還只在錢上着想，及見白衍芝不待減抑，連連自行落價，就勾起她的疑心，覺得他大有作偽騙錢的意味，想要將此事作爲罷論，但已說到分際，反悔必然得罪他，就道，別說五塊，十塊也不算多，只是我沒有錢，拿不出來，怎麼好

，再說我就能拿，也毋害你添補，實在不忍，那麼咱們等等兒再說也罷，白衍芝一聽生意果然要吹，急忙說道，別再說呀，我既管這閒事，就得辦成了，你說拿不出五塊，那麼你能拿多少，誰教我好管閒事呢，你就說吧，那妓女見他如此喉急，更加輕視，就道，我啊，我只能拿一塊，白衍芝道，一塊太少，得得，你就拿兩塊吧，憑你這樣唱手，一塊也得拿得出手，那妓女聽了，心想我也不是賞錢，有什麼拿不出手，因此心中更爲瞧不起他，但已不好再說，只好忍着肚疼，取了兩塊錢給他，白衍芝接過，又說了半天好話，才搭訕着走了，到了路上，心中十分欣幸，固然這兩塊錢爲數甚微，得之匪易，但是白衍芝有時所求比這數目還少，得來比這情形還難，所以他既慶幸意外遇着良機，覺得這兩元錢只仗口舌之力，便輕易到手，還是女人的錢好騙，不由甚爲得意，回家之後，交代過碧蓮的公事，差幸未受折磨，自然深感那妓女的蔭庇，白衍芝就吃上甜頭兒了，到了次日，他又出去漫天追錢，又走了輕車熟路，至於替那妓女宣傳的事，早已拋諸腦後，到了平康曲巷，但是世上那有許多好機會，給他天天遇着，轉了一天，並沒遇

到熟識，到晚上空手而歸，被碧璉罵了半夜，翌日他又重走原路，並不是他認定了這條路，却是別的路都已走絕了，只有這條路，雖不知是否有望，幸還通行無阻，不致被人扭住毆打，或是送官，所以他惟有繼續作花街巡查使者，過了三四日，果然上天不負苦人心，居然又遇着一個熟識妓女，他照方炮製，又以宣傳功效相誘，這妓女也上了當，托他帮忙，但說到要十元錢製銅版，那妓女雖答應了，却不肯全拿出來，只先付一半，那一半等報上印出照片時再付，白衍芝知道她不放心自己，只得收了半價出來，回家交給碧璉，兩天又花淨了，白衍芝想要再取那一半錢，知道那妓女不見報載照片，定不肯付，心中盤算，給她製個小小銅版，所費不過數角，就可以領到五元，另外還可以索些酬謝，就去到那大明報館，和那位在娼寮管過賬的主筆商量，那主筆是此中熟手，知道他不會無故捧人，此中大有玄妙，也就向他索賄賂，白衍芝爭辯半晌，才議定由報館代為製版，刊出之日，由白衍芝付款二元，那主筆算算，除製版外，還有一元數角可得，就答應了。白衍芝却因失去五分之二的好處，甚為心疼，等到刊出之日，白衍芝拿報

去找那妓女，又把上面的捧詞兒，念給她聽，同時又有那妓女的客友，看見報上照片，對他談說，那妓女也是三代以下的人，怎能不好名，覺着自己的芳名，由報端傳聞遐邇了，大喜之下，就儼然以名妓自居，但名妓與名士雖然同名，而實相異，名士常要裝窮，名妓却得裝濶，於是給自衍芝以加倍的賞犒，自衍芝由此更覺得這種錢易賺，比當初用訛詐手段，成功較多，又兼沒有風險，談笑便能金錢入棗，而且看出這妓女的弱點，就想再進一步，吃她一注大的，這天看見報上有人閒作菊榜，平章當時伶工，他就觸動靈機，想要開回花榜，就又去和那大明報主筆商量，那主筆見是生財大道，自然答應，兩下議定，用投票選舉辦法，由那主筆主內，總理報上選舉事宜，自衍芝跑外，招徠投資應選的妓女，日後總核收入全數，四六分賬，報館方面得十分之六，自衍芝一人得十分之四，並且商定狀元榜跟探花等一二三甲的各種價目，據他們擬議，狀元售價最少要一千元榜眼八百，探花七百，二甲傳臚五百，下面依次遞減，大約可以弄到三數千元，過了兩日的大明報上便刊出花榜選舉章程，又在報上印上選舉票，凡投選者必須剪票填

寫，以杜流弊，並且揭曉之後，票數任人查看以昭大信，看着好似一秉大公，實際滿不是那麼回事，白衍芝這可忙了，成天奔走花街柳巷，尋覓對象，無奈他並不認識許多妓女，有些熟識的，却都已受過他的騷擾，恨入骨髓，不肯理他，只得在街口或是門前，觀看報條，見有紅紙金字，或是名字寫得特大的，就認爲闊姑娘，又向巷口洋車夫打聽，某家某妓最紅，他就進去指名訪問，脇下挾着大疊報紙，左手拿着記事簿，右手提着隻破皮夾，耳朵上夾着鉛筆，打扮得既似報館訪員，又似電車賣票，而且和自來水收款員也有些相仿，說是報販也差不多，妓館夥計直看不透他是幹什麼的，有的向外驅逐，有的不許進門，但也有時遇着窮班子，三月未繳電費，四月未繳水費，見他判來，只疑是公司執事來摘電表的，嚇得盡力倒茶敬煙的招待，白衍芝却自覺頂着新聞界頭銜，勇氣百倍，也不理會那些，橫冲直撞，尋着所要見的妓女，便給他一份報，同時宣講一篇道理，但是任他說得天花亂墜，那班妓女很多聽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甚至有的疑惑是查花捐的，有的疑是衛生人員，要把名字寫去，隨即調去檢驗身體，這時的檢驗身體，幾

乎是一種酷刑，妓女被驗之後，常要病臥多日，故而視為畏途，這風聲一傳，白衍芝越發工作艱難，但也有時遇見較有知識的妓女，頗欲此增長聲價。及至一看價目表，都嚇得退縮不進，白衍芝說破唇舌，當不住人家出不起大價，白跑了數日，莫說鼎甲，連個小缺也沒賣出去，只好商量着減價招徠，先打了八折，又打到對折，最後直落到三折，仍是無人應選，實沒奈何。只可減為一折。堂堂狀頭，才值到百元大武，二甲後面的位置，只要三兩元錢。白衍芝再去招徠，這次廉價別莊，果然引誘到貪便宜的人，一個山西大同籍的老妓，有意承狀元之選。但仍嫌價目太高，要求再喊，只肯出到五十元，白衍芝好不容易得着主顧。怎敢得罪，只可宛轉磋磨，結果那妓女又添了兩元，方才定議，那妓女還要求揭曉之日，由報館送她紀念贈品，最少要一對銀盃，一塊匾額，還要在她住的妓院門外高懸燈綵，白衍芝一聽，這五十來塊錢，直不够置備贈品，但又不敢拒絕，只可也請她從減，把銀盃改作銀盾，匾額改爲對聯，燈綵由她自備，狀元既已有主，再去出售別缺，一個本地妓女，要作探花，一口便允出四十元，白衍芝大喜之下，要她

付款，那知她並沒有現錢，想以身體作抵，要白衍芝連着白住四天，就算她付了這筆款子。白衍芝想想不上算，尚且沒法交賬，就敬謝不敏，另尋主顧。但這時花事既然蕭索，白衍芝又過於卑鄙鬼祟，常被人當騙子看待，因而所如多阻。空自挾着功名之券，只賣不出去，只得把價目一減再減，跑細了兩條腿，跑破幾雙鞋，才以二十元的價目，把榜眼賣出，其餘二甲以下十名，也都以幾元錢的低價尋得主顧。細數已不可稽考，只知道二甲第十名，白衍芝實得大洋六角，另外還搶了一條手帕，第八名是大洋一元五角，內中還有兩角僞幣。雖然奇賤，過於便宜買主，但總算銷出去了，只有那一甲探花，他標定最低價格十六元，一直沒人肯出大價買這高銜，白衍芝奔走無效，甚為焦急。這一天他正蹣跚於曲巷之中，忽然有一輛嶄新的洋車飛馳而來，把他撞倒，却並未受什麼傷，但白衍芝瞧見車上坐的妓女，是紅仙班的少掌班小仙，前幾日曾向她兜攬生意，大遭斥拒。這時仇人見面，不由心生一計，立時躺在地下打滾呻吟，那小仙大吃一驚，下車看時，白衍芝一把拉住她，只叫恁撞死我了，給我償命，小仙嚇得直哭，那包車夫急忙回班，

叫來許多人，向白衍芝直說好話，問他傷在那裏，白衍芝只喊腿折了，痛死了，却一直拉住小仙不放，班中人撕解不開，只得尋塊木板，搭着白衍芝，白衍芝仍拉着小仙，一同回到紅仙班，多人解勸白衍芝，請他放開小仙，白衍芝只說我已受了重傷，必將殘廢，若不拉住撞我的人，她跑了找誰賠償，當時班中人見過他曾來歛錢被拒，又看他不像真個受傷，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屏退衆人，和白衍芝情商，白衍芝等的就是這個，雖不說明，却暗暗露出意思，起初要很大數目的醫藥費，經過半天磋商，班中答應出十五元給小仙買探花，另出五元賠償白衍芝，白衍芝還想多要，但班中人咬定了不肯再增，怕說岔了，他們當真請大夫驗自己的傷，那就要反勝爲敗，只好裝着勉強答應了，班中人付了錢，他還怕被人看出破綻，就央他們代雇一輛洋車，把他架到車上，送回家去，但是走到半路，他竟叫車夫停住，自己跳下車，揚長而去，反把車夫嚇得直瞪眼兒，白衍芝功行圓滿，回到報館，向那主筆交賬，兩人還吵了個事不有餘，方才分清捐款，以下就應該披露花榜了，不過那主筆因進款太少，引不起高興，也沒託人作序作詩，也沒有

另登揄揚文字，只在報上刊了狀元等人名字，就算了事。好似災賑捐款清單，不過只有人名，並無錢數吧了，又過幾日，那位山西小脚狀元，因報館方面允贈的紀念品並未頒到，屢次上門去催，那主筆沒法搪塞，尋白衍芝去商議，又動了半天口舌，才議定各出二元去製辦，白衍芝自告奮勇，向那主筆討了兩圓錢下腰，他却自尋了塊小薄木板，塗上墨油，夾小爐匠在上面嵌了塊橢圓形洋鐵片，打磨光亮，微具銀盾雛形，再用紅顏色在鐵片上寫了花榜狀頭四個字，旁邊註上大明報館敬贈，這就算是個銀盾，另外又上三不管破爛攤上，尋着一付破舊對聯，是一家油舖開張時的喜聯，聯文是越國大夫會貿易，孔門弟子亦生涯，上款是德生油店新張大喜，下款是愚弟王洛發拜賀，白衍芝用三個銅板買得，帶回家去加以修製，尋塊保險剃刀碎片，把上下款刮去，上聯的越字和下聯的孔字，也都刮去，然後重新添上，白衍芝真是高才，在越字空處補上個齊字，在孔字空處補上個王字，便成了齊國大夫會貿易，王門弟子亦生涯，據她解釋，說女閩由齊國管仲所創，藉以裕國便民，因而妓館流傳至今，却可算是管仲的遺緒，所以說齊

國大夫曾貿易，就是考據出淵源有自，抬高妓女身份，給這位狀元添色，下聯說這位狀元善唱青衣，開蒙師傅是落子館皮靴王老寶，以後又學習王瑤青一派，雖然連王瑤青的面兒都沒見過，只於從王瑤青留聲機的唱片中，間接摸索而來，但也自稱爲王派，所以這下聯指實了她是王門弟子，却又作着皮肉生涯，倘若人家王瑤青認爲侮辱，前來質問，她還可以有個退步，辯別說所謂王門，是指皮靴王老寶而言也，按着又把上下款改好，就算把狀元一份禮物備置齊全，還有榜眼探花，每人要給一個紀念鏡框，這更容易，在家中茅房窗上，鋸下兩塊四方窗櫺，打磨乾淨，抹上黑油，背後嵌上塊硬紙，就成爲鏡子，鏡心貼張白紙，寫上了字，表面再附上一層裹糖匣的玻璃紙，瞧着也很像那麼回事，白衍芝這樣巧奪天工，窮極人力，真可謂絕無僅有的能人，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看看紀念贈品的成色，就該設法退避，自己不要出馬，教別人送去，但是他想着送禮該有賞錢可得，不願別人得利，就自己親身分送，到了榜眼處，一繳贈品，榜眼就臭罵了一頓，白衍芝鼠竄而逃，榜眼追出，把鏡框拋到他頭上，白衍芝抱頭跑出老遠，摸

了摸並未受傷，不由暗自得意。幸而自己戴着省鏡，鏡上只貼張玻璃紙，這時竟得了便宜，若是嵌上真玻璃，恐怕已頭破血流出了，接着又順路到狀元處，狀元一看那油污滾改的破對聯，鼻子已氣得歪到一邊，再看那鐵片的銀盾，忍不住拿起就打白衍芝的嘴巴，白衍芝一下沒躲開，又加臉上正在出汗，就把銀盾上面的紅字，印到頰上，花榜狀頭四字，在嘴巴上清清楚楚，他還不自知覺，只向狀元分辯，說些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論理狀元應售千元以上，我們還預備金牌銀盃呢，如今你打了個倒九五折，只花五六十元就富了狀元，還便宜，我們報館也是生意，將本圖利，棚兒帳兒支着，工錢紙錢花着，怎能不賺幾個，難道還賠錢向你送禮呀，只這銀盾已經花過十塊錢了，你知現在銀子多貴，快到兩千多換了，那狀元見他說話時，嘴巴亂動，上面印的紅字，也隨肌肉而為伸縮長短，不由改怒為笑，再聽他說銀子兩千多換的話，更幾乎笑岔了氣，白衍芝還不知什麼原故，見她笑了，就踏步進廳的道，二姑，這回得了狀元，就叫作十年窗下無人問，一旦成名天下傳，這名聲算傳出去，連外國也能知道，過幾天你瞧，準保那些英

國法國德國印度國黑鬼子大西洋都來了，那狀元聽到這裏，伸手又給他一個嘴巴道：「媽的什麼東西，你媽才接六國呢，白衍芝知拍馬屁拍到馬腳上，米湯裏加錯佐料了，只得陪笑道：『二姑姑，我說的是好話，你別錯疑惑，實在你這名氣算傳下去了，不出十天半月，准得紅的冒了烟兒，這才是天大喜事，你爭這點贈品幹什麼，明兒掛上幾撥闊客，別說銀盾，就照你們山西財主的法兒，打座銀囤都成，說着忽一矮身，請了個安道，二姑姑，我給你老人家道喜了，那狀元一見，就知他禮下於人，必有所求，伸出來粽子樣兒小腳，向他踢去道：『滾開，我用不着你道喜，白衍芝抓住她的腳，伸鼻嗅着，瞪眼瞧着，沒口子誇着道：『瘦小坡尖直，乾淺香軟暖，二姑七你真好一對小腳兒，簡直中國沒二份，好二姑七賞點喜錢吧，那狀元急忙把腳縮回，唾了他滿臉吐沫，白衍芝滿不在乎，任那唾沫在臉上像瓔珞流蘇般掛着，仍是要喜錢，狀元氣得臭罵，並且賭咒不給一文，白衍芝央求無效，只得退一步道：『二姑七，你太沒面子了，我這麼大小子，又是作揖，又是請安，二姑七不知叫了多少，你就這麼狠心，不賞喜錢也罷，我給你送禮物來，

也總得給點賞錢呀，狀元道，你不提禮物還好些，這兩件東西，簡直罵苦了我，簡直是拿人開心，你趁早原物收回，還有臉要賞錢，再說你到底是什麼東西，早先自稱是你們那院裏的先生，這時候怎麼又變成夥計，要起賞錢來了，白衍芝道，二姑七，你那知道，我雖是個先生，比你們這裏夥計還苦呢，你們夥計在班裏彎彎腰，就落一塊，跟局出去一趟，頂少也弄幾毛，尋常吃姑娘剩下的四個碟兒，趕上有牌飯局，肚子更肥，我們莫說沒處找錢，連飯也沒人管，咳，別提多苦情，不指上外面抓撓幾個，簡直連牙都餓乾了，那狀元道，你們這行不是總有人請吃飯嗎，上回我有個朋友，也是你們同行，他每次到我這兒，就教我買包子燒餅請他，我問他怎麼晚飯時候才過，你就又餓了，莫非還沒有吃，天天這早晚提着餓肚子，可不受傷，他說不是沒吃，是因飯多了，不能吃，他們幹報館的，人人巴結，差不離每天都有五六處飯局，到這兒，那兒催，到那兒，這兒請，這兒是燕菜銀耳，那兒是鴨子魚翅，架不住日子多，天天如此，就把胃口吃倒了，見了油膩就惡心，一聞飯館子味兒就嘔吐，可是還不能不應酬，就說這一天，先到王

司令席上，喝了兩口酒，吃了片藕，到古局長家裏，吃了一匙杏仁豆腐，又上張會長那裏去一趟，拚命叫他吃，他吃了個素門丁，倒覺着清淡，本可以多吃，無奈正上來紅燒全鴨，一聞那味兒就再咽不下去，所以連吃了幾局，還是空着肚子來到這裏，非得擾我一頓乾燒餅不可，你聽聽，你們同行的譜兒多麼大。你怎倒跟我告窮呀，白衍芝皺眉道：「你怎記得這清楚，連小花兒都背出來。」狀元道：「我怎麼記不清楚，他來了就是這一套，說過六百多遍了。」白衍芝道：「別聽他，那是吹牛，我們那有許多請客的，你快賞幾個吧。」狀元咤了一聲道：「你說他吹，你也沒少吹，記得你當天攬買賣的時候，臨走對我說，晚上有三次宴會，忙得不得了，二次你來拿錢，我因為沒湊齊，請你晚上來取，你又說晚上是什麼長請你吃飯，飯後打牌，沒有工夫再來，定着着我立時給你，怎這時又窮到這份兒，白衍芝涎着臉兒道：「二姑太太，你別聽我那時的話，那時我是害熱病，教汗驚的說胡話呢，現在這才是真的，你多可憐，給幾個吧。」狀元不理他要錢的碴兒，仍問道：「你們的舌頭都是怎麼長的，我怎沒遇見一個說話有邊的，難道是一個師傅的傳授，白

衍芝道，對了。我們的師傅就是這麼教的，舌頭就是這麼長的，二姑也多包涵吧，您也罵够了，還不……狀元接口道，實告訴你說，我當初也是好人家的女兒，我爹當然也識文斷字，所以我從小就喜歡個文墨人，常是特別優待，那是頭一次遇見一個客，自稱是什麼主筆，身上穿得花子似的，我也沒瞧不起他，那知有一次偷了我隻手表走了，再不見面。第二次又遇見一個，自稱是經理，穿章很闊，氣派也大，住了我五天，倒欠了四個局錢，這還不算，一天他忽然派了個飯館夥計前來，說他和朋友在悅春樓吃飯，忘了帶錢，向我先挪十塊，我給了他，從此也算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了，第三回遇見的，就是方才說的那個吹牛大將。第四個就是你，我這可認識了，從此寧交拉洋車的，再不惹你們這羣軟土匪，再不上你們的當了。你滾吧，自衍芝挨了半天罵，見討賞仍是無望，只得再退一步道，你說了半天，賞錢更該賞了，狀元道，賞，賞你一百個嘴巴，你識時務趕快滾蛋。自衍芝嘆息一聲道，二姑姑，你真就這麼歹毒，沒一點疼兒女的心，狀元道，是絕戶，有你這樣兒女，在一落難時就一屁股坐死了，絕不留你活着現世，給

我招罵，白衍芝叫道，好罵，好罵，你就把我坐死吧，說着就伏身低頭，直向胯下鑽去，要學一輩古人，甘受韓信之辱，以為從後來做三齊王的張本。但這狀元却不比得古時的惡少，一見他使出黑狗鑽檔的招數，倒嚇得立起亂躲。這反而更使白衍芝得隙而攻，猛子頭兒鑽入胯下，身體向下一蹲，兩手拉着她的腿，梗着脖子，頭兒一陣亂搖，那稜角崢嶸的梆兒頭，立刻起了磨擦作用。狀元一陣眉皺眼閉，忍俊不禁，啣舌亂叫，白衍芝仍是盡力搖頭，問道：你可賞不賞，狀元縮着脖子，打着冷戰，發出應該用逗點表明的斷續聲音道：賞，賞，賞，缺德小子，你快起來。白衍芝問賞多少，狀元道：給你五毛，白衍芝不應，仍是搖頭。狀元啣舌的道：賞，賞一塊，白衍芝道：一塊，這一下衝去我十年官運，就頂少得給一巴掌，要不然我甯出腦袋不要了，把我悶死。把你也斃死，狀元無法，只得應道：給，給五塊。白衍芝道：先拿來，狀元抖抖顫顫，好像醉漢騎馬似的，伸手向懷中摸了半天，摸出一張五元票子，擲在地下，白衍芝揀在手裏，才把頭兒從胯下拔出，那狀元哎呦一聲，倒在床上，白衍芝摸了摸頭頂，覺得汗津津的，就

隨手取桌上毛巾拂拭，狀元叫道：「放下，那是洗臉的手巾，隨向灰褲下伸手掏出一塊白布道：「給你這個，白衍芝道：「你多包涵吧，我用這面擦了腦袋，明兒長一頭狗尿苔，那可怎麼辦，狀元又罵不絕聲。白衍芝目的已達，也不還口，竟跑了出去，再給探花送禮，到了紅仙班，探花和她的鴛母一同出見。白衍芝還想再鼓幾文，先念了一篇喜歌兒，才呈上鏡框，那探花接過一看，竟被木框的刺扎痛了手，又染了一手黑油，丟在地下，叫道：「這是什麼鏡子，簡直拿我糟改，那鴛母倒好，反替白衍芝說話道：「那本來是個憑據，不在乎東西好壞，有這們掛在房裏，人家誰知道你是探花了，白衍芝忙頌揚道：「還是掌班的聖明，您說得一點不錯，鴛母笑道：「不錯吧。我明自這個，當初三十年頭裏，天津才有報館。頭一次開花榜，我那時在傢家後紅杏山莊混事，選上個二甲傳臚，還花了三百塊錢，現在探花才只十五塊，看起來年頭兒倒越來越好過了，吃喝穿用，庶物兒全都長錢，從光緒年間，算到現在，足長了二十倍，你們這行，倒落了二十倍。買賣作得真太克己了，白衍芝心想這樣體貼人心，深知行市的好主顧，怎麼沒早遇見，就苦笑道：

沒法兒啊，現在花界裏風氣變了，也趕上年頭窮，都不認頭花錢，我們也只好賠本兒幹，那鴛母道，前兩回你來，趕上我沒在家，她們既不懂局，也不敢作主。若是我在家，早就拚着幾百塊錢，給小仙弄個狀元。難得趕上便宜行市，不作筆大生意真可惜了，可是我還認便宜。小仙到底也揆花了，都是白先生的抬舉，我得謝謝，白衍芝聽她說話，越聽越入耳，心想世上居然有這樣好人，這樣明白人，只由口氣聽去，已不知何等慷慨，我今兒也許要走好運，可以再撈摸些錢，但又念她這樣積世老鴛，營了一生皮肉生涯，身上不知有多少產業，班中不知有多少養女，賬裏不知有多少洋錢，我何不給她來個作小伏低，殷勤趨奉，先聯絡下感情，用長線放大風箏，已結到分際，得到她的信任，再狠狠的咬她一口，只要能得她喜歡，就儘頭認個乾娘也可，想着正要說話，那鴛母的好意先已來了，笑着說道，白先生，屢次勞動你，我們還沒謝了，今兒你別忙走，在我這兒吃飯，千萬不要客氣，小仙你先陪白先生坐着，我去吩咐廚房一聲，白衍芝方要假裝局面，向她謙辭，那鴛母已擺着手走出去了，白衍芝只可跟小仙搭訕着說話，小仙却

不理他，又過一會，那鴉母又笑嘻嘻進來，進下向白衍芝道，白先生，咱們一見如故，我也不拿你當外人，並沒預備什麼，只有四個冷盤，紅燒魚翅，紅燒鹿脯，和幾個小菜，給你下酒，清蒸鯉魚，酥香全鴨，給你下飯，攪底再來個銀魚紫蟹火鍋，這就叫有什麼吃什麼，一點不爲你費事，往後好常來呀；白衍芝聽的舌頭直向外伸，饑涎直向下嚥，暗叫我的天，我的媽，這些好東西，我有兩樣只看見沒吃着過，兩樣只聽說沒看見過，兩樣連聽都沒聽見過，這都是閩老才吃得到的東西，她還說並沒另外預備，有什麼吃什麼，大約她平日就這樣山珍海錯的享受，我今天口福算享上了，真是難得的好運，莫怪從前些日就渾身刺癢，原來那是先兆，她還叫我以後常常來吃，過兩三月還不把我撐得滿身肥肉嗎，白衍芝正在喜歡，那鴉母又說道，前面屋子須要讓客，還是到後西櫃房坐吧，白衍芝見她特示親密，立又想入非非，心想她莫非看上自己，別有用心，固然她已很老了，然而聽人說昔日大興里某某掌班，年近七十還雇着五六個精壯少年，輪流伺候，直至死時，還有人陪伴，此中的人，常有天生異秉，老而益壯，何況她似乎才五六十

歲呢，只要她有洋錢，我絕不嫌老，若是洋錢過千，我就把她當做半老徐娘，若是過萬，她就是花信年華的少婦，若是趁幾萬，而肯供我花用，那我就把她的白頭髮，當作玉雪肌膚，蒼黑肌膚，當作烏雲秀髮，她簡直是鮮花嫩柳般的安琪兒了，白衍芝想着，心中飄飄然，眼中也生了幻覺，直如瞧見面前放着一隻銀櫃，裏面盡是金銀財寶，門雖然上鎖，但那鎖已是酥軟無力，笑嘻嘻的，着瓦孔，等待自己持匙開啟，就作出從命維謹的樣兒，隨着出室，走到後面一道狹隘的小院，把他讓進一間房裏，白衍芝進去一看，見是一間空房，只有板床和一桌一椅，似是毛夥的住所，意中所料的洞房錦帳，寶帳象床，一概沒有，不由詫異，那鴉母已坐在椅上笑道：「你先在這裏落一落兒，我屋裏這就收拾好了，白衍芝聽了方才欣然落坐，那鴉母又道：「上回我聽說你被車子撞傷了腿，現在可完全好了麼，白衍芝這時七竅已迷住六竅，聽她相問，也不想當日撞腿是何情形，竟只當着眼前便宜，恐怕因傷殘被擯，就告奮勇似的說道：「本來就沒撞重，早已好了，鴉母笑道：「那好極了，不過我聽說那天你傷的真重，動轉艱難，怎麼這幾天就好了，別

是還沒真復原吧，俗語說傷筋動骨一百天哪，你把傷處給我看看，白衍芝本來沒傷，她一要看，自然發窘，但白衍芝的心已想邪了，以爲她並非真個驗傷，而是借端挑逗，就笑道，已經好了，看什麼，那鴛母一定要看，又問傷在那裏，白衍芝故意說在大腿根上，捲起褲腿既看不到，那鴛母定要他脫去衣服，白衍芝以爲漸逼漸近，好事將成，就笑嘻嘻的要脫下衣，那鴛母定要他連上衣一併卸去。白衍芝更信是那麼回事了，及到衣服全卸，使猴在板床上，看着那鴛母，只等她兩動作，那鴛母果然立起身向他走來，白衍芝像搶匪進銀行搶錢似的，張臂向着她一撲。那知竟撲了個空，原來那鴛母走近床邊，反向門口走去，把門簾一掀而落，白衍芝向外看時，不由魂飛魄散，只見門外立着六七個豎眉立眼，膀闊腰圓的漢子，爲首一個分外高大，半截塔似的，一臉黑鬍子兒，碎兒，鼻子底下用明目散抹着蝴蝶，一看使知道是個打人不嫌狠，殺人不怕血的傢伙，那一雙大拳，巨如拷七，已自吓人，而且還握着尺半長的棗木斧把。再瞧別人也都拿着同樣兵器，這分明是打窮架的局面，白衍芝知道了當，眼看這頓打到了身上，急忙要抓衣服披

上，不料已被那鴉母搶去拋到門外，又向門外說道，你們看見了，這小子上次訛了錢去，這時又對我脫個赤身露體。你們問問他安着什麼心，那爲首的大漢，就向白衍芝喝道，小子你滾出來，我便宜找到她姪家來了，好小子，爺們今兒教訓教訓你，白衍芝一看這陣式，心裏明白，必是那鴉母因自己上次詐去了錢，心中不忿，所以這次自己到來，她就使穩軍計穩住了。然後叫夾幫手、懲治員已，看來今日寧離逃公道，只可軟工夫告吧，就由床上一溜兒到地下。叫一聲，大爺，實是我瞎了眼。祖、祖奶奶們，饒了我吧，話未說完，猛被那鴉母一伸嘴巴，打得鼻孔冒血，指着他罵道，你這是怎麼說話，誰是祖爺，誰是祖奶奶，白衍芝這才明白把話說連了。葫蘆藤纏了絲瓜蔓，楞給結了親，想必是那鴉母和大漢並非一家人，而且向她叫祖奶奶，眼前祖爺也太多些，所以挨打，就改口道，怨我，怨我，惹起生氣，那鴉母倒也不生氣了，大漢却厲聲叫道，小子，你出來不出來，忍着沒用，白衍芝身體只向板床下退縮，怎敢出去，那大漢叫道，哥兒們揪他，衆人應了一聲，七手八腳，把白衍芝像死狗似的拉入院中，那大漢喝了聲打，衆人

都舉起木棍，向他腿上敲打，白衍芝嘔吐叫着，心中明白非央告所能收效，猛然一轉念頭，就擺手叫道，衆位先住住手兒，我也是你們一派的，說起來準有個淵源，咱們別大水冲龍王廟，那大漢行手問道，小子，你取說跟我們一派，誰認識你，你又是誰的後代，白衍芝久在下等社會，知道這市井英雄們有一種秘密結合，又知道現時內中最出名的有丁大壽王魁昌等人，就想朦混一下，以解眼前之危，就笑道，我是丁大壽的徒弟，你們衆位看着面子，高高玉兒，他這句話方才說完，衆人嘩哈哈大笑，那大漢也笑得直拍大腿，白衍芝，他們都笑，不由心中一鬆，覺得笑有消氣的功用，自己一家，有時把碧璽惹惱，大加斥罵，俱自己拿揖打恭向央求，作腔作態的哄勸，碧璽罵得正兇，忽然無端自笑，一笑就算雲消霧散，再也兇不起來，由此印證，他們必定聽我說是丁大壽徒弟，覺得一家人竟不相識，反而吵打，未免可笑，所以都哈哈大笑，接着便要拋去武器，道歉修好了，白衍芝想得雖好，可惜結果竟不如他所料，那大漢笑了兩聲，忽又沉了臉兒叫道，好，你是丁大壽徒弟，是幾時拜的，白衍芝信口開河，前三年，那景戊辰

情海歸帆 第二十五回

七四

年、秋天八月，初七午時，吃了十二桌酒席，花了我二百多塊，我記得真真兒的，那大漢笑道，你記得真真兒的，怎麼我倒一點不記得，小子你別胡扯了，你可認得丁大壽，告訴你，我就姓丁，小子你拿我虎事，怎麼虎到我自己這兒來了，白衍芝方知他就是丁大壽，這可是賊人把贓物拿到失主家求售，自投羅網，這場打更要加重，想着心中一急，又生了急智，就猛地爬在地下，衝着了大壽喇七地的大叩響頭，叫道，師父師父我今天可投着師父了，我從十年頭裏，就想拜到你老門下，只苦沒人引見，可是我心裏已把你老當作師父，又是老師，又是父親，你今兒總得可憐我的虔誠，把我收作徒弟，頂好認作乾兒，我說乾老兒，兒子給您磕頭了，丁大壽看着他這驟於變態的表演，也覺愕然，但隨即大笑起來了道，好小子，有你的，這套隨機應變，倒真不易，可是你發昏當不了死，告訴你，我們要人兒的，口門硬漢，向不跟細胳膊的人較量，像你這樣不禁一指頭的鬆貨，若是換個別人，就是打我個嘴巴，我都不在乎，還可以給他作揖說好話，若是個凶的惡的，對我撇七嘴，就得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這是要人兒的譜兒，今兒

這院裏掌班的，邀我們來管教你，我們看出你是個萎縮物兒，不值一打，本打算鞭你兩下，一趕一跑就算完了，如今你竟敢冒充是我徒弟，給我臉上抹屎，這可就只得另說說了，方才說過，我們好漢不打膿包，可是遇見膿包混充好漢，我們可不能輕饒，爲着清理門戶，保全臉面，總得給個厲害，小子，我們也不能爲你出什麼新法，只是照着老例辦法，等着吧，白衍芝見他並不理自己稱師父的熱忱，反而說給他臉上抹屎，知道災星仍在頭上盤旋，並未稍退，就仍哀聲央求，丁大壽更不理他，就向鴉母耳邊說了一句：那鴉母吃吃笑着，領他走到一間小房門前，向內一伸手，就提出一把夜壺，丁大壽搖了搖，叫道，這是空的，衆位人有人份，都上點兒捐吧，衆人應了一聲，接過那寶貝，走向牆隅，挨次告便，嘩七泪七，須臾又放回放在地下，報告道，已經九成滿了，丁大壽說了聲謝謝諸位助善，就向白衍芝厲聲喝道，小子，你看，湯上來了，快趕熱兒喝吧，攔涼了可就失了味，白衍芝自見他們拿出那寶貝，已經有些明白要自己受用，及至把那寶貝提到面前，由圓七的口內，噴着熱氣，發着惡味，這件寶貝本是數年古物，久受精華

，就和用過幾十年的宜興茶壺一樣，裏面已掛了厚釉，不須茶葉來泡，只把白水倒入，也能變成醇香的茶汁，何況現在這件寶貝又新加許多佐料，那些壯漢有許多才從親家院裏出來，還沒得工夫去澡堂。於是這寶貝內流更成萬流所匯，衆惡所解。那氣味實在沒法形容，白衍芝知道自己少時便要代替那件寶貝，容納許多流質。不由怕得要命，打着滾兒叫道，爺們饒我，饒我，這可受不得，我跟爺們無冤無仇，爺們看我不好，就打兩下，千萬別這樣，丁大壽笑道，咱們本來無冤無仇，誰教你認我是師傅爸爸呢，我就不得不管教了，小子，少費話，你領了這敬酒吧，設着就連喝灌灌，壯漢們立即過來動手，原來這種工作，也不訓練，四個人按住他的四肢，另一個人用一塊平磚墊在他頸下，然後按住頭額，使其腦部着地。白衍芝使仰面朝天，張着大嘴，連一聲嘆也嘆不出來，再有一人用半截竹箸，撐住他的上下牙關。想閉口也不能夠。丁大壽見佈置已妥，就提起那寶貝，對準白衍芝的尊口，灌將下去，只聞一陣涓七之聲，如川江之歸海，如懸瀑之落山，但只要氣彌漫，把那鼻母塞得掩着鼻子，躲出老遠，白衍芝身受口嚼的滋味，

就更可想而知，丁大壽又分外來得促狹。還不肯教白衍芝利權外溢，每逢灌到平滿，將要向口外流溢，就停住手，等待他完全咽下，再行續灌。若是白衍芝將氣湧住喉嚨，不肯下咽，就用手捏他的鼻子。白衍芝只得用喉嚨呼吸，呼尚無妨，一吸就一擁而入，這樣連灌三四次，白衍芝已是大腹膨亨，無可容納。丁大壽才搖七那寶貝道，還有一半兒呢，論理得全敬了你，不能剩下一點，不過這是寫意的事兒，是怎樣就得了，別教你一下就吃倒了胃口，下次倒不想吃，說着向衆人揮手道，得了，咱們是君子不爲己甚，殺人不過頭點地，饒了他吧，衆人聞言一齊鬆手，白衍芝已是昏迷了，一面作嘔，一面後跌翻的臭蟲似的，搖搖蠕動了半天，方才翻身向下，據地嘔吐，雖然吐出不少，但腹中所有尚有多半，隱匿不出，要和他終古相依了，白衍芝嘔了半天，才說出話來，喘着叫道，可要了我的命，你們真狠，丁大壽喝道，你還說我狠，好，我既落個狠，這裏還有半壺，也敬了你吧，白衍芝連忙叫道，爺，爺，祖爺，你不狠，你是疼兒女的心腸，我說錯了，你別過意，衆人聽了大笑，那鴉母早已出完了氣，就向丁大壽道，得了，快

教他滾吧，丁大壽踢着白衍芝連喝滾七，白衍芝搖搖立起道，我走，我走，可給我衣服呀，丁大壽就把衣服給他，白衍芝的衣服，本在院隅拋着。就有一人拾起，向他丟過來，很當拾起時，竟暗中伸手向袋中一探。恰把白衍芝在狀元家中用黑狗鑽襠絕技掙得的五元錢，給順手絡去，白衍芝這時已暈頭轉向，那還顧得檢查衣袋，接着衣服穿上，也不及扣上紐子，掩着大襟，就向前樓走去，那鴉母罵道，你個臊東西，還敢走我的大門，快滾回來，白衍芝委委屈屈的道，我從那裏走呢，那鴉母指着院隅地下道，從那狗洞鑽出去。白衍芝瞧那墻下並非狗洞，只是流水的溝眼兒，就叫道，您老這不是擠羅人，小溝眼怎麼出得去，鴉母道，你自己打主意吧，我要你進門容易出門難，要不然，怕你走順了腿。白衍芝倒也機靈，撲地跪下道，你饒我吧，下次我死也不敢來了。這一回就够我受的，下次再來，你把皮剝成肉餡，和上白菜包角子吃，那鴉母道，呸，好惡心，吃你這一包尿泥的東西，連狗都嫌臊氣，白衍芝又央求半天，那鴉母才開了後院小門，由丁大壽執行餞別禮式，等白衍芝走到門口，從後面飛起一脚，把白衍芝踢得懸空而

起、直撞到巷中對面的牆上，白衍芝撞得頭上生疱、跌倒地下，只聞後面一陣嘩笑，立
卽把門關了，白衍芝掙扎半天，方才立起，回頭見後門已關，才使出英雄氣概，望着門
切齒頓足，在喉嚨中喃喃咒罵，大有滅此朝食，不共戴天之勢，但在心裏作活，不敢發
出聲音，發恨半晌，才循着小巷走出，到了街上，猛覺遍身酸疼，又加想起方才受用的
美味，不由心中又翻騰起來，哇的吐出一股臊水，隨又乾嘔不已，只得扶牆小作喘息，
那知旁邊來了個熟人，看了他的情形，就近問道，白先生，你怎麼了，喝醉酒麼，白
衍芝回頭看見這人，就喘着說道，可不是，喝得太多了，那人道，白先生，在那兒
喝的，這樣大醉，白衍芝道，別提了，好些位朋友公議我，有本地的富司令，王處長，
北京來的丁總長，那兒我的老姻伯，馮省長，也是我父親作南海島提學使時候收的門生
，這都是天天見面的，還有在當初作過尙書的我那老表兄孫二爺，大書家石大魁，另外
又請了梅蘭芳陪坐，他們大家每人灌我三杯，我已不行了，恐怕醉了出醜，決意不再
喝了，那知我那位總統老年伯來了，一定要跟衍芝對三杯，我怎好不陪，以後銀行總裁

文六爺，又使促狹，他對梅蘭芳努嘴擠眼。蘭芳就斟三大杯酒，用噴香的小手絹兒托着，遞到我嘴邊，一定要白二爺喝，我也故意拿糖，故意不喝。後來說合着，叫蘭芳唱一段兒，我就喝一杯，把什麼老元兒二片兒都叫了來。給他隨着，先唱了一段武家坡，一段二進宮，一段宇宙瘋，我喝了三杯。他們還勸，我一定要蘭芳再來段別姬的巡營。蘭芳說好戲賣大價，要我喝五杯才唱。我就喝了，可是耳朵裏立刻起了鑼鼓，醉得聽不見他唱的什麼。他們說我醉了，都要用汽車送我。我只怕坐了官司的，得罪王省長，坐了丁總長的，又對不住文總裁，全辭謝了，自己溜出來。那知蘭芳還是真跟我不錯，暗地跟着出門，定要用他的汽車送我。我一看他那輛新買的寶塔克牌大車，足值一萬多，一開車門往外冒香氣，我怕給人家家吐懾了，不肯上去，就一溜歪斜的走了，還聽蘭芳在後面挑大指誇我，連說真是大名士，大名士。我怕他再拉住我，沒敢回頭，一直跑走，到了這裏竟再忍不住，嘔吐起來。我後悔不如跟他們去了，這時到了誰家，也早有人伺候，睡在大銅床上，吃些冰藕雪梨解酒了，那人聽了笑道，白先生，你是真醉了，怎麼

單在溺尿窩裏站着，白衍芝看了看，才知道自己所吐的尿水，汪在地下，竟被他認作水窩，不由又想被灌時的滋味，哇七的吐起來，那人掩着鼻子笑道，白先生，你喝的什麼酒，值得醉到這樣，白衍芝吐着道，咳，別提了，黃白兩撥，外加白蘭地威士忌，這一攪和，可真厲害。那人瞧着地下道，白先生，你怎麼只喝酒，一點菜沒吃，瞧你吐的都是黃水。難道那些聞人請客，不預備菜麼，白衍芝瞪着眼道，你糊塗，你吃過好東西沒有，那人道我那比得你白先生常吃好東西，本來你是外行，人家請我，能預備平常東西，告訴你長見識，我們喝酒，不用平常菜，桌上只四個一尺四的大盃，一盃魚翅，一盃燕菜，一碗熊掌，一碗……還有一碗……白衍芝本想湊上四樣名貴的菜，好把牛腿吹圓，但只說了三個，別一個竟想不起來，半天才由自己方才所飲的尿，想到夜壺，由夜壺想到夜壺口中的來賓，不由心是靈機，接着道，還有一碗牛卵，這四樣東西，都是特別容易消化，入口就變成泥，進肚就化成水，要不怎麼值錢呢，你看我吐的是水，那知這水裏有魚翅燕窩熊掌牛卵變成的精華，這一汪水足值幾十塊大洋，滲進這地下，趕

過年開春，準得生奇花異草，你信不信，那人大笑道，生不了奇花異草，還生不了狗屎苔麼，白先生，我走了等明年開春，咱們再在這裏見，白衍芝方要罵他，那人已走遠了，這才隱約想起，這個人和自己舊有過節兒，他深知自己底細，方才不該和他吹牛，自取其辱，在二年前，這人在一家布舖做事，時常遇見，總是很客氣的招呼，自己見他頗爲相重，就打算仗着情面，騙他一次，再見他就更加倍親熱，有一次還請他來頓小館兒，聯絡好了感情，再過幾天，我就到他的布舖裏，購買衣料，挑了兩件袍面，一件馬褂料，都剪好了，包好了，自己拿起來，裝作伸手向袋裏掏錢，隨即咳嗽一聲，說錢夾忘在家裏了，要他派人跟着去取，他當然得先讓一聲，說何必這樣，您拿去吧，改日再給帶來好了，自己得了他這句話，跟着就說那樣也好，我明天送來，說完就走出來，繞個彎兒，進當舖把衣料換了錢，自去買藥，從此就躲着他舖子那條街走，好在從自己家到每日必去的三不管，有三條路可走，塞住一條，還有兩條呢，那知一月以後，我在另一條路上的銀樓裏，騙了一付小包金首飾，掌櫃追的很緊，再不敢從那街上走過，於是只

剩一條路了，可恨老天絕人之路，偏又在最後剩的一條路上，出了事情，那路上有一家小財主，家裏死了人，我想賺吃幾頓酒席，就去幫忙，不料這主家還真托我辦事，我去給看定一口棺材，主家把棺價交我轉給材廠，我本不想吞沒，但看看那好幾百塊雪白的洋錢，有些捨不得出手，只好在身上先在兩天吧，那知材廠太不厚道，見棺價沒送到，就去找主家，主家更不厚道，聽了材廠的話，就派人各處捉我，我見主家太不顧面子，把朋友當作騙子，好，騙子就騙子，爽性躲起來，把錢乾沒了，好在那主家並不知我的住址，無法訪拿，但是這條道路又堵塞，自己的去路完全在三不管，除了意外的特別外快，經常收入必須向三不管遊戲場花柳巷中想辦法。若有一日不去，便要一日挨餓，雖然三條路都已塞住，但總得冒險通過，固然在那一條路上被人捉住，也够挖泥，無奈勢迫事急，只好三害相權取其輕，大着胆子，重向第一條有布舖的街上通過，却恐怕被布舖中人看見，就百出智計遮掩行蹤，第一天走到布舖左近，先藏入一條胡同裏等候，見有一羣工人走過，就藏入一羣溜過去，第二天等了半天，沒有成羣的行人，却有一輛載

貨大車走過，就掩在大車旁邊，藉着那車上的貨作一道影壁，也平安過去了，至於回來，他要等到夜靜更深，店肆上門之後，倒可以搖搖擺擺的走，不用擔驚受怕，到了第三天，恰值下着小雨，行人甚少，我等了半天，不見行人，論理若能有雨衣雨帽，遮住臉面，也不會被人看見，無奈身上只穿着單衫，被雨都淋濕了，無法再忍，只好冒一回險，一手遮在頭上，假作擋雨，其實是遮住了臉，一手提着衣襟，從布舖門前跑了過去，焉知老天爺誠心跟我玩笑，恰恰跑到布舖門口，脚下踏着一塊瓜皮，跌了個大馬爬，心中又慌又急，拚命掙扎起來，還沒站穩，胳膊就被人拉住了，原來布舖這個小子，正在門口向外看街，瞧見我跌倒，自然出來抓住，第一句先問我跑什麼，我鬧得大紅臉，想耍粒皮子，却說不出話，那小子把我拉到舖中，立逼那三件衣料錢，自己只好瞎說一氣，說在拿走衣料那一天，恰巧接到北京電報，說我那孀丈母娘病重，要我去見個沾面，我因為孀丈母娘素日待我情重，只好攔下本地多少連手的事，趕到北京，本想見個面兒就回來，那知道了她家，那孀丈母娘拉住了我，死也不放，我只好等她死了再說，不料

她看見我去了，心裏一高興，竟然又見些好，這樣不死不活的直過了個多月，她才嚙了這口氣，臨死還背着人給我許多值錢首飾，我看着她生前情義，只可瞧着入了殮出完殮才回來，昨天才到的家，我就先到金店把媽給的首飾變錢，金店看了，給估價一萬四，我嫌少不賣，還是經朋友的手，賣給鹽商黃家，說好一萬六千五百六十塊錢，今天到他家去取款，要不然我怎走得這般慌速呢，不瞞你說，我也正用錢哪，等我取來那筆錢，立刻就來還你，這三件衣料，通共才值幾文，你們值得這樣，別惹我笑了，相好的閃個面兒，現在才兩點半，我立刻到黃家去，路上走一刻鐘，在他家耽擱半點鐘，回來坐洋車到這裏，最多五六分鐘，相好的，你拿着表等我，看着知針到了三點，長針指在三點二十分和二十一二分中間，我就回來，還完了賬，今天我還沒有事，晚上咱吃聚和成，上回我吃的葱燒海參，味道太好了，請你也嚐嚐，吃完了咱們是大興里韻芳班來個茶圍，相好的，等着吧，一會兒見，我說了這套氣賊水服的話，就要向外走，不料那小子屬窮打牌的行事，不吃嘴兒，竟又拉着我說，交情說交情，買賣說買賣，你就是少時給我

盤兩庫銀子來，現在也得還了賬再走，我那時也只縐着臉問他怎這樣不開眼，不懂面兒，我少時就拿了一萬多，還會跑了你們這幾十元錢，那小子說，你有一千萬，是你自己的，我們作生意，將本圖利，本來不開眼，就是個討飯的，照顧一尺布，給了現錢，也是頭等好主顧，任是多大財主，買了我們整個舖子的貨，不給錢也要當作騙子看，你拿了我們的貨，這一幌多少日子了，遇見你，你就說才從北京回來，若遇不見，你就永遠回不來了，告訴你，我不聽這一套，你就趕快給錢，差一個大子，你也別想走，你若嫌我作事霸道，就去喊巡警來，咱們找地方去說，當時自己聽這小子的話，知道他吃了秤砣，鐵了心了，一切閃轉騰挪的法兒，全用不上，只可跟他玩回出手兒的吧，就說我一萬幾千塊，存在黃家，轉眼就取到手，你們等了一個多月，怎還不能再等幾十分鐘，這明是不信我，好，我也不嘔氣，咱們這是頭一回交易，也是末一回交易，我把錢還清，從此永遠不照顧你，這次我本打算照顧一筆大的，你們自己關門，有什麼法兒，現在你派個人讓我去取吧，那小子想了想，就點頭答應，派了個夥計跟着出門，我走在路上

，只想把夥計閃開，自己逃走，無奈這夥計是個死心眼的山東兒，簡直像膏藥一樣貼住了我，我進官廁所去，請他在外面等一等兒，他說也要出恭，定跟我同出同入，我尋個穿堂門的宅子，告訴他要進去尋人脫句話，請他在門外稍候。他說他和主人相識，可以隨着一同進去，那我還進去作麼，只可賭氣又往前走，走到一處三叉路口，我知道非跑不可，就給那夥計個冷不防，把他推倒，自己穿進岔道，飛跑逃命，那知跑出沒有幾步，迎面過來一人，和我撞在一處，却滾到地下，那夥計也趕到把我抓住，再瞧那撞我的人，也是個熟臉兒，原來我從布舖跟夥計出來以後，那小子又派了兩個年青同事，在路上斷地跟着。一前一後的保護我。我向前一跑，那個在前面的人，就故意把我撞倒，接着後面那個也追了上來，三個人圍住我亂罵，又要喊巡警歸官，我知道這回銅盆遇着鐵刷子，曹操遇着諸葛亮，恐怕逃不開了，而且拖延也沒有用此，去把他們領到黃家，定要查出我實無存款，不但他們不饒，黃家也要根究，那就更糟了，只可陪笑說好話，求他們帶我仍回布舖，這幾個同事也明白我沒處取錢，只好又押解回去，到了布舖，我進

門就跪下了對那小子先叫了幾聲爺爺伯伯才實說自己並沒有錢還賬，求他允許緩期陸續清償，那小子把我臭罵一頓，又盤問我把衣料弄到那裏去了。我只得實說已經送進當舖，那小子問我要當票，無奈我把當票也全賣了，那小子大怒，又要喊巡警打官司，我磕頭哀告，方才攔住，可恨圍了許多看熱鬧的，意沒有人勸解，到底那小子把我的衣服完全剝去，連脚下八成新的一雙鞋，也給留下，只剩了一件褲子，像打杠子戲裏的丑角似的給推了出來，我身上沒有衣服，只可回家，那知那小子差派人跟着，認準我的門兒，從此以後，每天早晨就有布舖的人捶門討賬，自己一出門，就有夥計存後跟着只要看見自己弄了錢，就給硬奪了去，直被弄得收入毫無，苦不堪言，幾次想跟他們吵打，或者逕去歸官，告他們既剝了我的衣服，還來搶錢，但苦於自己沒胆氣見官，只可忍耐，有一天我已經兩頓沒吃飯，好容易存三不管戲棚裏，騙了鄉下人兩塊錢，又被夥計搶去，我實忍不住，就上布舖跟那小子講理，那小子說剝下的衣服，仍給存着，那不過作個押包，絕不能抵債，你幾時還完了，就把衣服收回，我問既留下押包，爲何又每日派人跟

着搶我的錢，那小子說，不是搶錢，只是收到利息，你拿走三件衣料，足值百八十元，論理借錢也至多月利二分半，無奈你愚騙不是借，我們懲治騙子，本該送官究治，你哀求不叫送官，答應還賬，却又不還。我只好把利息定大些，好叫你惦記着快還賬，因為你也是窮光蛋，我不好意思過於逼你，才特別從寬，派人跟着你收利息，有多少收多少，沒有就不收，這還不算道麼，你若說我欺負你，覺得不服，就來場官司，咱們手拉手上法院，我氣鼓鼓瞪着眼，無計奈何，既不敢打官司，只可屈服給他，那小子實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見敵手，沒法不認栽了，他這樣天天收利息，收到我死，原欠仍然還在，不如央求他止利歸本。我拚着倒竈，分期清償也罷，當時苦苦哀求，說了半天，那小子才允許把衣料作價一百元，從即日起，每天拔還一元，一百天還清，中間若有一日脫空，就加倍處罰，又教立了字據，按上腳摸手摸，像強盜晝供似的，把柄就交給他了，才放我回去，從此以後，每天仍派夥計跟着，向我收够一塊錢就走開了，明天再來，我每天必得先奔出一塊錢給他，多了才是自己的，有時從早晨到晚上，還沒湊上，那夥計

就一直釘着我不放，他的兩餐，都上飯館去吃，教我在旁邊看着，他一頓常飯吃一塊八角，我瞧着納悶，那小子單用一個人跟着我，工錢吃飯，一天兩塊也不够，却只用來收我的一塊錢，這未免太不合算，以後這才明白。那小是誠心囉唆我，拚着倒幾百塊的靈，也要把賬收回，教我知道厲害，這也沒有法兒，我算老虎遇見武松，只好認命，好容易熬够一百天，把賬還完，我一天也沒有脫空，他們也不容我脫空，還完了那小子才把我的衣服還我，也不知給放在什麼地方，都給霉污了，穿兩天就完全破爛，我恨得牙癢，却又沒奈何他，只好暗地打算報仇，等到夏天，我就尋兩隻空小菜筭兒，裏面倒上些蠶汁，又捉了些蝗蟲放進去，把口封好。假托個人名，給那小子送去，料着他必然打開來吃，一揭封紙，裏面蝗蟲就飛出來，把蠶汁洒個滿世界，人也要變成屎蛋，起碼得三天不能開張。那知送去之後，他們並沒立時揭開，隨手丟在旁邊。過幾日那筭裏臭味透出來，就給扔到河裏，白費我一回事，以後也就漸漸忘記，不想他了，那知今日在受氣之後，竟遇見那小子，一時沒想起他是誰，竟信口吹了一套，倒惹他奚落幾句，真是禍

不行，小子們等着，我有朝時運一轉，把布舖小子和丁大壽，都要千刀萬割，紅仙班的老鴿騎木驢遊四門，白衍芝懊喪半響，肚中的東西也嘔得差不多，方才慢慢走回家去，到家見了碧璉，又是這一種說法，自言在外面感了時症，倒在床上，便裝起病來，碧璉在他進門時，聞得一陣臭氣，便已疑心，因為白衍芝被灌時，掙扎之間自然免不了潑在身上，所以穢氣難聞，又加他要水漱口，碧璉心想這是怎麼回事，好像落在屎坑裏，却又衣服不濕，說害病，又沒病容，要水也不喝，漱了漱又吐出來，這未免太奇怪了，但碧璉對這個還不注重，因為這日把錢全花完了，正等白衍芝回來要錢，這時先不問白衍芝害了什麼病，遇了什麼事，就先問他可弄了錢來，白衍芝記起在狀元那裏，用黑狗鑽搗弄的五元錢，就道，在我的衣袋裏，你自己拿吧，碧璉伸手摸了半天，也沒摸着，白衍芝自己摸索，也不見踪影，不由大吃一驚，自思五元錢明明放在袋裏，只在紅仙班被剝了一回，莫非被他們偷去，現在碧璉要錢甚緊，這可如何是好，想着不由着急，又解開外衣向裏面尋找，碧璉一眼瞧見他內衣全都散着，未繫鈕扣，而且褲帶也沒有

了。不由想到邪處，以爲白衍芝在外面作了什麼不好的事，被人追，拿所以不及整衣而逃，就大怒揪住他喝問在外面作了什麼不好的事。白衍芝本怕碧璉，被她一問驚得變顏變色，以爲她看出破綻，一時沒法回答，碧璉更疑，釘住他追問五元錢，說有又沒有了。在外面給了說誰，白衍芝正在頭暈腦，連命還沒顧得過來，又被碧璉這一揉搓吵鬧，直覺不能支持，心慌意亂，口中更越說越是沒準兒，碧璉更爲疑心，就用自己腦中的妄想，組織一段故事，硬說白衍芝必是外面相與了混賬女人，今天不知從那裏弄得五塊錢，就到女人那裏去，把錢送給她。正在不作好事，忽然那女人的丈夫帶人捉姦，白衍芝不及穿好衣服，便拚命逃走，要不然，就是被人捉住，給鎖在尿桶旁邊，弄了一身臊氣，後來獻出錢來贖罪，方被釋放，這着白衍芝實說，其實碧璉不能斷定如此，只是先用重大案情，硬拍他一下，令其招供。就好比官人捉住了賊，明知他只犯竊盜之罪，但因不肯招供，就使制詐術，硬把別一件明火執仗戕事主的重案。栽在他頭上，那賊尋思明火執仗處死刑，黑夜竊盜，止於數月監禁，若老實認了偷竊，就可反証未曾明火

於是就實供了，碧璉的家庭法律，却是另有專條，白衍芝若是明火執仗，搶得錢來，不但無罪，而且要記大功，但若搶不來錢，反是罪過，而最大的罪過，是另去結識女人，而尤其罪大惡極，逢赦不赦的，却是用金錢供給別的女人，碧璉把這大罪拍在白衍芝身上，白衍芝心裏得重如邱山，担受不住，急欲辯白，無奈心中難過的很，不能運用巧思，編造謊話，碧璉又上緊逼問，聲色俱厲，白衍芝驚慌無計，只可把實情說了出來，還希碧璉開聽自己在外受了委曲，加以憐憫，那知碧璉聽完，忽然揪着白衍芝耳朵，把他提起，向外就拉，白衍芝天旋地轉，啣舌的學着鹿鳴，亂叫你作什麼，碧璉把他揪到院裏，方才放手，白衍芝跌在地下，還問怎麼，碧璉指着他罵道，我把你這沒羞沒臊的鬆種，在外面吃了這麼大虧，還敢回家，回家還敢對我說，我屋裏不要這樣屎泥屎蛋，在說你不知我正在用錢，就敢空手回來，錢被別人拿去，你就這麼老實，不拚命要回來，白衍芝道，我這不是回家才知道，在外面被他們剝衣服，後來又還我，我一時慌疎，沒向口袋裏摸，那知道已經丟了，碧璉道，現在你總知道了，好個沒出息的鬆小子，真給

現眼，你趁早滾出去，還上紅仙班把五塊錢要回來，少一個就死在那裏，不要回來，還有你被人灌屎灌尿，我倒不管，本來你肚裏就有那種東西，加點作料也好。只教你不要挨我的邊兒，等十天半月，把肚裏存貨消化淨了，再上我的炕，可是你這身衣服，臊臭難聞，既是紅仙班給弄髒的，你就去訛她賠一身，記住了，五塊洋錢，一身新衣服，差一點也不成，你滾出去，若不是手拿洋錢，身穿新衣，就別進我的門，說着連踢帶打，趕他快走，白衍芝原是半死不活的回來，本想在家將息，却不料碧璉竟不許他稍留，強向外趕，白衍芝實已掙扎不住，只得軟在地下，苦苦哀告，碧璉却是對白衍芝毫無情義，便知道出門必死，也不會加以憐恤，收回成命，咬住牙定要他走，白衍芝先央求稍緩一天，明早再去，又減為晚上前去，最後減到一點鐘的休息，碧璉還說我嫌你臭，白衍芝又央求上李嫂兒房中躺一會兒，碧璉聽了，竟抄起根棍子，向他身上亂打，白衍芝知道不能再行乞恩，連滾帶爬，一直跑到門外，碧璉指着他道，你快滾，若不依我的話辦，死在外面也別回來，說着就關上街門，自己進去，白衍芝噙牙裂嘴，在地下坐了半天。

，自料叫門也是白吃沒味，只可掙扎着走出去。可憐他每天弄錢都是臨時撞運氣，毫無把握，如今要他立時去弄回衣服和錢，無論他不敢再到紅仙班，即使敢去，也沒希望原璧歸趙，枉自討一頓打，但若上別家張羅，他既無親無友，又少通融之處，至於他怎樣沒法，却要再表，回頭再說碧蓮，今天所以對白衍芝這樣嚴厲，固然向來虐待慣了，但也因為手中實已分文皆無。她一個妓女出身的人，又怎懂得節儉度日、酌量用錢，每逢白衍芝弄來了錢，她就解恨似的，直要一揮而盡，花完了再向白衍芝詛索，所以永遠沒有隔宿之糧，沒有溫熱的錢。若能夠頭天吃饱，次日還剩頓早飯，那就算很富裕了。碧蓮今日早飯時，看見鄰家過生日吃魚肉，犯了癡蟲，就想白衍芝回來，要錢大吃一頓，又加到了午後，她的紙烟吸罄，敢情紙煙也會犯癡心裏焦燥，兩手沒處抓撓。難過之際，就怨恨白衍芝不早回來。坐在房中喃喃咒罵。什麼電車軋死，汽車撞死，一脚踏死，正在罵着，忽然白衍芝回來。竟自沒錢帶回，又問出丟人的事，碧蓮怎不惱怒，不管白衍芝死活，把他赶走，自己回到房中，重接第二本的罵，由下午罵至黃昏，由黃昏罵至

一夜晚，白衍芝還不回來，碧璉腹中空虛，更因飢火引起怒火，恨不得把白衍芝撕成碎條，但白衍芝是不在面前，恨了半天，反而生出後悔，悔的不該對白衍芝那樣嚴厲，嚇得他不敢回來，自己竟挨了餓，當時若稍稍爲從寬，教他弄點錢使可回來，現在自己早舒舒服服了，碧璉無法可施，只得先檢查衣袋，剩了幾個銅錢，就賭氣丟在一邊，又去尋了兩件自己穿不着的衣服，才要包上，想了想不上算，就重新搜尋白衍芝的衣服，無奈白衍芝並沒有衣服，現有的全在身上，只有兩三件破爛的單衣，也早就應該歸入垃圾堆了，碧璉知道變不出錢，又瞧瞧炕上，猛然一咬牙，就把炕上僅有的兩幅被子，取一幅包上，自己挾着出去，倒帶上門，就向街上走去，不料一出門，就遇上個鄰居，是個五十多歲的王老頭兒，爲人最沒出息，他有四個兒子，娶了四房媳婦，沒有一個被他饒過，因此鬧了很多笑話，把老伴兒生生氣死，據說所遺之缺，就同第四兒媳兼差，所以人們送他個灰王的綽號，灰王二字，即是爬灰大王的簡稱，他又最好瞧着過路婦女，若逢美貌的，就跟着看上看下，因而又得了個二五臉的別名，言其對於婦女，起碼向臉上

看五眼，胸部看五眼，臀部看五眼，脚下看五眼，別一局部再看五眼，成爲二十五眼，這王老頭兒，因和碧璉鄰近，出入眼常相遇，早已看上了她，碧璉見這老頭兒醜態百出，也故意拿他開心，搔首弄姿，傳眉送眼，王老頭兒迷迷糊糊，常思進步，却因聽說白衍芝是個無賴，又趕上一次碧璉因買東西和小販吵打，王老頭兒看到他的兇悍情形，不由嚇住了，但是心中眷戀，終是拋捨不了，就常在門口站立，每逢碧璉出入，就借題找話，不是今天兒天好，今兒天涼，就是大嫂吃過了，大嫂回來了，碧璉雖然使答不理，却總給他一笑，王老頭兒更是魂顛夢倒，但終有些畏怯，不敢正式進攻，這日正從外面回來，在巷口黑影裏，瞧見碧璉挾着包裹出門，王老頭兒深通世故，自碧璉夫婦時常窮爭餓吵，和不斷有債主堵門叫罵，早知她境遇貧窘，這包裹着包裹在牆上遮七掩七的出門，便明白她此去目的，心中一動，就隨在後面，碧璉並不知道，直向前走，到街上轉個彎兒，便有一家當舖，碧璉走了進去，把包裹遞在高櫃之上，裏面兩老西兒看見，才慢慢的把煙袋從嘴裏拔出來，磁的一聲帶出許多唾沫，立時看着碧璉，看看包裹，才打

開了，一看是幅被子，就仍舊包上，向外一推，拿腔作韻的道，被臥不要，碧璉吃驚問道，怎麼不要，說着看旁邊有個男子來當兩件棉衣，正和另一個老西兒爭持當價，就又道，你們要衣服，怎麼不要被子，難道這不是棉花和布作的，那老西兒道，這是新定的規矩，被臥太大，沒地方擱，不要，碧璉聽了，想起似乎曾聽人說過這樣的話，倘若真的不收，自己今夜便將挨餓。這可得用奇兵制勝了，就笑了笑，怎麼你嫌大，大點兒怕什麼，敢情老西兒也懂得這句話有含義的，望着碧璉道，什麼嫌大，哼，別玩笑。碧璉見他說話帶着笑容，就又對他溜個媚眼，低聲道，掌櫃的，給收下吧，你正用得着，老西兒方一瞪眼，隨又笑道，你自己用，我用不着，碧璉道，實在我沒別的東西了，這被子是我貼身蓋的，收下沒地方擱，就借給你蓋，這大冷天兒加床香噴噴熱火火的被，壓在身上，多麼美呀，這幾句話說得老西兒神魂飄蕩，筋酥肉麻，心中已然活潑，想要破例收下了，也是碧璉運氣不好，恰巧掌櫃在他身後坐着，老西兒就胆怯了，向碧璉說道，你別磨煩，說不要一定不能要，你上別家去問問，也許有人收，碧璉只得還央告道

，得了，你開回面兒，那裏不交朋友，我今兒實在擠住了。你只當給我存一存，明後天我進來贖。若是不來，你上我家去找，我住在南市青雲樓後身，門牌一號，院裏三間北房。你去連敲三下門，咳嗽一聲，我就給你開門好不好，說着又不住流目送盼，暗使眼色。老西兒本願和她調逗，無奈恐怕掌櫃聽見，要關係飯碗問題，只得強狠心腸，擺了擺手，就縮到櫃檯後面，瞥然滅跡，碧蓮向來對人辦交涉，仗着潑辣媚惑，無不勝利，今兒白費了許多言語，無數作工，仍失敗在老西手下，不由大怒，指着高臺大罵起來，好在凡是老西兒的當舖，櫃臺內都掛着一副對聯，當作座右銘，聯文是性剛強皆因經驗少，言和順曾受折磨多，這兩句湊到功深的妙聯，有人說是五朝元老馮道所撰，有人說是唾面自乾的婁師德所製，也有人說是前朝某師相所創，不管是誰也罷，但流傳下來，竟給當舖作擋罵牌，凡是典當的人，多屬窮急，禁不住老西兒的剝削，一陣怒火上沖，便難免打出手，罵出口，老西兒因早有防備，並不懼怕，人家打來，有一人多高的木櫃攔着，錯非會飛簷走壁的人才能跳過，人家罵時，就看看那副對聯，也就心平氣和，不

以爲意了，碧璉罵了半天，也沒答理，自己漸漸減了勁兒，只好邊罵邊退，一出當舖的門，立刻壯氣全銷，嗒然若喪，想到弄不出錢，今晚將要挨餓，不由委屈得要哭出來，那知方走下台階，忽聽對面有人叫大嫂，碧璉抬頭看是王老頭兒，立刻面紅過耳，她雖向來不懂羞恥，但女子都有虛榮勢利心理，無論如何兇悍，如何無恥，打折她娘的腿，謀害丈夫的，或是偷了八個和尚，打過十回花案，都可以認爲榮耀，在人前自誇自語，但若身上穿的衣服比別人破舊，或是帶的首飾，被人家看破膺鼎，就要羞得無地自容，碧璉向無羞恥，但對這種事恥心更重，見老頭兒看破自己行藏，羞憤之下，也不理他，直向前走，王老頭兒跟在旁邊，搶過那包裹，替她拿着，口中說道，我替大嫂拿着，大嫂，這裏面是什麼，碧璉沒奈何說道，你別答話，王老頭兒接口道，什麼話，老街舊鄰，誰家也有一時不便，白大哥今天還沒回來，真是荒唐，把大嫂一個人丟在家裏，已經够受，怎還不多留點兒錢，真是，咳咳，大嫂你也太耿直了，有個手長手短，賞個話兒給我，用幾塊有什麼說的，碧璉一聽，心想這老頭兒跟着步上來了，我現在正需要用錢

何不趁勢弄他幾個，就笑着道，謝謝你，可是我又怎好意思，今兒也是趕上了，我們先生到這會兒沒回來，又沒留下錢，我只好出來當點兒，好回去賣飯吃，王老頭兒道，哦，大嫂原來還沒吃飯。今天我來請客，咱們上街過街上三慶館吃一頓，碧璉道，我不去，你已吃過飯了，何必又陪着我，王老頭兒忙說我還沒吃，還沒吃，大嫂別客氣總得寬臉，碧璉道，那麼你就隨便買點吃的，上我家去，沏壺熱茶，舒舒服服的，坐在炕頭上一吃，那够多麼好，王老頭聽着心動，但又胆怯，遲疑說道，上你家裏，怕不方便吧，白大哥沒在家，怎好……碧璉道，就爲他不在家，才請你作伴，王老頭兒魂更飛了，只覺遍體蟲爬似的，直接到心裏，顫聲說道，白大哥一會兒回來，瞧着不好意思，碧璉心中正恨白衍芝，就咬牙說道，那個該死的，回不來了，他在外面鬧了事，捉進警局，還不定多早晚才可以回來，王老頭兒道，真的嗎，碧璉道，我何苦賺你，王老頭兒，也是迷住心竅，竟信以爲真，就答應道，那麼我去陪大嫂解解悶兒，咱們在街上買點東西帶回，碧璉口說隨便買一點兒好了，但每經過一家售食物的舖子，就進去挑愛吃的買上

許多，王老頭兒只得照數付錢，走了七八處；兩個人四隻手，都提滿了，碧璉才不再買，回到家中，把王老頭兒讓到房中，先叫李嫂兒給沏上茶，又把買來的酒溫上一壺，各樣食物都擺在炕桌上，二人相對盤膝而坐，碧璉作出主人的樣兒，讓王老頭兒吃酒吃菜，王老頭兒初尚志忑不寧。及至三杯下肚，被酒氣漲起色胆，就肆無忌憚，喜笑謔浪起來，碧璉也對他應酬，王老頭兒漸漸由對面移到打橫，又漸漸移到碧璉旁邊，動手動腳，碧璉柔若無骨，儘人調戲，只管吃吃的笑，王老頭兒被她撩得興不可遏，漸漸房中空氣緊張，情景不堪描畫，正在不好開交，忽聽外面門響，王老頭兒這時已經耳聾目昏，並沒聽見，碧璉却心中明白，知道白衍芝回來了，她在進門時，就把門兒虛掩，並未關鎖，爲着給白衍芝留入門之路，此際聽他回來，就驚慌失色，猛把王老頭兒推開，王老頭兒在昏迷狀態中，還不解其故，才問出句你這是……已見碧璉面色慘白，手足無措，在炕上亂爬，似乎不知鑽進那裏是好，口中叫道怎麼好，他回來了，叫着聲音抖顫，好像嚇破了胆，王老頭兒猛悟她所謂的他，是指着白衍芝，被她的驚慌情形，加深了恐懼

，因爲他正在慾燄熾烈之際，突遭驚恐，就好似害病發汗的人，被潑了遍身冷水，不由抖戰起來，想要整理衣服，無奈兩手都已抖得不聽使令，才把下衣拉住，又落下去，隨聞聽後面一聲高喝，你們作的好事，王老頭兒哽了一聲，立刻上下牙關相對着起了有節奏的震動，碧璽更在炕上滿世界撞頭，大有羶羊觸藩，野猪攻門之勢，原來白衍芝自趕出門後，強支喘息，在街上人家門洞外坐了一會，精神稍爲恢復，就又奔到他生財之地，轉了很大工夫，因爲天已向晚，人跡漸稀，竟遇不着機緣，到了黃昏天後，還是兩手空空，他急得要命，搜索枯腸，想了一個奇法，就轉到東馬路一帶，大戶人家的聚處，先向一家叩門，主人出來，他跪下咚咚先磕個響頭，把那主人嚇了一跳，他隨即掉動三寸不爛之舌，說自己是個本分作事的人，只爲運氣不好，失業二年，家裏老母已經八旬，自己怎樣苦心供養，現在老母害病身亡，陳屍在室，無錢裝殮，只有叩求善人幫助，說着還真是一把鼻涕，兩把眼淚，恰巧那主人心性精細，問他住在何處，白衍芝想說真實地址，無奈相距太遠，告幫求助，只該近乞諸鄰，沒有作遠足旅行，把秋風打出範

圍以外的，只好報了個附近的住址，那知他所說的巷名和門牌號數，正是這主人的朋友所住，而且獨門獨院，並無同居之人，立刻明白是假，就故意和他玩笑，拍着胸膛說這種當得幫助，你也不必再求他人，衣裳綉綉，滿是我的事，現在且到你家看看，白衍芝知道被人看出破綻，只得硬着嘴湊不合詞的，隨那主人同行，才走到巷外，白衍芝見街上站着崗警，恐怕這主人聲張起來，把首領給警士，急忙向後轉身，施展腿上下功夫，一溜煙跑走了，直闖出幾道街，才立定暗處，心裏這條妙計初一試驗，便遭失敗，這可如何是好，今日若尋不着落兒，便不能回家，自己固然不敢依碧蓮的話，上紅仙班去找場，她也未必定要我前去找場，我若能弄幾元錢，給她買些東西回去，也就可以敷衍，拚着她罵幾句，倒是有處安身，不至在街上雲遊，但是有什麼法兒弄錢，天已入夜，人們各自歸家，我是去挖洞偷竊，還是攔路行劫，白衍芝自覺實沒有那樣膽量，實已到了山窮水盡，却忽又腦筋一轉，重生巧計，便進了一條長巷，挨門叩喚，不管是誰出來，他就說出另一套的詞兒，自稱是某財主家的僕人，主家年過六十，才生了一個兒子，

落幕三天還沒張眼，也不吃乳，請了個跳神的姑婆瞧看據說孩子是給王母娘娘抱梳頭匣子的童子下凡，福大命大，他俗世的父母怕壓不住，再過兩天，就要歸位，除非急忙向外面歛副百家鎖兒借着大家的福氣，把孩子鎖住，所以我們主人派我出來，跟街鄰歛些錢，多少不拘，只要湊足一百家，就可以去買隻鎖，給孩子帶，求您費心，改日我們主家不但奉登門叩謝，還要請街鄰吃杯喜酒，這套說倒真有了功效，因為人們勢利眼的居多，白衍芝就以財主虎事，因為人們兒女情長的居多，白衍芝就以孩童的性命而言，人們嘴饒的居多，白衍芝就以請酒爲餌，而且這種在昔年只每家歛一兩做制錢，爲數甚微，人們也想不到詭騙，因此白衍芝先在心理上得了勝利，聽的人信以爲真，很客氣的答應，而且關着財主情面。這時再沒了制錢，也不好只給一兩個銅板，大方的就給三角兩角，小氣的也給三分五分，白衍芝憑着一套老詞，挨門討要，只走了三四十家，口袋已經滿了，看着天將半夜，不敢再行就擱，只得回家，在路上買了些東西，回到家門口，大門原本虛掩，一推便開，逕向房中走去，猛見奇景當前，春光滿目，鄰人王老頭立在

地下，光着下身抖戰，碧璉鬢亂髮蓬，衣服半裸，在炕上亂爬，好像乍生的驢駒拜四方一樣，白衍芝初覺一怔，他本不敢干涉碧璉行動，就是房中藏有整師整旅的野漢子，他看見也不敢則聲，只值來個向後轉開步走，到別處去躲靜求安，但這時看着情形不對，碧璉以前並不是沒做過這種事，照例都是庇護情人，把自己驅逐，但這時竟嚇得要死，好像把自己看作殺人不眨眼的丈夫，怕要把她弄死似的，這又是何道理，想着再瞧王老頭兒的神情，立時大悟，明白碧璉若是偷人，儘有壯漢少年，何必單找這老頭兒，想必她另有存心，把這王老頭兒弄到家中，騙他一陣吃喝，再等我回來，敲他一下竹槓，碧璉現在驚惶情形，只是給王老頭兒看，並不是給自己看的，白衍芝這一醒悟，立即作出男子威風，現露丈夫氣概，大咧一聲，過去把王老頭兒抓住，高叫你敢趁着我不出家，來姦淫我的女人，好，咱們今兒來個雙頭案吧，說着就給了他兩個嘴巴，又指着碧璉大罵，碧璉跪在床上，央告饒我一回，白衍芝想要裝腔作勢，也打她兩下，却是不敢，只得又回手給王老頭一個嘴巴，王老頭兒雖然想到這裏必有邪活，只已被當場撞破，不敢

頂撞，只可苦苦央求，白衍芝一跳老高，裝得很像個被侮辱的男子，還是碧璽急於了結這幕喜劇，就向白衍芝道，實在沒有什麼，他這麼大年紀了，你鬧出去也不好看，就讓過這次吧，白衍芝不知碧璽是何意思，還不依不饒，碧璽只得說道，你若不憤氣，就罰他一下，別再鬧了，人家知道，我有什麼臉兒活下去，白衍芝得了這句話，才問王老兒認打認罰，打是送官，罰是罰錢，王老頭兒只可認罰，白衍芝要罰他五百元，王老頭兒說實在拿不出許多，哀求減少，碧璽在路上買東西自兒王老頭兒付錢時，已看見他錢袋甚爲豐滿，就在王老頭兒背後，向白衍芝作了個手式，白衍芝會意，隨即向王老頭兒道，你身上帶多少錢，先拿出來，咱們再商量，王老頭兒道，我身上並沒帶錢，大爺你罰我三二十，我還得回家去拿，白衍芝一聽，便明白他身上現款不少，就伸手向他身上摸索，王老頭兒還掙扎躲避，連說沒有，結果多挨了兩個嘴巴，仍被白衍芝把錢袋搜有，把錢都倒在桌上，數了一數，共有八九十元，白衍芝心裏雖然暗笑，這老東西真是刁滑，犯了這種事，還捨不得把身上這點錢獻出來，但實際已然很滿足了，當時還沒說話，

碧璉已開口道，得得，放他走吧，白衍芝看看碧璉，心想你怎在這時候說這種話，豈不被他看出破綻，那知碧璉又向王老頭兒道，你快去吧，這回得認便宜，若不是我說着，他就這麼容易放了你，白衍芝聽着，更暗自頓足，心想碧璉今日莫非發昏，你方才裝得那樣害怕，自然是要我向王老頭兒訛錢，如今一齣美人計還未唱完，你怎就說出這種露破綻的話，倘若王老頭兒醒悟，可怎麼好，白衍芝想着只可代爲彌縫，大聲喝道，閉着嘴吧，你還裝沒事人兒，看我少時怎樣收拾你，不要臉的東西，碧璉却笑道，你鬧什麼，既收了錢，就算堵住嘴了，我們從此走了明路，可以常常來往，你是男子漢，就該真來個雙頭案，怎能要錢，既要了錢，這就算作下例了，往後給你幾塊，就得上外面涼快去，說着又向王老頭兒道，家去吧，明兒晚上再來，白衍芝被他鬧得糊裏糊塗，也不敢再說話了，王老頭兒却有些明白，中了騙局，心中不甘，却因自己仍在他們家中，不敢說什麼，就向外溜走了，碧璉教白衍芝跟出去關上門，白衍芝關上門回來，見桌上的錢，已然失蹤，知道已入了碧璉彀中，也不敢問，碧璉却拋下這件事，喝問白衍芝爲何這

樣晚才回來，白衍芝還得把自己爲難受苦的事，完全隱起，只說到了紅仙班掙命，經許多人了結，由那班只賠償了錢，自己顧着衆人面子，只可罷休，說着把身上的錢全數取出奉上，碧璉見都是零碎角票，或是銀角銅板，就問怎麼紅仙班淨賣另錢，你別騙我，說實話是從那兒來的，白衍芝道，實是紅仙班的，那班子太窮，只半所小樓，有兩個櫃上孩子，常常不開張，了事人把櫃上存款，全倒給我，只有這點另錢，幸而碧璉因爲今兒收入豐足，志得意滿，也就不再深究，只說了句我看你是討小錢討來的，那些給錢的人才倒霉，都變作老鴿子了，說完就改口罵白衍芝，你儘在外面耽誤工夫，差點兒把我餓壞，若不是遇見王老頭兒，騙他買了些東西，等到你回來，早沒氣兒了，白衍芝連聲諾諾，引咎自責，央告半天，碧璉才稍爲開齊，許他一同吃飯，吃着白衍芝勸碧璉把王老頭兒亂罵，明白她並不喜歡那老東西，才敢問她爲什麼不多訛王老頭兒一些，又爲什麼說那些自露馬腳的話，碧璉笑道，他並不是很有錢的人，想一下子弄他許多，是不成的，我只要他常常進貢，就是說明了騙他，他也逃不出我的手，白衍芝問什麼原故，碧

璉道，你不用問，往後看吧，反正我算有體己錢花了，二人吃完，過了一夜，次日碧璉早晨便打扮得花枝招展，直奔王老頭兒家去，王老頭兒因昨夜吃了虧，心中又疼又恨又氣，一夜未嘗睡覺，直到早晨，還在思索恢復之策，但主意還沒想起，忽聽外面叩門，他正待出房瞧看，不料他的兒媳已經把門開了，碧璉大搖大擺的走入，王老頭兒看見大驚，正不知如何是好，那碧璉已經瞧見了他，就過去一把拉住，王老頭兒嚇得心神無主，連叫你這是幹什麼，碧璉說我是來串門兒，隨即拉着他回正房走，進正房坐在正座兒上，向王老頭兒叫道，老頭子，咱們成了夫妻，你可教兒子兒媳全來認娘認婆子呀，王老頭兒聽了這一句，更是天旋地轉，知道碧璉是誠心攪鬧來了，這件是若是旁人身上，至多落個老頭兒荒唐，教人家老小恥笑，但王老頭兒却是和家中兩個兒媳都有曖昧，犯了這件事，吵架還在其次，只怕兒媳惱了，再不許他人室登堂，當時幾乎嚇呆，碧璉向他叫道，老頭子，你可說話呀，昨天怎麼許我的，你不是說跟你睡了，就這老太太兒媳們全得伏伺我，你快叫她們給我磕頭呀，王老頭兒的兩個兒媳，本在旁邊看着，聽碧

璉說出這話，那個三十多歲的長身細項的二兒媳，就向王老頭兒臉上唾口吐沫，噴七走出去，那個二十多歲豐腴白嫩的四兒媳，也過來很很給王老頭兒一個嘴巴，隨着嫂七走出去了，碧璉看着，心中明白，便更大吵起來道，你倒是怎麼樣，兒媳婦當面都不理我，你家可有規矩，誠心騙我呀，今兒我死在你家裏，王老頭兒見兒媳走開，才向碧璉低聲道，你怎麼上我家來，這不是誠心搗亂麼，我昨天還不夠受，並沒沾一點便宜，倒出去百八十塊，你還不足興，又來囉唆，碧璉罵道，放屁，你這老東西敢情沒良心，昨兒許了我，今兒就變卦，我可不能像那種沒根基的女人，提上褲子不認人，即跟你交了好，這算把這條命這個身體交給你，活着是你土家的人，死了是你王家的鬼，想拋開我那算不成，王老頭兒知道自己惹上罪孽了，對她既不能講理，也不敢動武，只好改口央告，求她回去，碧璉道，走倒好走，可是我憑什麼走，到了我的家，死屍不離寸地，你住那間房子，快領我進去歇七，先把鎖鑰錢款交過來，從今兒歸我當家主事，王老頭急得要死，作揖打恭的哀告，碧璉咬牙不應，王老頭兒沒法，只得取出兩塊錢給她道，得

情海歸帆 第二十五回

一一二

了，你各。着去吧，碧璉給丟在地上，王老頭兒只得再添，直添到十元，碧璉已經滿意，心想作下一個例子，以後隔三天兩日使來弄他十元，也就罷了，這才又裝腔作勢的鬧了兩句，立起來向外走，走着還說，你趁早給我預備住房，我既嫁了你，不能在外漂着，王老頭兒不敢答腔，只作勢教她快走，碧璉出至門外，還立着向裏面看，只見兩個兒媳，一個從上房跑出，一個從廂房跑出，到了王老頭跟前，一個揪住他耳朵亂打，一個扯起胳膊張嘴就咬，三個滾成一團，王老頭兒呀呀叫着，被兩個兒媳架入房中，跟着叫罵擲擊之聲大起，碧璉笑着得意揚扬的回家，他暫時也成了小財主，不過忤人之財，亦忤而出，午後使出門去逛市場，聽了回戲，吃了頓飯，買了些東西，正要回家，却在一家洋點心店裏，看着放着加克泡，有許多人圍着玩耍，她一時興動，也換了幾元角子，玩將起來，沒有五分鐘，兩手已空，只得再換幾元，又快玩淨了，他心想這東西騙人，一回也得不着，就想投完末個角子，拔脚便走，那知這末一下，竟然發現奇蹟，有一堆角子落下來，敢情有去有來，並不騙人，但數了數只得兩元多些，還不够本，最好

再投幾個試試，能再來這麼一回就好了。於是接連再投，把落出的全投進去，仍無影響，她不由輸得性起，又換了幾元，這加重她是對照人類心理，和深微算學作的，它固然操着必勝之券，但是並不一直輸去，大約每投入十元的常兒，它只出五六元錢的彩錢，但這彩錢也終是他口中之物，最妙的是在人輸得嗒然欲去之時，就給一點興奮劑，重行拉住，因為人們巧妙的心理關係，常寧傾囊方止，固然也有不肯上當的人，我們常在飯店舞廳中，看見衣冠楚楚的人，只掏出一兩個角子，投那麼一兩下，贏了拾錢便走，輸了也不流連，好像很有定力，却不知他先前業已久受其害，經過無數次的上當，才博得這時的不動感情呢，碧璽却是越投越上火，心中雖只作一次希望，想着再贏一次就可走了，但至贏時，又覺不大够本，希望再贏一回，也許只投兩三角，便可落下許多，兩回兩三角，不自覺的又運上了氣，就這樣一點一點的，把身上用美人計騙來的錢，整個送入虎口，最後剩了兩角。本想留着坐車回家，但是略一猶疑，竟又投了進去，兩手一空，才覺兩腳酸疼，只好出門，慢慢走回家去，恰巧，行步因為碧璽手中有錢，並未

情海歸帆 第二十五回

一一四

出去工作，碧璉沒好氣的把他罵了一頓，白衍芝見碧璉自得了王老頭的貢獻，一直歡欣鼓舞，但出門一次，回來竟怒氣沖天，不解何故，也沒敢詢問，直納悶一夜。碧璉却因輸去巨款，心中悔恨，一面拿白衍芝煞氣，一面暗自尋思，自己真不該胡鬧，近日入項窘澀，只仗白衍芝出去弄錢度日，只於勉強糊口，並不能稍爲充裕，去找點樂兒。如今好容易弄了王老頭兒百八十元，自己本打算大樂一氣，解解這些日的鬱悶，千不該，萬不該，竟給輸了出去，我又上那兒再去弄這些錢，想來想去，結果仍是一條路，那王老頭兒在自己手裏有了短兒，而且又看出十分怕自己去吵鬧，我昨今兩日，固然罰了他已經不少，但他好比是一座礦，可以隨時榨取，無須顧忌，明日我再去吵鬧，以一次了結，永斷葛藤爲詞向他再敲一筆大的，他希望我不再糾纏，自然要上這個當，弄錢到手以後，幾時花完，幾時還是去鬧，他又有什麼法兒，碧璉真是貪心火熾，打定主意。熬到次日早晨，她草草梳洗，就又奔王家去了，到了王家，舉手敲門，有人出來開門，却是那個瘦長的二兒媳，碧璉並未說話，一直進去，那二兒媳把門侯地關了，碧璉也未介意，

但不知王老頭兒在那間房裏，就立在院中喊老頭子，叫了半天，沒人答應，不由氣得大罵老東西老王八，自己進了上房，向東間看看，却是沒人，又向西間看看，也是空着，碧璽不由詫異，只可走出來，想向那兩個兒媳詢問。但院中已沒有她的影兒，碧璽嘆了一聲，又高聲罵道：「老王八該死的，你想躲，那可不成，我今不拆你的王八窩，罵着氣呼呼的，又進了東廂房，外間也是沒人，再掀帘望望，裏間也是空空，碧璽方納悶人都到那裏去了，却不料眼光一轉，竟和一件放光的東西互相接觸，那東西放在桌上空果盤裏，金光閃閃，原來是隻戒指。碧璽心想房中有這東西，我且帶了走，再說別的，隨即走過去，伸手取得，碧璽只仗着王老頭兒，在她手裏不着知處，不但可以任意挾制，就是她家東西，也可以予取予携，並沒想到有何危險，那知戒指才抓到手裏，猛她後面有人高喊有賊有賊，碧璽回頭一看，只見那豐肥的四兒媳，立在房門之後，才明白她早已在那裏藏着，自己只顧了這個戒指，竟沒留神別處，就問她說道：「誰是賊，我是你婆婆，這門內一草一木都屬我管，憑什麼我是賊，話不說完，那個二兒媳已開聲奔入，後面

還跟了個不認識的大脚老媽式的婦人，出門就買賊匪那裏，四兒起得道：你們快來，這
個女賊把我的戒指搶去了，那二兒媳叫了一聲，就撲過來捉拿賊匪，按在床土，四兒媳和
那大脚婦人也幫着上來，三個打一，個，四兒媳氣喘吁吁，四兒媳打撲換咬，外帶折
擗挖樞，盡其蹂躪之能事，結果嘴巴紅腫以外，並沒有甚麼傷痕，但身有一處傷痕，幸
却是看不見，這就是女光棍的手法。四兒媳結識何三時，曾聽過這話，但見二位兒
媳所以毆碧蓮，却是有計劃的行爲，並非僅要她吃腫臥病便罷，而是想要大鬧一回，把
她制伏，永除後患。原來昨日碧蓮花了王老頭的錢，走開以後，那二位兒媳，把公公抓
入房中，大施體刑。訊問口供，王老頭兒對這二位兒媳，愛之如命，畏之如虎，至於理
由，前文已經表過，而且二位兒媳，曾經犧牲夫婦之愛，甘心把丈夫趕到外省作事，不
許回家，又斷絕骨肉之情，因為她們母家知道她們有這種行爲，就斷絕了來往，王老頭
兒對兒媳怎不感恩懷德，漸至由愛生長，如今兒媳見他居然在外勾搭女人，引到家吵
鬧，自然憤恨，打罵一頓之後，訊問實情，王老頭兒只得從頭招認，又把勾引的責任，

推到碧璽身上，自己只認個一時把持不住，並且陳痛悔意，兒媳罵了一頓，出完了氣，到底還是胳膊拆了向袖裏裝，還得商量抵敵之策，王老頭兒毫無主意，還是四兒妻請來一位在她娘家對門住的乾娘，大家商量半夜，方才有了辦法，教王老頭兒暫且避開，留那位乾娘在家，把每間房中，都放一件金銀首飾，只等碧璽再來，就捉住她，硬誣以盜竊的罪名，暴打一頓，再喚警察歸案，那時教她有口難分，碧璽也是命裏該當，徧徧當日把錢輸淨，次日又來訛索，入門尋不着王老頭兒，向各屋中一搜，竟瞧見那戒指，見財起意，拿到手中，其實她們放那戒指，原不過用作藉口，即使碧璽不取，她們也要抓住硬賴她，何況她又真個取了，於是一擁擠出，把她捉住，痛毆一頓，碧璽知道自己入了陷阱，心中還想你們儘管打我，我早晚必尋報仇，纔纔手就跟着王老頭兒算賬，從他身上出這口氣，那知她體面不容碧璽動手，打完之後，就由那二兒媳跑出去，喚來巡警，報告碧璽竊案門作賊，偷去被索，以請刑罰，因次丟失東西，所以留神防備，今天她又來偷取，就無當場捉住，請求帶案究治，碧璽只可分辯並沒偷竊東西，那二兒媳說，我們

跟你不親不友，素不相識，你不偷東西，爲什麼進我們家裏，跑入房中，碧璉爲解釋進他們家的理由，就厚着臉皮，直說和王老頭兒是姘頭，今日來訪他，竟被他家中捉住當賊，那二兒媳噴了她一臉唾沫，言說我家公爹已經六十歲了，素日是規矩老頭，又加老病纏身，怎會作這樣，跟混賬女人打交道，再說他出門已經快半年了，你胡說也沒人信，向來賊進人家，若被捉住，都是認姦不認盜，爲着主家怕面上難看，不願張揚，就許把賊放了，我們可不聽那一套，既經捉住你，非歸官不可，碧璉想不到遇着硬敵，被她堵得沒話可說，只有痛罵，把王家翁妻迪姦的事都喊出來，但這樣倒惹起警察的反感，把她罵了一頓，結果仍帶局成訟，到了警局，碧璉又訴說和王老頭姘靠已久，那兩個兒媳也和公公有染，因爲吃醋，才栽贓害我，審問委員，卽不信她的說，而且也不向那上面問，每逢碧璉一說實情，委員便以爲是情急攀誣之語，立給喝住，不許再說，再加當時警察局雖然已廢體刑，但仍就有若干私刑，但是仍留私刑目的，爲款待桀頑的賊盜，碧璉卽打了竊盜，背地很吃了些苦子，結果只得招認窮急行竊，警局把她轉送了法院，

判了三個月徒刑，碧璉從此便進了習藝所的女監，和許多女紳士女英雄，共度悠閑歲月了，再說白衍芝，在碧璉被王家揪扭成訟之時，便已知道了，他和碧璉真是好一對恩愛夫妻，見碧璉被捉入官，並不想跟去打聽詳情，設法營救，反只想到本身的安危，因為不知碧璉被捉原故，疑是前日美人局詐財的事敗露了，自己曾是同謀，恐遭連累，便倒鎖街門，急行逃避，可憐他既沒處安身，又恐怕碧璉到官招出自己，已經派官人四出訪拿，就不敢再上三不管夫現形，只在偏僻街上閒蕩，暫時即沒有生財之道，身上又早被碧璉搜剝一空，分文沒有，蕩到晚上，實在餓得受不住，就溜到一家生意興隆的南味莊，擠在購物的人羣中，暗伺機會，看見一個店夥，包好一包東西，交給買主，買主接過放在櫃台上，先付錢給店夥，店夥拿錢到賬桌找另，買主轉身等待的當兒，他伸手攪起那包兒，便向外走，溜進小巷，尋個僻處，打開瞧看，他本想是點心餅干之類，以可療飢的東西，那知竟是一包瓜子，一包乾蝦米，一些鹹菜，全都不能充飢，白衍芝氣得亂罵，幸虧他有主意，拿着這些東西，就進了一家小館，要了一碗炒飯，一碗高湯，吃

完了假裝出去小解，嚮吩咐堂倌，代爲貯着東西，就溜了出來，肚裏雖有了準兒，但還不得安身之處，轉到晚十十一點，走至一家戲園門口，忽然得計溜進去聽了一齣截腿戲，方一散場，就奔到樓上，尋一僻靜包廂藏着，等茶房等打掃完了，燈光一滅，他才鑽出來，搬了六張椅子，三張一面，相對着擺好，就成了一張大床，睡在上面，倒很舒服，但只沒有被褥，凍得難過，受了半夜的罪，方才睡着。次日却睡過了頭，被園中人踢醒。他睜眼見戲台上已有武行帶着徒弟練工夫了，結果挨了一頓罵。抱頭鼠竄而出，走到街上，依然無着無落，上官廟所出了回早恭，肚子裏又空虛得叫喚起來，白衍芝暗罵上帝造人太不經濟，何以造出通竅的腸胃，多費許多糧食。若是沒有後竅，吃一回飯就飽上一世，豈不大妙，無奈天公在第一次造人時，便已鑄下大錯。害人們非食不飽，吃了也只飽有限工夫，還得再吃，人們就終日爲肚子奔忙，許多苦惱都發生了，真是可恨，恨了半天，還是得去想法弄飯，在街上轉了半天，並沒尋着捨的，這話說來可笑，世上除了振濟貧民的粥廠，和臘八日捨粥以外，又哪有捨飯的，這時既非冬季粥廠不會開

門，也非臘八，人家並不結緣，街上雖有無數可吃之物，都得花錢去買，白衍芝身上只有三兩個銅板，買個燒餅也不够，然而轉了一會，居然被他找着搶飯的了，在一條巷口，有座小樓房，門口懸着紅彩，貼着新對聯，對文是人卷壽域，人祝遐齡，一看便是正在作壽，白衍芝心想這作壽人家，必然客人甚多，自己大可以混一頓飯，但走倒門口，看見門旁釘着個銅牌，上面刻着南屏詩客可慮，白衍芝立時變了主意，想到這南屏詩客是個小名士，常在報上看見他寫兩首歪詩，或是捧坤伶文字，是個愛好虛榮附庸風雅的人，白衍芝和碧璉曾同出過一本詩集，也是詩翁一流，想今日無意中遇到這南屏作壽，自己大可借着聲氣相通，進去給個拜壽，不但混一頓吃，還許可以弄他幾文，只是這樣進去，未免突兀，被他看不起，也就得不着好處，不如來個投其所好的風雅舉動，使其上套，白衍芝以前本曾和一班起碼名士，小調詩人交往，深知個中蘊秘和好尚，當時就在附近尋了家雜貨店，進去花兩個銅板，買了一張紅箋，一隻紅封套，就借了鋪子寫賬的破筆，寫了一首詩道，南屏居士大名紅，日月當天仰望中，驚潮蘇海欽文格，陸異

情海歸帆 第二十五回

一二二

朱同辨道統，福如東海常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莫怪此翁千萬歲，前生原本真講來，白衍芝居然還懂得平仄，在頸聯統字下面，註上統字讀平，另外一行，寫南屏語態羊壽之日，賦此敬祝。下款寫私淑弟子願作鴛鴦不羨仙齋主人白衍芝薰沐拜題，封套陽影爲壽贊二字，這些都須要講解，願作鴛鴦不羨仙，是一句古詩，白衍芝取作齋名，以表其閨房艷福，碧璉在詩集中也有別號，是嫁作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女史，一共十六個字的長名，氣弱的人口氣叫不出來，雖然囉嗦了些，但是也合現在風雅格調，至於封套上寫壽贊二字，那是壽儀贊的簡寫，這首詩雖然秀才人情紙半張，却還一材兩用，一則作壽禮以詩上壽，可謂極雅，一則以詩爲贊，合着裏面私淑弟子的話，暗寫拜門的意思，寫完裝好，才從舖中走出，直奔南屏詩客寄廬而去，到了門外，立刻變了一付神情，整其衣冠，尋其瞻視，痰嗽一聲，收縮喉嚨，壓迫聲帶，擠出正宮調的噪門，才念出一句戲詞，問門上有人麼，但是這裏的家院，不似戲台上的聞呼卽出，竟悞了場，害得白衍芝作了半天架式，費了多次念白，才有僕人從裏面出來，問他找誰，白衍芝將紅

封套高舉到頂道，我是專誠前來拜壽，這兒有件薄禮，請命進去，替我通稟一聲，那僕人看着他頗爲猶疑，論理無論喜事壽事，只要來了人，就該向裏嚷，沒有對送人情酌加以盤詰，或令等待的道理，但這僕人眼力很好，看出白衍芝不是正經來路，就道，好，請你候一候，我去看看，白衍芝叫住，遞過封套道，請你先把這個送上去，給賞上一看，那僕人接過，走進去了，須臾又走出來，陪笑說請裏面坐，白衍芝一看僕人神情，就知道自己這一寶壓中了，便搖搖擺擺，隨着走入，進了門讓入一間客室，只見裏面已坐滿了二十多人，以年老的爲多，光嘴巴的中年人只有幾個，正在分組談論，口音是南北東西，川廣雲貴，一應俱全，喃喃雜雜，好像當日人人樂於表演口技白鳥朝鳳，白衍芝一進去，又應了一句俗語，是一鳥入林，百鳥無音，大家都住了口，轉眼來望他，一個坐近門口的人，立起來迎接，白衍芝使知必是主人南屏詩客，用目打量，見他約有五十多歲，既高且細，臉上瘦得出稜見角，身體好似一根枯木，又好似把鶻體標本穿了衣服，唇上有兩撇黃色短鬚小髭，總共不過百八十根，却又不相款附，幾根向上，幾根向下

情海歸帆 第二十五回

一二四

，幾根向左向右，看着不像鬍子，却又生在長鬍的地方，教人疑惑是其他部分的毛，提到到了嘴上，但走路却是够派頭，邁方步，扭屁股，走一步長袍襟角便跟着一擺，若放在戲台上，真是好體面一個崑曲小生，走到近前，對白衍芝一抱拳，發出雁叫聲音，嘎七的道，你是白先生，久仰久仰，不敢當不敢當，請坐請坐，白衍芝立着說了久仰大名的話，口口聲聲，稱以恩師，這師字當然由私淑弟子而來，恩字却不知是何來由，南屏詩客聽着，竟不覺詫異，只答以不敢當，白衍芝又說，今天我來的慌速，未及備禮，求恩師見諒，南屏詩客哈哈笑着，說我們雅人，不作俗套，你以詩爲贄，以詩介壽，這就古雅的很，隆重的很，正是我輩的行徑，你的詩我已經拜讀，極好極好，在今日滿堂賀詩中間，雖不能壓倒元白，也是稱校七不羣，尤其顛連，說我韓潮蘇海，朱陸異同，恰恰道出老夫的心事，我向來志尚，不但文起八代之衰，還要道已天下之溺，詞章道學，要兼行並顧的，由此可見知師者莫若弟，咱們雖然初會，却看出你私淑工夫甚深，哈哈，還有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兩句也作得極好，松字已然押得好了，不

字用得更好，老弟大概是致力陸放翁的，只看天姿，將來準可承受憑夫衣鉢，我當初也是致力溫季，以後又改學陸放翁，三十五歲以後，又學杜少陵，近十年才轉到黃山谷，今後將以此爲息壤，不更他求矣，老弟是着我的腳踪，將來不愁成名，說着才見白衍芝尚在侍立，就讓他就坐，白衍芝定要行禮，南屏詩客謙讓一聲，也不攔阻，白衍芝跪下叩頭，他却向旁邊的人，作個沒法奈何的表態道，這位白先生，仰慕我的詩名，特來拜入門牆，聖人說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悔，我也沒法推辭，說着又叫道，在座的人，都是詩家，平日不分高下，但由今日的事証明，列位大約不能不讓老夫出一頭地，好似古時旗亭畫壁，才知道黃河遠上，壓倒當時，這位白先生和老夫素不相識，居然已經私淑多年，又以詩爲貴，拜入門牆，哈哈，真是古今未有之奇，莫說在座諸公，就是詩仙李白，詩聖杜甫，也沒聽說有過這種光榮的事，諸公總得賀我，少時多飲幾杯才好，這時白衍芝叩了四個頭立起，又跪下去，南屏詩客拉住問道，老弟，我不向你客氣，行一回禮也罷了，怎又……白衍芝接口道，方才行禮是拜師，還得給給您拜壽，南屏詩客拍手

笑道，知禮，知禮，好好，我不攔你，等白衍芝二次叩完立起身，又拉住他道，老弟，咱們一見如故，你且替我張羅張羅，等飯後清靜，再帶你去見師母，說着走向書案上，開抽屜翻了半晌，取出兩塊白色石頭圖章，先向白衍芝道，老弟我送你兩塊圖章，作紀念品，可是還得煩人現刻，就向座中一位猴臉弓腰的中年人招手道，你請過來，有事奉煩，那人走過，南屏詩客先給白衍芝介紹道，這位是土藐如先生，是名刻家沙黑鐵再傳弟子，本地數一數二的鐵筆名手，他向來尊重師門，鄙棄鄧石如一流，所以自號藐如，他不但鐘鼎篆隸，完全通達，而且別創新法，能刻英法德俄各國文字，前者給一個愛沙尼亞國人刻了一套圖章，得到六元美金的酬謝，可知他的聲價高到何等，大名遠到何方，現在求貌翁給刻這兩塊圖章，一塊是南屏詩弟子，表明咱們的關係，以後你在作品上，印上這個圖章，人家知你有根有派，學有本源，在詩壇上就有地位了，這一塊刻上一生低首拜南屏，表明你私淑的誠意，這一句我是從李文忠公祠堂，袁項城寫的對聯套下來的，那對聯是受知早歲，代將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陽，敢竊臨淮壁壘，世變方殷，斯

人不作，千古大名配諸葛，長留丞相祠堂，這一生低首兩句，說是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旌旗改色，袁項城和李文忠有師生之誼，又在文忠之後來作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所以那樣說法，我雖然不敢比郭子儀李文忠。但在詩壇中也有與廢繼絕之功，和他二位中興功業差不多，你既是我的弟子，我就希望你能繼承老夫地位，和李光弼袁項成一樣，所以套了這句詩贈你，你日後要敬謹收存，白衍芝賦上現出十二分誠懇恭敬唯匕稱是，這時僕人已進來說，酒已備好，延請入座，南屏詩客就讓客人魚貫走出，到飯廳去，白衍芝縮在後面，等衆人走了，才執弟子之禮，扶掖老師前行，南屏詩客更不謙讓，白衍芝見老師袍子上繫着腰帶，腰帶掛着零碎，內有一個圓鏡盒兒，穗上繫了個翡翠的小猴兒，碧綠晶瑩，成色甚好，大約可值幾十元，他就在扶掖之際，連揪帶解的弄下來，塞入自己袋中，及至進了飯廳，見那羣詩人還在釀人做醋的爭讓座位，好像都視首席上座爲畏途，這當然也有道理，因爲不是年長的人，自然不會被讓在首席，然而有兩句舊詩說得不好，是常常坐首席，漸匕進祠堂，未免太不吉祥，所以人們爲怕進祠

堂，便不肯坐首席，但終有一人要坐，所以紛紜爭說，鬧了半天，忽有聰明人提議，指着白衍芝說。白先生雖是主人高足，但是初會，應該請首席，白衍芝誠惶誠恐的連說不敢，南屏詩客也說他到底差着輩兒，諸位不必謙讓。當下大家強推首一個最怕進祠堂的八十三叟白鼻山人，坐了首席，白鼻山人年老力衰，格拒不往，抗讓無效，只得坐了，第二席是位風雅商人吳宮秋。他因性好吟咏，要起個風雅名字，多日想不起來，一日走在街上，看見漢宮秋鮮菜店，覺得其名甚雅，又恐漢是國名，自己姓吳，也是國名，許他漢宮立秋就攔不住我吳宮立秋，於是改名叫吳宮秋，人們看了他的大名，只疑是漢宮秋，的聯號，其實他是開藥店的。和水菓毫不相干，第三位是鄭大夷，此人確實姓鄭，能詩能寫，向來羨慕鄭海藏先生，因海藏別號太夷，他就改名大夷，表示跟鄭太夷只差一點兒，但人們因他說話語感聲低，作事做七咕七，頗有女氣，就在夷字上加個女字旁，稱爲鄭大媛。第三位姓溫，別號三七主人，因爲他從姑門娶了三位排七的妓女爲妾，故以自號，有却沒想到三七兩字連上他的姓，成了藥名，第四位可就很難介紹，因爲他的

姓沒有準兒，不知是木旁的楊，還是手旁的揚，大約本來姓木旁的楊，却因號叫名聲，姓名連起來，應該姓手旁的揚，才能合上三字經原句，於是他就改楊爲揚，若有人說姓不能隨意更改，他就答揚揚兩字，古詩通用，不見水滸上的楊雄，也有人寫作揚雄麼，可見他的程度，只能知道宋朝的楊雄，不知漢代還有一揚雄，然而他的詩却作得好，有一次作鴉片煙槍詩，有兩句是，外囊象牙嵌白玉，中空竹節吐清烟，大爲名流讚賞，就仿鄭鷓鴣崔黃葉之例，稱爲揚烟槍，第五位却更了不得，是目稱大詩家大書家的褚進公，書法仿蚪乚文，却是別作一格，他說蚪乚文細筆細畫，只是別派，正派却是堆墨法，把墨堆在紙上，不見筆畫，只見意致，若怕看的人不認識，可以在旁邊加小註，譬如一副對聯，堆上十四團黑墨就算七言對，旁邊寫上小字，昔見陸劍南有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句，愛其工於禮物，故書之，以應某乚仁兄雅屬，人家一看，便知寫的是重簾古硯十四字了，他的詩又作得極好，而且信手拈來，毫不費力，只是看覺古人的妍句麗詞，便記在心中，拆乚改改，算是他的，例如看見李義山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

飄燈獨自歸兩句，上八字很是美麗，又看見清人作品，有絮飄南浦無人管，綠草東風有夢歸兩字，下六字情致綿邈，於是給湊合一處，成爲紅樓隔雨無人管，珠箔飄燈有夢歸，刻入他的詩集，以他的大名刊於報紙，就算是他的大作，足以藏之名山，傳諸千古了，第六位姓程，別號一禿翁，這別號的起源，並不是因爲他的兄弟名叫二禿三禿，他也不是梨園老伶丑三禿的師兄，說將起來，大有來歷，因爲這班詩翁，都佩服散原老人，雖還未必了解陳散原的好處何在，只是震於聲名，就遙奉他爲盟主，散原集中有一首共友小飲的詩，詩內末句是對酒江南兩禿翁，據說那對飲的友是范肯堂，但這位程老先生，却說兩禿翁一個是散原自己，一個便是他，爲着保持專利申明版權，就自號一禿翁，但他又自稱是散原詩弟子，有一次把自己得意之作，恭錄出來，托人求散原指正，散原給每句評點，後面加了批語，說平仄尙調，格律不差，字裏行間，偶見古人面目，殊爲難能，以後切忌率筆，每作必全力以赴，卽十年始成一首，少許已勝多許矣，勉之戒之，這批語直是罵人，頭兩句似乎批譁小兒描紅，譏爲幼稚，又說時見古人面目，不說古

人氣息，就是暗示他把古人原句，調抄錄，最後數語，簡直說他可以不作，十年一首，一世能幾首，又怎能成爲詩人，少許一句，更是答話，他本來寫去呈政的詩，只合兩首五絕，兩首七絕，一首五律，一首七律，合計不到二百字，還要教他以少許勝多許，那就不必作了，然而他並不以爲忤，竟斷章取意，到處對人誇耀，說散原批評我的詩宛然古人面目，這是一禿翁的小傳。第七位是個濫竿充數，不配在詩壇行事的，一個欠雅傷雅的人，別號叫曰齋人主，這口字不是口字，而是規則的方框，就是報紙上常見那種代表人名的東西，這口齋並非說是無名之齋，而是表示四面圍得週密，毫無縫隙，無縫隙便不通氣，他用作齋名，便是說自己不通。實際並非謙遜，他也真是不通，作詩只能打油，不成正宗，又苦於不善標榜，所以一直不能進入詩壇，成爲詩人，他家裏又窮，就改途作了小說匠，天天提筆造謠，掙錢糊口，近日正在發憤，要追步吳敬梓作一本文苑外史，傳諸千古，衆位詩翁都願意教他寫進去，以便留名，但又怕他寫成笑林廣記，幸而他自己表示，定要把文苑外史寫成一本聖蹟圖賢良傳，內中全是正生，沒有一個豆腐

臉兒，衆詩翁大喜，就提携他進了詩壇，今日得陪末坐，還有第八位……得了，第七位到了小說匠的詩人，流品已下，下更是鷄毛蒜皮，無足介紹了，但還有一位必須介紹，就是坐在第十一位上的，一位未老先衰，古色古香的少年，是楊烟槍的兒子，據楊烟槍說，他的兒子詩才天縱，在七歲時，便作出楊柳青如名士眼，桃花紅似女兒唇的佳句，到十七歲時，便改絢爛爲平淡，又作出誰貧廡鴉棲樹，與我同衾狗上床的西江派詩，人們因他後生可畏，也竟請入吟社，一同風雅，當時大家入席之後，主人道謝，客人致賀，都是行的古禮，說的古話，酒過三巡，溫三七提議聯句祝壽，大家贊成，又商議用什麼體裁，這個說五古，那個說七律，衆口紛紜，鬧了一陣，還是小煙槍主張用柏梁體的七古，七古既易發揮，柏梁二字又是柏葉稱觴，梁木千載，更十分吉祥，但是他忘了柏舟矢志，梁木其頽，也很喪氣。但這主張給大家通過了，再提到限韻，吳宮秋因自己詩韻不熟，常常爲出韻遭人指摘，就提議用七陽或十一尤，這兩韻孤立無倚，不會像庚青真侵等韻，全可歸入辰轍，容易纏錯，大家也同意了用了陽韻，但是溫三七忘記

柏梁體怎麼用韻，向大家詢問，那知大家全記不清，還是小煙槍說，七字一句，每字押韻，就是柏梁體，當時無人反駁，也就通過，先推首席白鼻山人起句，白鼻山人想了想，說了句良辰佳日好風光，衆人聽了鼓掌喝彩，南屏詩客忙叫白衍芝取筆記下，第二個吳宮秋，抓耳撓腮半晌，才說道，桂花香過菊花黃，衆人拍手稱讚，好極，起首應該點明時節，敷陳景物，這才是七古正宗，下面該三七主人了，溫三七實是特別聰明，早已想出，搖頭捩腦，沖口而出說道，秋風和鬯天不涼，他這一句方才說完，那位一秃翁已霍地立起，一拍桌子，舉手作式叫道，羣仙同日詠霓裳，座上立刻起了個轟雷似的大彩，同聲叫道，好句，妙句，絕妙好辭出來了，這真善頌善禱，大家公賀一杯，說着大家舉盃而飲，內中只有楊烟槍，自負才高，見一秃翁被人稱讚，心中不服，就擺手道，衆位慢飲，我看應該罰秃翁一盃，不能公賀，一則他這句是抄襲古人，二則第四句該是兄弟接韻，他不應攙越，一秃翁聽了大怒道，你說我抄襲，請問我抄襲那個古人，你給指出來，我就一頭撞死這裏，你快說，衆人一聽，要出人命，急忙打岔勸解，楊烟槍也知

道一秃翁善於死中求活，有一次他作了三首詩，頌揚當地某長官，本意是想求個掛名差使，或是打一筆秋風，那位長官也是詩人，却是半世都關上門作，聊以自娛，並不是清高的詩，兼營吹捧酬應等等副業，因而作詩也另成一派，看不上「一秃翁」的大作，因而置諸不理，「一秃翁」却是天天去請安候信，數月之久，鬧得那長官沒了法兒，只得下了個條子，用他爲本機關雇員，月薪二十二元，「一秃翁」見了，認爲侮辱詩人，就跑進長官室，一語不發，就向牆上亂撞，撞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長官喊人來救醒他，問爲什麼，「一秃翁」連哭帶鬧，說我名揚四海，望重斗山，天下誰不知我「一秃翁」，你今天也竟瞧不起我，只給個二十塊錢的雇員，我的名譽算被你毀了，怎麼出去見人，你若不給恢復名譽我一定死在這裏，教你受殺士之名，我好比彌衡，萬古千秋的人，永遠罵你這黃祖，那長官無計奈何，只可把條子上雇員的雇字，加個頁字旁，成爲顧字，算是新立的名目，身分在顧問與員司之間，月薪也加了二分之一，「一秃翁」才立起謝委，那官長只許他拿乾薪，不許上衙門，並且不許在名片上印官銜，他雖然在精神上失敗，但物質上却勝利

了，可見此公利害，現在要真鬧得碰壁而亡，我豈不吃人命官司，楊煙槍膽氣一怯，便不敢作聲，而且一時也想不起羣仙同日詠霓裳，是那個古人的板權所有，當下只得笑着說道，禿翁，我和你玩笑，何以着急，衆人一聽楊煙槍隨風轉舵，就七口八舌的笑着解嘲。又說大家都飲一杯，下面該是揚名翁起句了，楊煙槍把腦袋連在空氣畫了幾個圈兒，才拿腔作韻的道：賓主寬筵揖讓忙，念到忙字。拖個極長的尾音，而且頗有轉折，很像昆角唱的十三咳，頭兒更搖個不住，尾音還不斷下去，忽有一人說話，楊煙槍因吵斷自己的雅韻，方要發怒。却見說話的是他文郎小婿，立刻息怒閉口，小煙槍立起說道，我現在有了一句，要有僭幾位老伯，隨也哼七唧唧的道：美酒斟來琥珀光，南屏詩客拍手道，好好，富麗之極，雖然是由玉碗盛來琥珀光變化出來，可是青出於藍，李白鳳凰召全養黃鶴樓，就是例子，真是少年英發，不可限量，小煙槍滿臉的風頭，却又裝不矜不誇，立起一個大揖。說老伯謬贊。小姪現醜，便向褚進公道，下面該褚老伯了。褚進公正夾一箸蝦仁，方入口中，一嚼一點頭，一共嚼了七下，方咽下去，脣出嘴來說話，

古人七步成章，他居然七嚼成句，先替自己的佳句下個解釋道，這該恭維主人了，隨又咳嗽一聲，打磨了喉嚨，拿着正宮詞念道南屏山高似北邙，南屏詩客，聽壞了顏色，座上有知道這北邙典故的，都嚇呆了，望着褚進公發怔，褚進公見眾人這樣，不由也直了眼兒，心裏打起鼓來，詫異我這句費了很多心思，怎麼沒人喝彩，反倒全改了神氣，原來褚進公實是想恭維主人，絕非有心說喪氣話，他本南屏兩字着筆，尋個山名，和南屏相比，以表主人聲價之高，起初想用南屏山高似岱宗，苦不能諧韻，又改似崑崙，也不諧，又改似常陽，張翼德喝斷常陽橋，却沒聽過常陽山，又改武當，武當却是山名，而中諧韻，他只知道武當是一派武術之發源，和詩人無關，口可棄三另想，這樣搜索枯腸，心頭正在焦燥，忽然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腦中突現光明，映出北邙二字，他並不知北邙二字的出處，只記得在古詩中常見，定是有名的山，用着也顯得博雅，就衝口說了出來，座上一陣發僵，一陣寂靜之後，還是白鼻山人年高有德，首先打破僵局，開口向褚進公對面的口齋主人道，下面該您了，請示佳句，口齋主人笑了笑道，都到了北邙

了，還叫我接什麼，一禿翁急忙跟他擠眼，口齋主人低下頭去吃菜，不知是搜索枯腸，還是故意放棄責任，衆人見他不接下去說句好話，便解不開僵局，都很着急，南屏詩客心中更是懊喪，暗罵褚進公，你便不知道北邙的二字出處不祥，難道連說二簧的常說西江月那兩句，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邱，也沒聽見過，怎竟在我壽誕之日，念起藏經來，而且好好一首聯句，也被鬧壞了，將來如何刻入集子，但現在顧不得那麼遠，只求有人念念善歌，破除喪氣吧，想着忽見口齋主人立起叫道，我有了，衆人道，有了快說，口齋主人道，我不只有了一句，而且有了許多，現在念出來，諸位請聽，值好叫個好兒，不好也得多多捧場，不用鼓板隨，就來個乾喝，說着就仿着大鼓詞的架式口吻，念道，吁嗟乎，南屏山高似北邙，衆人聽着，更爲心驚，褚進公一句已經够了，你怎又重一句，莫弄誠心搗亂，正要攔他，口齋主人已又唱下去道，其實南山相隔十萬八千六百五十四里強，中隔埃及尼羅江，還有大西太平洋北冰洋，不能相及只相望，在北邙古墳纍纍屍氣，在南屏，酒氣噴吐發異香，在北邙，死鬼望鄉悲命寂，在南屏壽翁請

情海歸帆 第二十五回

一三八

客喜洋洋，南風起時，北邛不能聞到南屏酒肉之芬芳，北風起時，南屏不能聽北邛之淒涼，千重水，萬重岡，遙々相距遠於天上之參商。我敬壽星酒一觴，願翁玉體壽而康，長生不老如太陽，高座南屏笑閱千百劫滄桑。直到天崩地陷北邛化烏有，公尙嘯々嘯々搖々擺々作詩章，口齋主人念着，還作身段，衆人早已樂得不可開交。等念完了，更起了哄堂的笑聲，南屏詩客大樂，立起敬酒道，口翁這段妙詩，真比羯鼓解穢，還加痛快，老夫直是五體投地，感激莫名，白鼻山人也挑着大指道，這真是旋轉乾坤的手段，又這麼敏捷，實是高才出衆，大家正七嘴八舌的稱讚，那位褚敬公，因是己一句詩造成僵局，大窘了一下，却見口齋主人借這機會大出風頭，心中不勝氣憤他雖不知北邛出處，却看過一本筆記上的笑話，恰在這時想了起來，那是清代一位名士，落魄無聊，在一個附庸風雅的商人家作請客，一天商人詩興大發舉和名士聯句，自己先說了一句三月桃紅柳綠天，那名士接着說，老夫移步出堂前，這明是譏諷商人的詩很像鼓兒詞，商人大怒，就把名士趕出了，現在口齋主人這一段，古風不古風，近體不近體，而且多半帶有

鼓詞意味，想是故意這樣，把我們譏笑。我非得揭破了，再挑撥幾句，教他也倍我吃回沒趣，就道，口翁這段真好，可惜我記得柏梁體沒有這許多另僻，倒有些大鼓詞味兒口齋主人大笑道，進翁真是法眼，一點不錯，我向來作詩就是大鼓詞兒，自己也知道不好，無奈一作就是這個味道，不過這話難說，您諸位的大作，就沒鼓詞味兒麼，進公，我對你向來十分佩服，凡是您的作品都拜讀過，像您去年作的秋雨詩，半畝園中菊又芳，悞悞風雨好淒涼，好像就從刺湯鼓詞裏，半畝窗窗翰墨香瀟灑風雨助淒涼那兩句套來的，還有您遊什麼地方的詩，幾曲欄杆三面水開窗正對夕陽紅，這又是馬如飛彈調珍珠塔裏的句子，你當然不能像我一樣坦白承認，其實這不丟人，現在作詩的分爲兩大派，一派是苦讀古詩，把古人的字句，生吞活剝，拆拆改改，算作本客自製，還有個訣竅，這訣竅也是三句古話，得着無往不利而且還能名利兼收這三句古詩是共山嶙峋而巍峨其水澄清而揚波其人磊落而英多知道這訣竅，便可坐在斗室之中，吟詠幾萬里外歐州的阿爾卑斯山，或美洲的亞馬孫河，反正山都嶙峋巍峨，即便是個土邱，也不會反對這好字眼

情海歸帆 第二十五回

一四〇

，水多是澄清揚波，即使是個小泥潭，也很願得到這不虞之譽，萬不會來函更正，還可以作首詩頌揚古巴國大地主，說他磊落英多，還許換回二百金元，至於近處，這訣竅更是百發百中，在座諸公，十有八九是這一派，再有一派，就是我這鼓詞派，只要把話說明白，聽着有味就算，進公插口道，這就不能算詩，你別借詞挖苦人，誰是訣竅派，誰是鼓詞派，你簡直是擾羣之馬，明兒我們這雅集再不請你，口齋主人笑道，謝謝，等着有什麼不雅之集，可別忘了請我，褚進公大怒，使出煽惑手段，叫道，在座諸公別裝沒事的人兒，倘把大夥都挖苦上了，還不鳴鼓而攻之，南屏詩客因自己是主人，怕鬧起來煞風景，而且更怕口齋主人將自己寫入文妖演義，而不寫入文苑外史，就舉杯解嘲道，得，大家看着我，都不要說了，論起咱們這個小詩會，在當初作用很大，有許多托友告友，求着加入，加入了就是詩人，詩人就可以接近闊人，那時好風雅的闊人多咧，往往作一首頌揚某老的詩，就可以換個官做，或是弄點津貼，像以前某公作到方面大員，某公作到省署秘書長，還有許多縣長局長，都是用詩通氣的，所以我們給詩起個別名，叫

作風雅苞苴，也倒風雅的很，就是兄弟先年，也是以詩受知某公，記得那是一首七律，裏面有兩句是，天公生意返春草，歲是關心盼夕陰，某公指爲藹然仁者之言，就提拔兄弟辦理慈善事業，才混得身下這點產業，現在可不比當年了。老成都已凋謝，新進的貴人又不懂詩，一般新人物，把我們這詩會，當作昏庸老朽的結合，也都不肯加入了，其實當初孫飯老活着時候，和賂送老在着時候，許多西裝革履的人，也拋下愛皮西地，現學平平仄仄，扁着腦袋想往那裏擠呢。因爲入會不但是作官作事的終南捷徑，而且起碼有飯老常川管飯，有送老慷慨送錢。誰不想來呢，如今莫說作官作事管飯送錢，連每月一次的公餼，還得蜻蜓吃尾巴，自吃自呢，所以加入的沒有了，原在會的也都不高興到會了，一天比一天冷落，到如今只剩了我們這七八個人，勉強支持冷局，回想當年，真不勝開元天寶之感，我們詩人真已到了嘆風嗟麟的末路，只有聊以寬慰，殘餘同志，隔些日置酒小聚，消遣時光，大家把作品互相欣賞，當今斯文掃地，邪說朋興，除了我們自己，還有誰來欣賞啊，好在沒人欣賞，就是沒人懂詩，越顯我們幾個詩人的名貴，所

以正該努力，大家你捧我，我捧你，捧得越高越不嫌高，教他們一般後生小子看着眼暈，現在陳散原死了，鄭太夷死了，陳石遺也死了，我們只要努力互相捧場，將來還愁不能繼承他們的地位，到了那時，有了他們的地位，也就……哈哈，那還用我說麼，所以大家應該齊心合力，將來有一人青雲得路，大家全可附驥升騰，都是龍華會上人，何必自己鬧意見，是不是，說着又向那離席出恭，方才回來的鄭大夷道，大翁，你怎去了這半天，聯句也沒參加，得罰你自作一首，鄭大夷聽了，正中心意，原來他在聽衆人作詩，便告便出去，到廁所取出身上的小鈔本，仔細翻揀湊洽，半天才湊合一首，預備回到座上，以自己的精心結撰，壓倒他人急就之章，這時南屏詩客逼他作詩，他就裝着皺眉道，怎麼還得作，饒了成不成，衆人說我們都連過句了，你怎能置身局外，他又裝作無可奈何的樣兒道，那我也只可搜索枯腸了，就搖頭幌腦的想了一下，約摸過了一分鐘，就拍手說道，有了，不計工拙，聊以塞責，就取過紙筆，刷刷的寫起來，寫完又假裝改了兩個字，才遞給主人道，獻醜獻醜，南屏詩客接過念道，自古詩人金石壽，詩篇擲

地作金聲，貧而無詔於高韻，老尚多詩乃壽徵，財源多是黃三太，才思捷如李大星，今日綺筵開不夜，盤中肥肉具唐僧，下面還有小註，這黃三太非英雄會與寶爾墩結仇，遺禍其子天霸之黃三太也，此黃三太乃指天津八大家之一，名振德貴者，當其盛時，主人黃三大爺，富可敵國，簡稱黃三太，以求對仗工穩，亦善頌善禱之意云爾，李大星是著名騎馬師，常跑第一，與陳文楚齊名，據鞍馳驟如飛，瞬息千里，以喻壽翁才思之捷，至唐僧則指西遊記之唐三藏，爲三世元陽未洩之身，遍體皆精，食其肉則長生不老云，南屏詩客念了擊節嘆賞，說作得太好了，足稱今日壓卷，只是老夫何以克當，這才思捷於李大星，正是夫子自道，你提筆一揮而就，才真是捷才呢，說着就遞給旁人傳觀，又搖頭愧腦說道，這才是好詩，老弟，你應該仔細看看，鄭大翁是我所佩服的，他這話原是對白衍芝說的，但轉臉看時，白衍芝却在座上，小煙槍說，自先午出去半天了，南屏想教他看詩，就出屋找尋，走到客廳，見白衍芝躺在椅上，問他爲何遲席，白衍芝自言酒喝多了，有些頭暈，故而出來休息，南屏詩客道，你並沒喝多少，逃席不成，快跟

我回去，看鄭大姨的好詩，就把他拉回座上去了，其實白衍芝並沒喝醉，他在眾人聯句拌嘴時，就悄悄溜出來，跑進客廳，向衣架上摸索衆人衣袋。想要發筆小財，不料這般老人，大半仍守着古風，不用皮夾。還用光緒年間綢緞袋，掖在褲帶上，永不離身。小綰無所施其計，白衍芝找了半天，才在吳宮秋的大衣內，搜得個皮夾，內中只有百十元鈔票，未敢全取，給留下一半，又在溫三七的大衣裏，得來二十來元，此外別無所有，他就把什麼小象牙鬚梳等等、老人用的零碎，也給沒收幾件，博古架上的小件古董，檢不着眼的也偷了幾件，都塞入腰袋，又見桌上放着隻小巧玲瓏的泥金小鬧鐘，他有點外行，認爲是赤金的，也往身上一塞，還想再偷點什麼，正在張皇回覓，不想主人尋了來，他驚惶之下，只可躺椅上裝醉，南屏詩客把他拉回座上，對他講說鄭大姨的妙詩，大有諄諄善誘，晦人不倦之意，白衍芝也不聽他之言，只滿心喜悅錢物已得，裝作心領神會的聽教，正在說着，白鼻山人提議主人今日大慶，不可無詩，應該也來一首，南屏詩客道，好，我就步大翁的韻作一首吧，說完立起捻髭徐步，過一會才道，我實比不了大

翁的高才，這才有了四句，說着又搖半天頭，溜了半天腿，才歸座道，有了，拿過紙筆給白衍芝，叫他代寫，就高聲唱道，孔聖有云仁者壽，自漸未必有仁聲，蜉蝣寄世小無比，詩體傳家大有徵，客來同飲花雕酒，人生莫錯定盤星，餘年應向天公乞，長作娶妻食肉聲，衆人聽罷全都拍掌大贊，一陣肉聲盈耳，却不料在肉聲之中，忽然夾雜了滴滴玲玲的金聲，南屏詩客詫異，怎麼我的詩篇還未擲地，就先作起金石聲來，但座上的白衍芝，却已變顏變色，手忙腳亂，原未他偷爲盜金小鬧鐘，不知如何觸着機括，竟在懷中作起聲來，衆人都是一怔，及聽出聲音出自白衍芝身上，那鐘已不響了，南屏詩客問道，老弟，你身上帶着什麼，這樣響亮，可是表麼，白衍芝道，不是，我新給家裏買了個電鈴，帶在身上，不知怎響了，好在座上詩翁並沒個電機學家，也不研究電鈴既未通電，如何會響，都以爲真，不加理會，吳宮秋有些喝醉了，就大叫道，電鈴，電鈴，就他們以電鈴爲題，各作一詩，你們看好不好，一禿翁道，這題目太枯窘，又沒典可用，怎麼能作，我先敬請不敏，溫三七笑道，這題目並不枯窘，是你不會往寬處想，現在我來一

情海歸帆 第二十五回

一四六

首，就扶頭思索一會，要過紙筆寫道，小鈴巧而妙，安置在雞頭，線路通春意，乳峯隱電流，當胸一摩撫，應手幾哎呦，便入羅幃去，情急不可留，寫完大家傳觀，都不大白，楊烟槍道，這是什麼呀，你作電鈴詩，怎樣作起艷體來，溫三七指道，你真狐陋寡聞，電鈴有什麼作頭兒，你知道人們都把女子乳頭當作電鈴，我就詠那個電鈴，你看，這真是神化之筆，說女人乳頭好像和春意通着電流，你一摩撫，她必應聲哎呦，最末兩句就是題後文字了，南屏詩客笑道，莫怪你叫三七主人，大概三位老七的電鈴，你是時常按的，所以有此經驗之談，楊烟槍和一禿翁聽了却掩耳不遑，口中說道，這未免太難了，呸道離經，傷風敗俗，真真豈有此理，你難道沒聽過瑤人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你作得這樣淫邪，還能叫作詩，快收起來，快收起來，不要污了我們耳目，溫三七聽了大怒道，快閉上你們的立嘴，別充作道學了，我姓溫的淫邪，不錯我又淫又邪，可是我花錢娶姨太太，發洩我的淫邪，對得住天對得過人，不像那種外面做道學，背地裏不作人事，扒灰頭還有臉兒說人，楊烟槍大怒道，誰不作人事，誰是扒灰頭，你

今兒得說明了，溫三七道，說明了就說明了，這是有詩爲証的，誰的詩裏集，有替兒子作的催妝詩，說莫怪阿翁先觀快，人傳玉貌勝梅花，又有三朝眉見詩，說阿翁笑說休長跪，玉骨珊珊恐不禁，又說徧美我兒艷福多，並肩悄語笑娉娥，阿翁空望紅窗影，長夜孤燈喚奈何，又一首聽浴詩說，綺戶蘭湯夜有聲，滌綬還似玉咚叮，遙知皓膚如霜雪，冥想玄思直到明，又一首喜生孫詩說，玉雪寧馨出化工，入懷帶得乳香濃，看來別有銷魂意，頭角依稀似阿翁，也不用多念，只我背熟的這幾首就够了，這比我的電鈴詩怎樣楊烟槍聽了，只氣得罵放屁胡說，但那小烟槍却別有切身之痛，立起叫道，溫老伯，我先對你聲明，家父那些詩，都爲大家嫂作的，和賤內並不相干，您不可一概而論，楊烟槍聽了大怒道，放屁，你毀你嫂子的名聲，胡說八道，再說我就揍你，小烟槍不服道，您還罵我，我早說這些詩不應刻出來，您徧不聽，如今鬧得人家說話，我怎能不自己刷洗，楊烟槍聽他都給說實了，大怒之下，伸手一個嘴巴打去，小烟槍被打急了，大叫道正好，你還打我，憑什麼打我，楊烟槍道，我早想打你，我給你媳婦打的首飾，你都給

賣了，打算我不知道，她早就告訴了我，衆人聽着，要笑又不敢笑，只得上前勸解，那知白衍芝在溫三七和楊烟槍門口的時候，已經暗地把溫三七作的那首電鈴詩，和念的楊煙槍的扒灰詩，都給錄下來了，等着大家鬧得告一段落，他就提議道，今天在座的詩，真是滿目琳琅，美不勝收，由我拿去登報吧。南屏詩客一聽，拉住白衍芝道，老弟，怎麼着，你跟報館有關係，跟那家報館有關係，白衍芝信口開河道，凡是京津一帶的報館，都跟我有關係，不過我現在大明報館當着副經理兼總編輯，南屏詩客大喜道，好好，我早想跟報館的人交往，今兒遇着老弟，真是萬幸，不過太失敬了，咱們往後朋友相稱，別算師弟吧，我實不敢當，白衍芝道，豈有此理，老師的道德文章，是我最敬仰的，今日得托門牆，正極慶幸，您如何許其登堂，又給屏諸門外。南屏詩客大笑道，這樣說，我只可依實了，哈哈，想不到得了位幹報館的門生，諸位，以後我們的作品，儘有地方發表，得廣流傳了，大家聽了，也都改容起敬，紛向白衍芝巴結，白衍芝心中高興，暗想敢情幹報館的，除了吓唬審子姑娘飯館招待戲園案目以外，還有唬詩人名士的力量

，莫怪許多小報館編輯，月薪三元還嫌此不疲，還有許多青年有用之財，也不惜自悞終身，扁着腦袋往裏擠了，白衍芝揚匕得意，把這頓酒席吃了個十二成飽，飯後大家散坐，白衍芝已打好主意，就坐在小烟槍傍，和他說道，老兄真是一門風雅，令人佩服，令尊的詩集，可否賞給兄弟一本，拜讀拜讀，小烟槍正在恨他父親，不願稱他爲家君家嚴就叫他的外號，楊煙槍因爲年老風流不願留鬚，但是年紀已到，又不好嘴巴太光，就在嘴上留了兩撮短鬚，和影片上賈波林一樣，故而小烟槍稱以老賈波林，當時答道，我們老賈波林哪，他倒是有詩集，可沒刻過，抄本倒有，白衍芝道得便借給我看看，也好作報上的材料，小烟槍面色一變，含糊應了一聲，白衍芝道，方才溫先生念的那幾首，我已然記下了，明天就可以見報，我還得在後面加幾句按語，表明賢父子的文采風流，小烟槍聽着，更發了怔有些坐不安席，白衍芝暗笑，就把話鋒轉過，訴說報館近來生意不好，常常要熱心朋友帮忙，最近如某某幫了五百，某某幫了一千，又有一位財主，因強姦寡媳，鬧出人命，被報館知道，將要登報，那財主托人送過兩千塊錢，算把名譽保住

了，小烟槍聽了這一套，當然明白是取瑟而歌，怔了半晌，便離坐尋了他父親去，拉到室外說話，白衍芝知道有望，就靜以待，過一會小烟槍又進來，把南屏詩客調出去，一會兒南屏詩客單獨走進來，坐在白衍芝身邊道，老弟，方才和楊世兄說的話，我已經聽到了，據楊世兄和他老翁的意思，希望你別把那幾手艷詩發報，老弟看着我的情面，別登了吧，白衍芝笑道，那麼好的作品，怎能不公諸同好，我豈止要登報，還得特別揄揚呢，南屏詩客道，得了，老弟，這兒有點小意思，你帶着買茶葉，把方才抄的詩稿還了他們吧，說着就遞過一疊鈔票，白衍芝不接，用眼看看，見是表面五元一張，薄薄的只有四五張，就笑道，這是幹什麼，笑話笑話，真是沒有的事，他們也太小瞧人，難道我爲二三十塊錢，就把人格賣了，再加十倍我也看不到眼，說着把抄的詩稿取出來道，不要緊，這個可以還他，好在我這點記性總有，早記熟了，南屏詩客聽着，怔了一怔，知道白衍芝是嫌錢少，就道，老弟我也知道太不像樣兒，無奈楊先生父子，全賦已閒多年，只仗一點小房產吃飯實是清苦，他一家七口，全抽鴉片烟，現在鴉片多麼貴，弄得越發

拮据，聽說楊先生每天只買兩元錢的烟，自己先抽第一遍，抽完由斗裏挖出灰來，給二兒媳抽，二兒媳抽完，挖出灰來給大兒媳，大兒媳抽完的灰，給小烟槍，小煙槍抽完的灰，給他母親老太太，老太太抽剩的灰，給他家一位守節的老姑奶奶，到老姑奶奶那也只剩了一點渣末，只能合水吞下，不能再抽了，小烟槍想跟他老子抽頭遍灰，他老子不肯，定叫兩個兒媳佔先，所以父子時常吵嘴，老太太也不忿氣抽兒媳婦的剩灰，常常先搶一口兩口，婆媳也天天吵架，那姑奶奶更是天天哭號，你想他們但有餘裕，何至如此窘齋，鬧得骨肉離心，可知實是太苦了，這二十塊錢還是跟我暫借的，老弟你將就收下吧，以後再補，只要你用錢，儘管跟我說，白衍芝道，既然老師有這句話，我當然從命，不過二十元也太少些，教他再給添十塊，就算了事，南屏詩客由身上又取出五元，放在一處，塞入白衍芝手裏道，得了，你都看在我面上，白衍芝也不再爭，將錢放入袋中，說道，我全衝着老師那句話，這算完了，其實我並不是想錢，不過是懲戒他，一個衣冠中人，怎該跟兒媳鬧這些交涉，還有臉兒作詩，我們幹報館的，有衛道之責，遇這樣

的人，應該大加誅伐，今兒他佔了老師的便宜，罰兩錢兒算了，南屏聽他的話，知道全是掩飾門面，但他把老師那句話，連重了兩遍，不知是何意思，究竟指着那一句話呢，但也不好詢問，那知白衍芝所謂，是指着以後再補，和老弟用錢儘管說話那兩句話，他申言以明之，暗示老師欠了徒弟人情，以後必然常來求借，以符盛意，請老師不要忘了這個碴兒，自來君子小人不能同處，南屏詩客等人，也並非君子，不過還算中上階級人物，雖然虛偽，但總還顧身分，顧面子，白衍芝就利用他們的弱點，以流氓小偷的手段，施展於文縷縷的詩人羣中。換句話說，就算定了口頭約定期條約，以後要永遠吃上老師了，南屏詩客並未覺察，認爲這事已告了結，竟出去報告楊家父子，這更一同進來，大家都揭開這層紗兒，難免談笑，白鼻山人要走，主人挽留，白鼻山人嘆氣道，就爲我那所房子的事，今兒約了幾個人到家商議借款的事，主人不好再留，就道，晚上可一定早來，白鼻山人道，沒個不來，晚上有許多佳人同座，我怎能錯過這好機會，說着哈哈大笑，走出去了，主人在後相送，這裏溫三七向衆人說道，真是報應昭彰，世上有這樣湊

巧的事，白鼻山人在廣東作了二十年州縣，廣東有幾縣的地皮，都被他刮薄了，鼎革以後，他辭官不作，把廣東地皮捲到天津來，在修樓買了一片地，在租界置了一座樓，他膝下只有一個兒子，他怕日後同族爭奪產業，把房地都用少爺名字稅契，那位少爺長大狂嫖爛賭，先把地契偷出去，賣給一個廣東團體，作了義地，白鼻山人氣得要死，也沒法兒，那知少爺近日又賭輸了，給一個廣東人開了三張一萬元的空頭支票，那廣東人抓住支票，要控告他，少爺吓慌了，只得又偷出房契，向那廣東人抵債，值十五六萬的房子，那廣東人只在抵還三萬賂債之外，賠回兩萬五千塊錢，把房契拿過去，就立逼騰房子，白鼻山人氣得死過去兩回，但也沒可奈何，只好托人跟那廣東人說，費了好大人情，才又給了五千，白鼻山人搬出舊宅，還怕人恥笑，不肯賃房住，又花八千買了五分地，想再蓋座小樓，無奈赶上現在材料太貴，沒錢周轉不過來，只好向人舉債，你說多麼巧，他從廣東捲來的地皮，兒子又全便宜了廣東人，真是天理循環，報理昭彰，吳宮秋道，豈止他少爺，就是他本人，近來拚命的捧女伶邵露玉，雖然比不上關老，花錢也不少

，你們看邵霏玉說話舉止，像個北京大妞似的，又唱着京戲，好像是北方人，其實他小時學戲，也常把日頭說成芋頭，酒杯說成狗口，傍人一提稀飯，他就笑不可抑，也是個地道廣東人哪，看來白鼻山人這點家私，完全還原了，溫三七道，不管還原不還原，我倒贊成他的少爺，英雄好漢，就是傾家敗產，倒還賠了嫖了，自己痛快享受了，總算師出有名，白鼻山人這大年紀，白盡心竭力的捧了邵霏玉一場，固然他是吾老矣，無能爲也已，但表示裝着十分清高，蝸蝸螻螻的玩酸勁兒，其實心理未嘗不想更進一步，可是邵霏玉就利用他這假清高，給個若即若離，永遠豬油抹在狗鼻上，聞香不到口，鬧得白鼻山人天昏地轉，不由己的把收緊的荷包打開，對她報効，可則是報効的雖然不少，只因花着像抽筋一樣，並不能得霏玉一點好感，我看看真討厭，真着急，我向來主張，這種人自從亘古以來，就是給男子玩的，男子若是沒錢，就該有自知之明，離她們遠遠的，若有錢，那就直捷了當，拍出錢來買貨，買到家裏，隨意高樂，世人有好些想不開的人，發糊塗把他們看作仙女，高不可攀，恨不得爬在地下聞她的腳，你可想的到，這

仙女的脚，才從她師傅或跟包的肩上落下來嗎，鄭大夷道，三七兄，你這話我反對，說邵霏玉可以，說別人也可以，惟獨不可以例我們的九娟，九娟可實在清高絕俗，可謂出污泥而不染，溫三七笑道，你這大姨，比朱九娟的老姨，還忠心耿耿呢，你說別人清高，我不敢駁，因為我不知道，若說朱九娟，我却深知其詳，當初她是唱蓮花落許四狗的徒弟，從十歲就寫給師傅，到十五歲已經出了師，可早還跟着師傅上台，有一天師傅派人給她媽送信，說她得了重病，他媽趕去一看，原來是難產，急忙請大夫，把孩子大解八塊取下來，保住她的性命，她媽就追究孩子的來源，結果問出是師傅的勞績，她媽鬧着要打官司，許四狗花了倆錢兒，才算了結，師徒絕交，夫妻離散，她媽以為女兒愛生孩子，恐怕將來弄出許多沒牌子的私貨，就打聽斷產秘方，無奈打聽不着，有一天看皇歷，忽然悟出一種道理，去年一龍治水，雨水調勻，今年三龍治水，霖雨而連綿，前年九龍治水，反倒遍地乾旱，為何龍多倒不下雨，據說是靠住了的原故，本着這個原則，為預防女兒生產，就給她個羣龍治水，送入百順胡同慶春班為娼，我在北京時，因為人

們傳說慶春班是紀曉嵐的故宅，而且裏面院落幽邃，花木繁茂，就常常去玩，會挑識九娟，跟她睡過十多夜，以上的話，都是她睡在我懷裏，枕在我臂上說的，說着向鄭大姨撇撇嘴道，你有什麼法兒辯護，所以現在九娟見着我，總是羞慚慚不好意思，似乎怕我洩漏她的根底，其實我向來守口如瓶，絕不告人。今兒若不是大翁說她清高，惹起我的肝火，我還會說呢，鄭大姨氣得擻着嘴道，你侮辱美人，將來準得下拔舌地獄，去跟湯若士作伴兒，我就不信，她既然作了妓女，怎又會唱戲，紅到這個份兒，溫三七道，說起這個，她更是歪打正着，當她在小班時候，行爲十分浪漫，又最愛追求伶人，有一次迷上四大名旦中的第三旦，居然自己登門拜訪，去了兩次沒見着，第三次，那名旦的太太已經預備好了，把幾隻尿盆子藏在門內，見她向裏一走，兜頭便倒，弄得她渾身淋漓，又給打了一頓，她回去鬧了一場病，其病如何，下冊分解。

